



西遊補

董若雨 著

劉半農 校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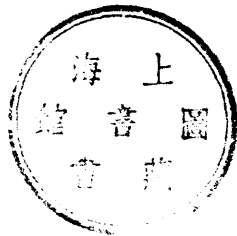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740B

西 游 補



西遊補目錄

序

天目山樵

讀西遊補雜記

西遊補答問

第一回

牡丹紅鱗魚吐氣

送冤文猴聖留連

第二回

西方路幻出新唐

綠玉殿風華天子

第三回

桃花鉞詔顏玄奘

鑿天斧驚動心猿

第四回

西遊補目錄

一寶開時迷萬鏡

物形現處我形亡

第五回

鏤青鏡心猿入古

綠珠樓行者攢眉

第六回

半面淚痕真美死

一句蘋香楚將愁

第七回

秦楚之際四聲鼓

真假美人一鏡中

第八回

一入未來除六賊

半日閻羅決正邪

第九回

秦檜百身難自贖

大聖一心皈穆王

第十回

萬鏡臺行者重歸

萬壽宮悟空自救

第十一回

節卦宮門看帳目

愁峯頂上抖毫毛

第十二回

關雎殿唐僧墮淚

撥琵琶季女彈詞

第十三回

綠竹洞相逢古老

蘆花畔細訪秦皇

第十四回

唐相公應詔出兵

翠繩孃池邊碎玉

第十五回

三更月玄奘點將

五色旗大聖神搖

第十六回

西遊補 目錄

四

虛空尊者呼猿夢

猿聖歸來日半山

西遊補總釋

真空居士

讀西遊補

贊

西遊補考證

蔣瑞藻

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

劉復

西遊補序

予遊鴛湖，得見此本於延州來氏。原本略有評語，以示我友武陵山人。山人曰，『未盡也』，間疏證一二，以示三一道人。道人曰『嘻，猶未盡』，乃覆加評閱考論，而刪存其原評之中竅者；猶以爲未盡，不得如悟一子之詮西遊記也。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讀者隨所見之淺深，以窺測古人而已，奚所謂盡者？西遊借釋言丹，悟一子因而暢發仙佛同宗之旨，故其言長。南潛本儒者，遭國變，棄家事佛；是書雖借徑西遊，實自述平生閱歷了悟之迹，不與原書同趣，何必爲悟一子之詮解。且讀書之要，知人論世而已。今南潛之人與世，子既考而得之矣，則參之是書，性情趣向，可以默契，得失離合之間，蓋幾希矣。若夫不盡之言，不盡之意，邈然於筆墨之外者，此則其別有寄託，而不得已於作書之故，豈可以穿鑿附會，而自謂盡之。道人曰：

「書意主於點破情魔；然西遊全書，可入情魔者不少，何獨託始於三調芭蕉之後？」曰：南潛易發，因見杏葉而悟黃鐘之度。（說見易發中之杏葉飛龍表篇，謂黃鐘之律，爲杏葉之正位，其論絕創。病禪識）。西遊言芭蕉扇，小如杏葉，展之長丈二尺，或有所觸，遂託始於此。道人笑曰：「其然；此亦不可盡之一證也。」他日，將授之梓，而請序於予，因書其語以貽之。癸丑孟冬，天目山樵識。

武陵山人，卽金山顧尙之先生，精于醫算，有遺書十餘種，與元和李尙之先生先後齊名。

不盡之言云云，蓋已窺見作者本意，而未便明言。金山錢顧兩家，皆喜爲宏覽博物之學；或者故老所傳，秘笈所記，抑所謂舊鈔本者，尙有評跋可據，而礙難付刊，遂從割愛，皆未可知。總之，此書命意，止是借徑成文，與前書無甚關涉。雜記總釋諸家，皆深欲

是書之傳，故止就外面立說，以示此書託意，不過如是；而其言外之意，皆不贅一辭。孔子作春秋，尚有所嫌諱以避禍；弟子皆口耳相傳，至漢公羊壽始著竹帛，猶此意也。

据總釋引虛空而無主人云云，知三一道人即雪枝先生從子也。惜不知天目山樵及真空居士究屬何人。以上三則病禪識。

作者語長心重，於文網嚴密之時，假空中樓閣之思想，隨筆揮寫，妙緒環生，其黍離麥秀之感，躍然紙上，病禪已先我而言之矣。是書埋沒已二百年，刊本甚尠，亟宜流傳表彰，藉以見遺民隱痛，無所宣洩，無聊之極思，如是如是。宣統己酉二月，明心子識。

讀西遊補雜記

讀西遊摹擬逼真，失於拘滯；添出比丘靈虛，尤爲蛇足。後西遊瀟灑飄逸；不老婆婆一段，借外丹點化，生動異常；然小行者小八戒，未免窳白。此於三調芭蕉扇後補出十六回之文，離奇恟恍，不可方物；未來世界入勘秦一段，尤非思議所及；至其行文，有起，有訖，有伏案，有繳應，有映帶，有穿插，有提挈，有過疎，有舖排，有消納，有反筆，有側筆，有頓拆，有含蓄，有平行，有突兀，有疏落，有懸密，且帙不盈寸，而詩歌，文辭，時文，尺牘，平話，官詞，佛偈，戲曲，無不具體，亦可謂能文者矣。

前書羅剎女一案，實行者生平所未經；稍稍立脚不定，便入魔障，故後西遊以不老婆婆一段擬之。此則卽借其意，從本文引入情魔，由情入妄，妄極歸空，爲一切世間癡情人說無量法。十六回書中，人情

世故，瑣屑必備；雖空中樓閣，而句句入人心脾，是真具八萬四千廣長舌者。

行者第一次入魔，是春男女；第二次入魔，是握香臺；第三次入魔最深，至身爲虞美人；逮跳下萬鏡樓，尙有翠繩娘羅刹女生子種種魔趣。蓋情魔累人，無如男女之際也。

或曰：以鬪戰勝佛之英雄智慧而困於情，可乎？曰：人就無情？有性便有情，無情是禽獸也。且佛之慈悲，非佛之情乎？情之在人，視其所用：正則爲佛，邪則爲魔。是故勘秦檜，拜武穆，尋師父，莫非情也。情得其正，卽爲如來妙真如性。

或問悟空之爲悟幻，何也？曰：第二回提綱，大書「西方路幻出新唐」，明自此以下皆幻境也。故起首特揭出「悟空用盡千般計，祇望迷人卻自迷」二句。夫迷悟空者，卽悟空也。入世出世間喜怒哀

樂，人我離合，種種幻境，皆由心造，心即境也，心有萬心，斯境有萬境。入其中者，流浪生死而不自知，方且自以爲真境：綠玉殿，見帝王富貴之幻；廷對秀才，見科名之幻；握香臺，見風流兒女之幻；項王平話，見英雄名士之幻；閻羅勘案，見功名事業忠佞賢姦之幻；——幻境也，鬼趣也，故以閻羅王終之。自跳出鬼門關，扯斷紅線，艱難歷徧，覺悟頓生。然而小月王宮中之師父，猶非真師父也。彈詞茗戰，以瀟灑爲悟；仿古晚郊，以閒適爲悟；擬古昆池，以山水爲悟；盧中漁唱，以疎野爲悟；悟矣乎？猶未也。情根未絕，妄相猶存：命竟何如，不堪回首！始而悲，繼而哭，旣而疑，終而亂；遺味世味，交戰於中；大憤大怒，莫知所適；於此真實用力，然後儼然真悟；幻境皆空，非幻亦空，始是立腳之處。虛空主人一喝：悟空不悟空，悟幻不悟幻，正爲將悟人對病發藥。蓋能悟幻，始能悟空。然但能悟幻

而未悟空，則其悟仍幻。用力有虛實，見道有淺深，此悟空悟幻之分也。

三關芭蕉扇，其因也；波羅蜜王，其果也；言下指點，明示歸結。

曰虛空，曰主人，虛空有主人乎？虛空而無主人，是頑空也。然畢竟如何是虛空主人，請讀者下轉語。

按鈕玉樵『觚觚續編』云：「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閩懿孫，才情恬適；淑配稱閩閩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緇素宗仰，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月涵於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遊，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遊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遊事，鑿天

驅山，出入莊老，而未來世界，歷日先晦後朔尤奇。」（並見顧氏書目辛字六十二，病禪識。）據此，知西遊補乃董若雨所作。按若雨『豐草菴雜著』凡十種，曰：『昭陽夢史』，『非烟香法』，『柳谷編』，『河圖卦版』，『文字障』，『分野發』，『詩律表』，『漢鏡歌發』，『樂緯』，『掃葉錄』。其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者，有『七國考』十四卷；見於『存目』者，有『易發』八卷，『運氣定論』一卷，『天宮翼』無卷數，及『薄鏡歌發』一卷而已。朱竹垞『明詩綜』云：『董說，字若雨，烏程人，晚爲僧，名南潛，字寶雲，有『豐草庵』等十八集』。『易發提要』云：『董說，字若雨，湖州人，黃道周之弟子也，後爲沙門，名南潛。其論易專主數學，兼取焦京陳邵之法，參互爲一，而推闡以己意。其根柢則黃氏『三易洞璣』也』。然則若雨爲僧後改名南潛，字寶雲，而月涵乃其別號。所著諸書，惟『七國考』

刊於雪枝從父『守山閣叢書』爲最著，其餘皆就湮沒。故『西遊補』一書，宜亟刊以傳世也。

問西遊補演義耳，安見其可傳者？曰：凡人著書，無非取古人以自寓；書中之事，皆作者所歷之境；書中之理，皆作者所悟之道；書中之語，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顯著而隱約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見之，不可入於文集而借演義以達之；——蓋顯著之露，不若隱約之微妙也；直言之淺，不若曲折之深婉也；文集之簡，不若演義之詳盡也。若雨令妻賢子，處境豐腴，一旦棄家修道，度必有所大悟大徹者，不僅以遺民自命也。此書所述，皆其胸膈間物。夫其人可傳也，其書可傳也，——傳其書即傳其人矣，雖演義庸何傷？

第四回云：「堯舜到孔子是純天運」。按董君之學，出於黃石齋。石齋『易象正』（『易象正』十六卷，與『三易洞璣』同旨，而

推其所未盡。病禪識。）以周桓王元年當蒙卦，則非其師說；而宋牛無邪傳邵子之學（牛無邪，名思純，其『推衍經世書』，有所謂寶局者，見宋祝『泌觀物篇解』。病禪識。），以堯之世當賁，則亦非邵學。其所著『易發』中『飛龍訓篇』，謂堯舜周孔，皆以飛龍治萬世；又其『天官翼』，以章薊紀元元會運世立論，謂曆數出於卦爻，所列『恆星過宮』『年干入卦』二表，以星次遞相排比；至帝堯甲子，適值張心虛昴居四仲之中，與堯典中星合，遂據以爲上遡下推之證；則其用卦爻起曆，蓋以堯時爲本，正與西遊補中語相應。軌革之術，隨人推衍，本無一定也。玉史仙人似影指宣聖而言；八卦爐中，殆其自謂。

雪枝，卽金山錢熙祚，刊『守山閣叢書』者。其弟熙輔，續編吳氏『藝海珠塵』刊行之。記中稱雪枝爲從父，意卽熙輔之子；其子

行名字，並從土旁。如培讓培杰之類，惜不能的指其名。卽其小處，尙攷證博洽乃爾，名家子濡染有素也。病禪識。

西遊補答問

問西遊不闕，何以補也？曰：西遊之補，蓋在火燄芭蕉之後，洗心埽塔之先也。大聖計調芭蕉煽除火燄，力竭之而已矣。四萬八千年總是情根團結。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武陵山人云：此作者自言其所得，然畢竟是釋氏之學。若聖人則不必空破情根，而已悟通大道矣）；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西遊補者，情妖也，情妖者，鯖魚精也。問西遊舊本，妖魔百萬，不過欲剖唐僧而俎其肉；子補西遊，而鯖魚獨迷大聖，何也？曰：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問古本西遊，必先說出某妖某怪；此叙情妖，不先曉其爲情妖，何也？曰：此正是補西遊大關鍵處。情之魔人，無形無聲，不識不

知，或從悲慘而入，或從逸樂而入，或一念疑搖而入，或從所見聞而入；其入此境，若不可已，若不可改，若不可忽，若一入而決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頭地步。故大聖在鯖魚肚中不知鯖魚，跳出鯖魚之外而知鯖魚也。且跳出鯖魚，不知頃刻而殺鯖魚者仍是大聖；迷人悟人，非有兩人也。

問古人世界，是過去之說矣；未來世界，是未來之說矣；雖然，初唐之日，又安得宋丞相秦檜之魂魄而治之？曰：西遊補，情夢也。譬如正月初三日，夢見三月初三與人爭鬪，手足格傷；及至三月初三，果有爭鬪，目之所見，與夢無異。夫正月初三，非三月初三也；而夢之見之者，心無所不至也；心無所不至，故不可放。

問大聖在古人世界爲虞美人，何媚也？在未來世界便是閻羅天子，何威也？曰：心入未來，至險至阻；若非振作精神，必將一敗塗地。

滅六賊，去邪也；刑秦檜，決趨向也；拜武穆，歸正也，（武陵山人云：此儒釋合一處），此大聖脫出情妖之根本。

問大聖在青青世界，見唐僧是將軍，何也？曰，不須着論，且看『殺青大將軍長老將軍』此九字。

問十二回『關雎殿唐僧墮淚，撥琵琶季女彈詞』，大有淒風苦雨之致。曰：天下情根，不外一悲字。

問大聖忽有夫人男女，何也？曰：夢想顛倒。

問大聖出情魔時，五色旌旂之亂，何也？曰：『清淨經』云：『亂窮返本，情極見性。』

問大聖遇牡丹便入情魔，作破壘先鋒便出情魔，何也？曰：斬情魔正要一刀兩段。

問天可鑿乎？曰：此作者大主意：大聖不遇鑿天人，決不走入情魔。

問古本西遊，凡諸妖魔，或牛首虎頭，或豺聲狼視；今西遊補十六回，所記鯖魚精竟同於平人，何也？曰：此四字正是萬古以來……

（此下原缺）

作書大旨，已揭明於第六條所舉九字：下四字，賓也；上五字之下三字，猶主中賓也。

（此下原缺），亦不敢信；或有更甚於此五字者，不便流傳，姑託之缺文耳。

鯖魚或兼指平西；蘇湖方音，『吳』『魚』兩字並讀若『痕』，此『魚』可通『吳』之證也。

第三回踏空兒一段，無數翻空奇論，而必結之以『倒挂天山，鑿開天口』二語，蓋亦隱射吳字矣。北音讀『魚』若『余』，呼以重唇音又若『豫』，則所指更親切矣。此等揣測，無異鑿天；緣病多事

少，無所用心，破鬱遣愁，唐喪楮墨，不足當道人一映也。以上三則病禪識。

第一回

牡丹紅鱗魚吐氣；

送冤文大聖留連。

萬物從來只一身，

一身還有一乾坤。

敢與世間開眇眼？

肯把江山別立根？

舊詩

掏出全書大指。

此一回書，鯖魚擾亂，迷惑心猿，總見世界情緣，都是浮雲夢幻。

話說唐僧師徒四衆，自從離了火焰山，日往月來，又遇綠春時候。唐僧道：『我四人終日奔波，不知何日得見如來？悟空，西方路上，你也曾走過幾遍，還有許多路程？還有幾個妖魔？』行者道：『師父安心。徒弟們着力，天大妖魔也不怕他！』

走過幾遍恰好錯了路頭。

妖魔能攝人於天外，豈止天大！☆此一番問答，早爲借驅山鐸埋根。

說未罷時，忽見前面一條山路，都是些新落花，舊落花，鋪成錦地。竹枝斜處，漏出一

樹牡丹，正是：

名花纔放錦成堆，壓盡羣葩敢鬪奇。細剪明霞迎日笑，弱含芳露向風欹。雲憐國色來爲護，蝶戀天香去欲遲。擬向春宮問顏色，玉環嬌倚半酣時。舊詩

入魔。牡丹紅，何與出家人事？

此節無數紅字，暗接火焰山來。

行者道：『師父，那牡丹這等紅。』長老道：『不紅。』行者道：『師父，想是春天曠暖，眼睛都熱壞了，這等紅牡丹，還嫌他不紅！師父不如下馬坐着，等我請大藥皇菩薩來，替你開一雙光明眼；不要帶了昏花疾病，勉強走路；

不想自己倒錯走了路頭。

妙猴兒，真是以不醉爲醉。

一時錯走了路頭，不干別人的事。」長老道：

『潑猴！你自昏着，倒拖我昏花哩！』行者道：

『師父，既不眼昏，爲何說牡丹不紅？』長老

道：『我未曾說牡丹不紅，只說不是牡丹紅。』

行者道：『師父，不是牡丹紅，想是日色照着

牡丹，所以這等紅也。』

長老見行者說着日色，主意越發遠了，便

罵『呆猴子！你自家紅了，又說牡丹，又說日

色，好不牽扯閒人！』行者道：『師父，好笑

！我的身上是一片黃花毛；我的虎皮裙，又是

爲下文長老脫衣作引子。

花斑色；我這件直裰，又是青不青，白不白的。師父在何處見我紅來？」長老道：「我不說你身上紅，說你心上紅。」便叫「悟空聽我偈來！」便在馬上說偈兒道：

牡丹不紅，
徒弟心紅。

牡丹花落盡，
正與未開同。

跟定牡丹。

偈兒說罷，馬走百步，方纔見牡丹樹下，立着數百眷紅女，簇擁一團，在那裏採野花，結草卦，抱女攜兒，打情罵俏；忽然見了東來和尚，盡把袖兒掩口，嘻嘻而笑。長老胸中疑

青青春野，與後青青世界相映。

惑，便叫『悟空，我們另覓枯徑去罷。如此青春野，恐一班變童弱女，又不免惹事纏人。』

行者道：『師父，我一向有句話要對你

說，恐怕一時衝撞，不敢便講。師父，你一生有兩大病：一件是多用心，一件是文字禪。多用心者，如你怕長怕短的便是。文字禪者，如你歌詩論理，談古證今，講經說偈的便是。文字禪無關正果，多用心反召妖魔。去此二病，好上西方。』長老只是不快。行者道：『師父差矣！他是在家人，我是出家人。共此一條

入魔之根在此，亦全書關目。

路，只要兩條心。』

唐僧聽說，鞭馬上前。不想一簇女郎隊裏，忽有八九個孩童，跳將出來，團團打一座男女城，把唐僧圍住，凝眼而看；看罷亂跳；跳罷亂嚷；嚷道：『此兒長大了，還穿百家衣！』長老本性好靜，那受得兒女牽纏，便把善言勸他，再不肯去；叱之亦不去；只是嚷道：『此兒長大了，還穿百家衣！』長老無可奈何，只得脫下身上衲衣，藏在包裹裏面，席草而坐。那些孩童也不管他，又嚷道：『你這一色

情天每從色界而入。色莫
豔於紅，故先用紅字引
起。至此光怪陸離，目迷
五色，然都是空中語耳。
故曰：色卽是空。

插入八戒是閒筆，然無此
便覺枯寂，文家不可不
知。

百家衣，捨與我罷！爾不與我，我到家裏去，
叫娘做一件青蘋色，斷腸色，綠楊色，比翼
色，晚霞色，燕青色，醬色，天玄色，桃紅
色，玉色，蓮肉色，青蓮色，銀青色，魚肚白
色，水墨色，石藍色，蘆花色，綠色，五色，
錦色，荔枝色，珊瑚色，鴨頭綠色，迴文錦
色，相思錦色的百家衣。我也不要你的一色百
家衣了。』長老閉目沉然不答。八戒不知長老
心中之事，還要去弄男弄女，叫他『乾兒子，
濕兒子，』討他便宜哩。

跟定牡丹。

行者看見，心中焦躁，在耳朵中取出棒來，拿起亂趕，嚇得小兒們一個個踢腳絆手走去。行者還氣他不過，登時追上，掄棒便打。可憐蝸髮桃顏，化作春駒野火。你看牡丹之下，一簇美人，望見行者打殺男女，慌忙棄下採花籃，各人走到澗邊，取了石片來迎行者。行者顏色不改，輕輕把棒一撥，又掃地打死了。

無真見識，真把握，仁慈卽是入魔。

情根一動，定慧更失。所謂一星之火，能燒萬里之野；涓滴之水，能穿泰山之石。

原來孫大聖雖然勇鬪，却是天性仁慈。當時棒納耳中，不覺涕流眼外，自怨自艾的道：『天天！悟空自皈佛法，閑情束氣，不曾妄殺

一人。今日忽然忿激，反害了不妖精不強盜的男女長幼五十餘人，忘却罪孽深重哩！」

此後七情纏繞，如鴛作繭，幾不能自脫，悲夫！

跟前書。☆此謂多用心。

走了兩步，又害怕起來，道：『老孫只想後邊地獄，蚤忘記了現前地獄。我前日打殺個把妖精，師父就要念咒；殺得幾個強盜，師父登時趕逐。今日師父見了這一干屍首，心中惱怒，把那話兒咒子萬一念了一百遍，堂堂孫大聖，就弄做個剝皮猢猻了！你道像什麼體面！』

越想越不是。

文字禪來。

終是心猿智慧，行者高明，此時又想出個意頭，以爲：『我們老和尚，是個通文達藝之

以懼心轉爲欺心，遂不憚冒妖精之名。夫一念入道，卽爲大聖；一念入魔，卽爲妖精。西方本無佛，一大聖而已；西方路上本無妖精，一猴兒而已。

人，却又慈悲太過，有些耳朵根軟。我今日做起一篇送冤文字，造成哭哭啼啼的面孔，一頭讀，一頭走。師父若見我這等啼哭，定有三分疑心，叫「悟空平日剛強何處去？」我只說西方路上有妖精。師父疑心頓然增了七分，又問我「妖精何處？叫做何名？」我只說妖精叫做打人精。師父若不信時，只看一班男女，個個做了血屍精靈。師父聽得妖精利害，膽戰心驚。八戒道：「散了火罷！」沙僧道：「胡亂行行！」我見他東橫西豎，只得寬慰他們一句

道：「全賴靈山觀世音，妖精洞裏，如今片瓦無存。」』

猴兒竟充秀才，真妖精也。
由今日秀才家，都作猴兒樣子，倒底是一是二？

緣說師父文字禪，自己却走入文字禪去。

天宮反寇八字奇麗。

行者登時拾石爲硯，折梅爲筆，造泥爲墨，削竹爲簡，寫成送冤文字，扯了個秀才袖式，搖搖擺擺，高足闊步，朗聲誦念其文曰：維大唐正統皇帝敕賜百寶袈裟，五珠杖，賜號御弟，唐僧玄奘大法師門下徒弟第一人，水簾洞主，齊天大聖，天宮反寇，地府豪賓，孫悟空行者，謹以清酌庶羞之儀，致餞於無讎無怨，春風裏男女之幽魂，曰：嗚呼！

門柳變金，庭蘭孕玉。乾坤不仁，青歲勿
穀。胡爲乎三月桃花之水，環佩湘飄；九天
白鶴之雲，蒼茫烟鎖？嗟！鬼耶，其送汝
耶？余竊爲君恨之。雖然，走龍蛇于銅棟，
室裏臨蠶；哭風雨于玉琴，樓中嘯虎。此素
女之周行也，胡爲乎春袖紅兮春草綠，春日
長兮春壽促？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恨
君。嗚呼！竹馬一里，螢燈半幃；造化小
兒，宜弗有怒。胡爲乎洗錢未賜，飛鳧舄而
浴西淵；雙柱初紅，服鵝衣而遊紫谷？嗟！

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爲君恨之。雖然，七齡孔子，帳下鳴蟋蟀之音；二八曾參，階下拜荔枝之獻。胡爲乎不講此正則也？剪玉南疇，碎荷東浦；浮絳之棗不袖，垂乳之桐不哺。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恨君。嗚呼！南北西東，未賦招魂之句；張錢徐趙，難占古塚之碑。嗟！鬼耶，其送汝耶？余竊爲君恨之。

跟定牡丹。

行者讀罷，早已到了牡丹樹下。只見師父垂頭而睡，沙僧八戒枕石長眠。行者暗笑道：

『老和尚平日有些道氣，再不如此昏倦。今日只是我的飛星好，不該受念咒之苦。』

我代八戒答云：悟空，休得夢想顛倒。

他又摘一根草花，卷做一團，塞在豬八戒耳朵裏，口裏亂嚷道：『悟能，休得夢想顛倒。』八戒在夢裏哼哼的答應道：『師父，你叫悟能做什麼？』行者曉得八戒夢裏認他做了師父，他便變做師父的聲音，叫聲『徒弟，方纔觀音菩薩在此經過，叫我致意你哩。』八戒閉了眼，在草裏哼哼的亂滾道：『菩薩可曾說我些甚麼？』行者道：『菩薩怎麼不說？菩薩方

暗照離書一段。

映帶前書。☆片言戲謔，
早動情魔，所謂言爲心
聲。

纔評品了我，又評品了你們三個。先說我未能成佛，教我莫上西天。說悟空決能成佛，教他獨上西天。悟淨可做和尚，教他在西方路上乾淨寺裏修行。菩薩說罷三句，便一眼看着你道：「悟能這等好困，也上不得西天。你致意他一聲，教他去配了真真愛愛憐憐。」八戒道：「我也不要西天，也不要憐憐，只要半日黑甜甜。」說罷，又哼的一響，好如牛吼。行者見他不醒，大笑道：「徒弟，我先去也。」竟往西邊化飯去了。

行者打破男女城，是斬斷情根手段。惜哉一念悲憐，惹起許多妄想。原評

饑來吃飯困來眠，即可證上乘禪，八戒竟是善知識。行者解此，何至爲鱸魚所困。作者於首篇結以此語，或亦兼及此意。

綠春時節牡丹紅，篇中時見此意，並非貪寫春光。蓋甲申三月事，至痛在心，有觸卽動；鳥啼花落，皆爲悲端。杜少陵云：「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下文珠雨樓臺一段，可與相證。以上二則，病禪識。

錢牧齋「投筆集」於綠春時候，反復沈吟，亦此意也。明心子識。

此
页
空
白

第二回

西方路幻出新唐；

綠玉殿風華天子。

自此以後，悟空用盡千般計，祇望迷人却
自迷。

大聖元在空中，讀者記
清。

却說行者跳在空中，東張西望，尋個化飯
去處。兩個時辰，更不見一人家。心中焦躁，

作頓折。

文法實從前書小雷音寺一段脫化。

正要按落雲頭，回轉舊路，忽見十里之外，有一座大城池。他就急急趕上，看時，城頭上一面綠錦旗，寫幾個飛金篆字：

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孫中興皇帝。

行者驀然見了大唐兩字，嚇得一身冷汗。

思量起來：『我們走上西方，爲何走下東方來也？決是假的。又不知是甚麼妖精？可惡！』

作者者生於明末，故已開地圓之說。

他又轉一念道：『我聞得周天之說，天是團團轉的。莫非我們把西天走盡，如今又轉到東來。若是這等，也不怕他：只消再轉一轉，便

隨筆繫帶前書，似是似不是，宛是夢境。

說見水經河水注云：天竺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

百念交攻，一心無主，輾轉入魔，可憐可憐，

是西天，或者是真的。』他卽時轉一念道：『不真不真！既是西天走過，佛祖慈悲，爲何不叫我一聲。况且我又見他幾遍，不是無情少面之人。還是假的。』當時又轉一念道：『老孫幾乎自家忘了。我當年在水簾洞裏做妖精時節，有一兄弟喚做碧衣使者，他曾送我崑崙別紀一書，上有一段云：「有中國者，本非中國，而慕中國之名，故冒其名也。」這個所在，決是西方冒名之國。還是真的。』頃刻間，行者又不覺失聲嚷道：『假假假假假！他既是中國，

了許多？決是假的。」他又想了一想道：「也未可知。若是一月一個皇帝，不消四年，三十個都換到了。或者是真的。」

行者此時真所謂疑團未破，思議空勞。他便按落雲端，念動真言，要喚本方土地問個消息。念了十遍，土地只是不來。行者暗想平時略略念動，便抱頭鼠伏而來，今日如何這等？事勢急了，且不要責他，但叫值日功曹，自然有個分曉。行者又叫「功曹兄弟們何在？」望空叫了數百聲，絕無影響。行者大怒，登時現出

十六回書中，屢提大鬧天宮四字者，見放心無所不至也；又見情魔纏擾，雖大鬧天宮手段，亦施展不得也。

大鬧天宮身子，把捧一幌，像缸口粗；又縱身跳起空中，亂舞亂跳；跳了半日，也無半個神明答應。行者越發惱怒，直頭奔上靈霄，要見玉帝，問他明白。

却纔上天，只見天門緊閉，行者叫『開門開門！』有一人在裏答應道：『這樣不知緩急！奴才！吾家靈霄殿已被人偷去，無天可上！』

奇文。☆伏下鑿天。

又聽得一人在傍笑道：『大哥，你還不知哩：那靈霄殿爲何被人偷去？原來五百年前，

有一孫弼馬溫大鬧天宮，不曾奪得靈霄殿去，因此懷恨，搆成黨與，借取經之名，交結西方一路妖精。忽然一日妖精們用些巧計，偷出靈簪。此卽兵法中以他人攻他人，無有弗勝之計也。獼猴兒到是智囊，可取可取。』

行者聽得又好笑，又好惱。他是心剛性急的人，那受得無端搶白？越發拳打腳踢，只叫開門。那裏邊人又道：『若畢竟要開天門，權守五千四十六年三個月，等吾家靈霄殿造成，開門迎接尊客如何？』

却說行者指望見了玉帝，討出靈文紫字之書，辨清大唐真假，反受一番大辱。只得按落雲頭，仍到大唐境界。行者道：『我只是認真而去，看他如何罷了。』卽時放開懷抱，走進城門。那守門的將士道：『新天子之令：凡異言異服者，拿斬。小和尚，雖是你無家無室，也要自家保個性命兒。』行者拱拱手道：『長官之言，極爲相愛。』卽時走出城門，變做粉蝶兒，飛一個美人舞，再飛一個背琵琶，頃刻之間，早到五花樓下。卽時飛進玉闕，歇在殿

無家無室，反射第十三回
高唐夢，第十回波羅密
王。

裝點春風。

上。真是瓊樞繞霧，青閣纏雲，神仙未見，洞府難摹者也。

天回金氣合，星順玉衡平。

雲生翡翠殿，日麗鳳凰城。舊詩

行者觀看不已，忽見殿門額上有『綠玉殿』三個大字，傍邊注着一行細字：『唐新天子風流皇帝元年二月吉日立』。殿中寂然，只有兩邊壁上，墨跡兩行，其文曰：

唐未受命五十年，國大如斗。唐受天命五十年，山河飛而星月走。新皇帝受命萬萬年，

纔說偷去靈霄殿，接手又寫綠玉殿，文情節次相生。

奇文。

四方唱周宣之詩。小臣張邱謹祝。

行者看罷，暗笑道：『朝廷之上，有此等

小臣，那得皇帝不風流？』

說罷時，忽然走出一個宮人，手拿一柄青

竹帚，掃着地上，口中自言自語的道：『呵

呵，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綠玉殿如今議做

「眠仙閣」哩。昨夜我家風流天子，替傾國夫人

暖房，擺酒在後園飛翠宮中，酣飲了一夜。初

時取出一面高唐鏡，叫傾國夫人立在左邊，徐

夫人立在右邊，三人並肩照鏡。天子又道：

由乙酉逆推五十年，前所謂建部者，誠不過如斗大；特第三四句不能強解。李唐自武德至貞觀不過二十餘年，知此書所指唐字，決非唐太宗。病禪識。

鏡字先一現，伏下無數鏡。高唐鏡爲高唐夢作一逗。

極力描寫風流天子，正渲
染情字；妙從宮人口中說
出，實處皆虛。

二月吉日，三月初五，皆
根上綠春時候來，是文家
綫索。

「兩位夫人標致」。傾國夫人又道：「陛下標致」。天子回轉頭來，便問我輩宮人。當時三四百個貼身宮女齊聲答應，「果然是絕世郎君」。天子大悅，便迷着眼兒飲一大觥酒。半酣時起來看月，天子便開口笑，笑指着月中嫦娥道：「此是朕的徐夫人」。徐夫人又指着織女牛郎說：「此是陛下與傾國夫人。今夜雖是三月初五，卻要預借七夕哩」。天子大悅，又飲一大觥。一個醉天子面上血紅，頭兒搖搖，脚兒斜斜，舌兒嗒嗒，不管三七念一，二七十

四，一橫橫在徐夫人的身上；傾國夫人又慌忙坐定，做了一個雪花肉榻，枕了天子的脚跟。又有徐夫人身邊一個繡女，忒有情興，登時摘一朵海木香，嘻嘻而笑，走到徐夫人背後，輕輕插在天子頭上，做個醉花天子模樣。這等快活，果然人間蓬島。

只是我想將起來，前代做天子的也多，做風流天子的也不少。到如今宮殿去了，美人去了，皇帝去了。不要論秦漢六朝，便是我先天暗伏彈詞一段。三了字如冷水澆背，

子中年好尋快活，造起珠雨樓臺；那個樓臺，

真造得齊齊整整，上面都是白玉板格子，四邊青瑣弔窗，北邊一個圓霜洞，望見海日出沒，下面踏脚板，還是金鏤紫香檀。一時翠面芙蓉，粉肌梅片；蟬衫鱗帶，蜀管吳絲。見者無不目艷，聞者無不心動。

昨日正宮娘娘，叫我往東花園掃地，我在短牆望望，只見一座珠雨樓臺，一望荒草，再望雲烟，鴛鴦瓦三千片，如今弄成千千片。走龍梁，飛蟲棟，十字樣架起。更有一件好笑，日頭兒還有半天井，裏頭松樹邊，便移出幾燈

眠仙閣一節極淫艷，此節極蕭瑟。空中結撰，當下指點，令讀者豁然消魂。未及品也。妙詞景，浮糜翁。

鬼火。仔細觀看，到底不見一個歌童，到底不見一個舞女，只有三兩雙杜鵑兒，在那裏一聲高，一聲低，不絕的啼春雨。

這等看將起來，天子庶人，同歸無有；皇妃村女，共化青塵。

舊年正月元宵，有一個松蘿道士，他的說話，到有些悟頭。他道我風流天子，喜的是畫中人，愛的是圖中景，因此進一幅畫圖，叫做驪山圖。天子問「驪山在否？」道士便道：「驪山壽短，只有二千年。」天子便笑道：「他有

畫中人，圖中景，正是夢中說夢。

奇文。

驅山鐸，從無意中點出。
☆玉堂閒話：豫章宜春界
鏡山，有峽，回環潏澈，
深不可測。曾有漁人釣得
一金鎖，引之數百尺而得
一鐘，又如鐸狀。舉之，
聲如霹靂，天晝晦，山川
震動；鐘山一面，崩摧
五百餘丈；漁人皆沈舟落
水。識者曰，此秦始皇驅
山鐸也。

了二千年，也足穀了」。道士道：「臣只嫌他不
渾成些：土木驪山二百年，口舌驪山四百年，
楮墨驪山五百年，青史驪山九百年，——零零
碎碎，湊成得二千年！」我這一日當班，正立
在那道士對面，一句一句都聽得明明白白。歇
了一年多，前日見個有學問的宮人話起：原來
驪山圖，便是那用驅山鐸的秦始皇墳墓哩。」
話罷掃掃，掃罷話話。

行者突然聽得驅山鐸三字，暗想：『山如
何驅得？我若有這個鐸子，逢着有妖精的高

山，預先驅了他去，也落得省些氣力。』正要變做一個承值官兒模樣，上前問他驅山鐸子的根由，忽聽得宮中大吹大擂。

此文須作三段讀：前一段結風流天子一案；中間珠雨樓臺一段，是托出一部大旨；後驪山一段，伏大聖入鏡一案。

（原評）

顧氏據三十八代四字，謂自唐太宗數至宋高宗，似矣。余謂太宗似指明成祖說，則『孫』字始有着落。此行十六字，惟三十八代四字，或別有寓意，不能強解。其餘十二字，則大書特書，皎如星日。證以下文大將軍之封號卽出於唐

王，更覺微而顯矣。

隆武固非荒淫之宏光可比。然野史稱會后之立，頗預外政；大婚時奢靡特甚，下體衣亦用龍鳳織錦。綠玉殿云云，蓋慨乎言之。

崑崙別紀云云，亦極明白；注引酈道元說，亦影借古書以泯其迹。是書通體均用此法。卽如行者小月王等，或彼此，不能定其所指何人。蓋遺民冥寫，其體宜然，止可求其大旨所在耳。以上三則，病禪識。

此
页
空
白

第三回

桃花鉞，詔頒玄奘；

鑿天斧，驚動心猿。

上回點出驪山鐸，欲轉至古人世界矣；却又先插入此段，預伏十四回根子。用筆之妙，真如兔起鶻落，嶺斷雲連。

行者聽得宮中奏樂，即時飛進虎門，過了重樓疊院，走到一個雕青軒子，團團簇擁公卿，當中坐着天子。

歇不多時，只見新天子忽然失色，對衆官

奇文奇文，不知作者從何處想入。

道：『朕昨日看皇唐寶訓，有一段云：「唐僧陳玄奘，妄以緇子惑我先王。門生弟子，盡是水簾石澗之流；錫杖檀盂，變爲木柄金箍之具。四十年後，率其徒衆，犯我疆土，此大敵也。」又有一段云：「五百年前有孫悟空者，曾反天宮，欲提玉帝而坐之堦下。天命未絕，佛祖鎮之。天且如此，而況於人乎。然而唐僧納爲第一徒弟者何也？欲以西方之遊，肇東南之伯；倚猿馬之威，壯鯨鯢之勢」。朕看此書，有些害怕。今遣總戎大將趙成望西方而去，斬

此即第二回所云「以他人
攻他人也」，前後文無意
中相應。

了唐僧首級回來；當時又赦他徒衆，令其四散，自然無事。」

尙書僕射李曠出班奏道：『禿臣陳玄奘，不可殺他，倒可用他；可用他殺他，不可用他人殺他』。既對，新天子叫將士在囊帥庫中，取出飛蛟劍，吳王刀，碣石鈎，雷花戟，五雲寶雕，戊烏馬冑，銀魚甲，飛虎玉帳幡，堯舜大旗，桃花鉞，九月斧，玻璃月鏡盔，飛魚紅金袍，斬魔晶線履，七星扇，同着一幅黃縑詔書封上，飛送西天殺青掛印大將軍御弟陳玄奘，

詔曰：

起二句已分涵「翠」繩二字。病禪識。

大將軍碧節之清·朱絲之直·昨青路諸侯·
走馬宗國·競奏將軍雄武·使西方天下人魚
結舌·而海蜃無氣·草階華歷之代·闕見其
人·朕之素慕·聽詞美良·轉目西山·悲哉
而嘆矣·今夫西賊星亟·關檄日來·蓋天厭
別離·而飛錫之歸期也·將軍何不躍素池而
彈慧劍·褫墨緇而傾智囊·綠林如練·玄日
無烽·然後朕以一尺素束將軍之馬首·此日
雕戈銀甲·他時蟲帳蛟圖·若乃崑崙銅注·

難刊墮淚碑文·天璧金繩·誰賦歸來辭句·
惟大將軍一思之二思之·且夫朕之厭珊瑚弓
碧玉矢者久矣·

叫宮中取出瓏琥節，同付使者。使者得了
聖旨，拿着瓏琥節，捧着欽賜印詔，飛馬出
城。

行者大驚，又恐生出事來，連累師父，不
敢做聲，登時趕上，飛一個梅花落，出了城
門。現原身，望望使者，使者早已不見。行者
越發苦恨，須臾悶倒。

與美人舞背琵琶相映成
文。

文家提綴法。

初入新唐界，尙有許多疑信，此時入魔漸深，忘却本來面目矣。每接筭處，都出人意外。

卻說行者不曾辨得新唐真假，平空裏又見師父要做將軍，又驚，又駭，又愁，又悶，急跳身起來，去看師父下落。忽然聽得天上有說話，慌忙仰面看看，見四五百人持斧操斤，輪刀振臂，都在那裏鑿天。行者心中暗想：『他又不是值日功曹，面貌又不是惡曜凶星，明明是下界平人，如何却在這裡幹這樣勾當？若是妖精變化惑人，看他身上又無惡氣』。思想起來：『又不知是天生痒疥，要人搔背呢？不知是天生多骨，請個外科先生在此刮洗哩？不

奇文妙文，可續『天問』。

跟上文。

語有映射。

知是嫌天舊了，剷去舊天，要換新天？還是天生帷障，鑿去假天，要見真天？不知是天河壅漲，在此下瀉呢？不知是重修靈霄殿，今日是黃道吉日，在此動工哩？不知還是天喜風流，教人千雕萬刻，鑿成錦繡畫圖？不知是玉帝思凡，鑿成一條御路，要常常下來？不知天血是紅的，是白的？不知天皮是一層的，兩層的？不知鑿開天胸，見天有心，天無心呢？不知天心是偏的，是正的呢？不知是嫩天，是老天呢？不知是雄天，是雌天呢？不知是要鑿成倒

掛天山，賽過地山哩？不知是開鑿天口，吞盡閻浮世界哩？就是這等，也不是下界平人有此力量。待我上前問問，便知明白。」

行者當時高叫『鑿天的長官，你是那一個國王部下？爲何幹此奇勾當？』那些人都放了刀斧，空中施禮道：『東南長老在上：我們一千人，叫做踏空兒，住在金鯉魚村。二十年前有個游方道士，傳下踏空法兒，村中男女俱會書符說咒，駕斗翔雲，因此就改金鯉村，叫做踏空村。養的男女，都叫做踏空兒，弄做無一處

不踏空了。

武陵山人云：小月王三字，合之成一情字。

誰想此地有個青青世界天王，別號小月王。近日來個取經和尚，却是地府豪賓，天宮反寇，齊天大聖，水簾洞主，孫悟空行者第二個師父，大唐正統皇帝勅賜百寶袈裟，五花錫杖，賜號御弟，唐僧玄奘大法師。這個法師，俗姓陳，果然清清謹謹，不茹葷飲酒，不詐眼偷花，西天頗也去得。只是孫行者肆行無忌，殺人如草；西方一帶，殺做飛紅血路。百姓言之，無不切齒痛恨。今有大慈國王苦憫衆

顧首回。

生，竟把西天大路，鑄成通天青銅壁，盡行夾斷。又道孫行者會變長變短，通天青銅壁邊，又布六萬里長一張相思網。如今東天西天，截然兩處；舟車水陸，無一可通。唐僧大慟，行者腳震逃走了。八戒是唐僧第二個徒弟，沙僧是第三個徒弟，只是一味哭了。唐僧坐下的白馬，草也不嚙一口了。當時唐僧忙亂場中，立出一個主意：便叫二徒弟不要慌，三徒弟不要慌，他逕鞭動白馬，奔入青青世界。小月王一見了他，想是前世姻緣，便像一個身子兒相

暗照離書一回。

渺茫恍惚，說來驚驚有據。

據此，似小月王爲女子。病禪識。

好，把青青世界，堅執送與那和尚。那和尚又堅執不肯受，一心要上西天。小月王貼上去，那和尚推開來。貼貼推推，過了數日。小月王無可奈何，便請國中大賢回來商議。有一大賢，心生一計：只要四方搜尋鑿天之人，鑿開天時，請陳先生一躍而上，逕往玉皇殿上討了關文，直頭到西天，——此大妙之事也。

小月王半愁半喜，當時點起人馬，遍尋鑿天之人。正撞着一千人在空中捉雁，那些人馬簇擁而來，有一個金甲軍將，亂點亂觸道：

「正是鑿天之人了！正是鑿天之人了！」一班小卒團團圍住，個個拿來，被枷帶鎖，送上小月王。小月王大喜，叫手下人開了枷，去了鎖，登時取出花紅酒，賞了我們，強逼我們鑿天。

人言道：會家不忙，忙家不會。我們別樣事倒做過，鑿天的斧頭却不曾用慣。今日承小月王這等相待，只得磨快刀斧，強學鑿天。仰面多時頸痛，踏空多時脚酸。午時光景，我們直鑿到申時，纔鑿得天縫開。那裏曉得又鑿着了玉帝殿下，不知不覺把一個靈霄殿，光油鑿天原是勉強之事。

着

油，骨碌碌，從天縫中滾下來。天上大驚小怪，半日纔定。却是我們星辰吉利，自家做事，又有那別人當罪。

蔡帶前文，又與第三回似接似不接，寫得又恍惚又確鑿。

當時天裏嚷住，我們也有些恐怕。側耳而聽，只聽得一個叫做太上老君，對玉帝說：『你不要氣，你不要急，此事決非別人幹得，斷然是孫行者弼馬溫狗奴才小兒！如今遣動天兵，又恐生出事來。不若仍求佛祖，再壓他在五行山下。還要替佛祖講過，以後決不可放他出世。我們聽得，曉得脫了罪名；想將起來，

總之別人當的罪過，又到這裏放膽而鑿。料得天裏頭也無第二個靈霄殿滾下來了。只是可憐孫行者，下界西方路上又恨他，上界又怨他，佛祖處又有人送風，觀音見佛祖怪他，他決不敢暖眼，看他走到那裏去？」

原評云：對大聖憐大聖，
對大聖罵大聖，大聖此時
何處容身？

傍邊一人道：『啐！孫猢猻有甚可憐？若無猢猻這狗奴才，我們爲何在這裏勞苦？』那些執斧操斤之人，都嚷道：『說得是！我們罵他！』只聽得空中火沸，盡叫『弼馬溫！偷酒賊！偷藥賊！偷人參果的強盜無賴猢猻妖精！』

一人一句，罵得孫行者金睛曖昧骨酥麻！

此書奇處在一頭結案，一頭埋伏。如此回本結第二回一案，却出小月王青青世界，又是伏案。原評。

詔書所稱西虜，蓋指闖獻餘孽。時渠魁雖殲，徒黨猶盛。就大義而論，闖尤爲不共戴天之讎也。人魚海蜃，皆因建都福州，故就所見以立文。昔人謂孔孟皆魯人，故『孟子』『家語』每稱泰山北海，『中庸』則西京諸儒所輯，故獨稱華嶽，皆據耳目所及言之。病禪識。

此
页
空
白

第四回

一寶開時迷萬鏡；

物形現物處形亡。

却說行者受此無端謗議，被了辱詈，重重
怒起，便要上前廝殺。他又心中暗想：『我來的
時節，師父好好坐在草裏，緣何在青青世界！
這小月王斷然是個妖精，不消說了。好！』行
寫出若明若昧光景。
跟定來脈。

者竟不打話，一往便跳。

剛纔轉個灣兒，劈面撞着一座城池。城門額上有碧花苔篆成自然之文，却是『青青世界』四個字；兩扇門兒半開半掩。行者大喜，急急走進，只見湊城門又有危牆兀立，東邊跑到西邊，西邊跑到東邊，却無一竅可進。行者笑道：『這樣城池，難道一個人也沒有？既沒有人，却又爲何造牆？等我細細看去。』看了半晌，實無門路。他又惱將起來，東撞西撞，上撞下撞，撞開一塊青石皮，忽然絆跌落在一

與新唐世界前後相對，却兩樣寫法。

真光明耶？假光明耶？種種幻心，種種妄想，皆從東撞西撞上撞下撞而來。

早爲吃茶作鱗之需。

心卽鏡也。鏡鏡相涵，生諸幻影；心心自亂，涉諸妄相。狂花浪蕊，無有是處。

個大光明去處。行者定睛一看，原來是個琉璃樓閣：上面一大片琉璃作蓋，下面一大片琉璃踏板，一張紫琉璃榻，十張綠色琉璃椅，一隻粉琉璃棹子，棹上一把墨琉璃茶壺，兩隻翠藍琉璃鍾子；正面八扇青琉璃窗，盡皆閉着，又不知打從那一處進來。行者奇駭不已，抬頭忽見四壁都是寶鏡砌成，團團有一百萬面。鏡之大小異形，方圓別製，不能細數，粗陳其概：

天皇獸紐鏡 白玉心鏡 自疑鏡 花鏡 風

鏡 雌雄二鏡 紫錦荷花鏡 水鏡 冰臺鏡

鐵面芙蓉鏡 我鏡 人鏡 月鏡 海南鏡

漢武悲夫人鏡 青鎖鏡 靜鏡 無有鏡

秦李斯銅篆鏡 鸚鵡鏡 不語鏡 留容鏡

軒轅正妃鏡 一笑鏡 枕鏡 不留景鏡 飛

鏡

孫行者何處去了？
行者道：『倒好耍子！等老孫照出百千萬億模樣來。』走近前來，照照却無自家影子。

但見每一鏡子裏面，別有天地日月山林。

每一鏡內，別有天地日月山林，任入者生老病死淨沉濁浪於其間。嗟乎衆生，安得一拳打破？

暗暗稱奇，只用帶草看法，一覽而盡。

幻極。

有些面熟，可知道根尙存。

繫帶前書，又緊接前回鑿天人所述太上老君之語。

忽聽耳朵邊一人高叫『孫長老別了多少年無恙！』行者左顧右顧，並無一人；樓上又無鬼氣；聽他聲音，又不在別處。正疑惑間，忽見一獸紐方鏡中，一人手執鋼叉，湊鏡而立，又高叫道：『孫長老不須驚怪，是你故人。』行者近前看看道：『有些面熟，一時想不起。』那人道：『我姓劉，名伯欽。當年五行山下，你出來的時節，我也効一臂之力。頓然忘記，人情可見！』

行者慌忙長揖道：『萬罪！太保恩人，你

請問孫長老，你如今作何事業？爲何却同在這裏？

如今作何事業？爲何却同在這裏？」伯欽道：「如何說個「同」字？你在別人世界裏，我在你的世界裏，不同不同。」行者道：「既是不同，如何相見？」伯欽道：「你却不知，小月王造成萬鏡樓臺，有一鏡子，管一世界；一草一木，一動一靜，多入鏡中，隨心看去，應目而來。故此樓名叫做三千大千世界。」行者轉一念時，正要問他唐天子消息，辨出新唐真假，忽見黑林中走出一個老婆婆，三兩個觔斗，把伯欽推進，再不出來。

時時點醒本題，却又隨手推開，如海上三山，可望不可卽。

不去抖擻尋師父，偷懶看鏡子，總寫入魔人精神恍惚，全迷本性。

行者怏怏自退；看看日色早已夜了，便此時將暗，也尋不見師父，不如把幾面鏡子細看一回，再作料理。

當時從天字第一號看起：只見鏡裏一人在那裏放榜，榜上寫着第一名廷對秀才柳春，第二名廷對秀才烏有，第三名廷對秀才高未明。頃刻間便有千萬人擠擠擁擁，叫叫呼呼，齊來看榜。初時但有喧鬧之聲，繼之以哭泣之聲，繼之以怒罵之聲。須臾，一簇人兒各自走散；也有呆坐石上的；也有丟碎鴛鴦瓦硯；也有首

君從何處看得此無數人
態？

髮如蓬，被父母師長打趕；也有開了親身匣，取出玉琴焚之，痛哭一場；也有拔床頭劍自殺，被一女子奪住；也有低頭呆想，把自家廷對文字三迴而讀；也有大笑拍案，叫『命，命，命！』也有垂頭吐紅血；也有幾個長者，費些買春錢，替一人解悶；也有獨自吟詩，忽然吟一句，把脚亂踢石頭；也有不許僮僕報榜上無名者；也有外假氣悶，內露笑容，若曰『應得』者；也有真悲真憤，強作喜容笑面；獨有一班榜上有名之人，或換新衣新履；或強作不笑之

面；或壁上題詩；或看自家試文，讀一千遍，袖之而出；或替人悼歎；或故意說試官不濟；或強他人看刊榜，他人心雖不欲，勉強看完；或高談闊論，話今年一榜大公；或自陳除夜夢識；或云這番文字不得意。

不多時，早又有人抄白第一名文字，在酒樓上搖頭誦念。傍有一少年問道：『此文爲何甚短？』那念文的道：『文章是長的，吾只選他好句子抄來。你快來同看，學些法則，明年好中哩。』兩個又便高聲讀起，其文曰：

摹擬逼真，作書者廷對必然第一。

振起之絕業，扶進之人倫；學中之眞景，治理之完神。何則，此境已如混沌之不可追，此理已如呼吸之不可去。故性體之精未洩，方策之燼皆靈也。總之，造化之元工，槩不得望之中庸以下；而鬼神之默運，嘗有以得之寸掬之微。

孫行者呵呵大笑道：『老孫五百年前，曾在八卦爐中，聽得老君對玉史仙人，說着：「文章氣數，堯舜到孔子是純天運，謂之大盛；孟子到李斯是純地運，謂之中盛；此後五

繫帶前書，又伏借紫金葫蘆案。

乾坤屯蒙，纔歷四運，文字已如此；未知由剝而復，定在何時？

不怕普天下秀才動公呈耶？

百年，該是水雷運，文章氣短而身長，謂之小衰；又八百年，輪到山水運上，便壞了！便壞了！

當時玉史仙人，便問「如何大壞？」老君道：「哀哉！一班無耳，無目，無舌，無鼻，無手，無腳，無心，無肺，無骨，無筋，無血，無氣之人，名曰秀才，百年只用一張紙，蓋棺却無兩句書。做的文字，更有蹊蹺：混沌死過幾萬年，還放他不過；堯舜安坐在黃庭內，也要牽來；呼吸是清虛之物，不去養他，

如今叫做頂子文章！

却去惹他；精神是一身之寶，不去靜他，却去動他。你道這個文章，叫做什麼？原來叫做紗帽文章！會做幾句，便是那人福運，便有人抬舉他，便有人奉承他，便有人恐怕他。」當時老君說罷，只見玉史仙人含淚而去。我想將起來，那第一名的文字，正是山水運中的文字哩。我也不要再管他，再到天字第二號去看。」

行者入新唐是第一層，入青青世界是第二層，入鏡是第三層；一層進一層，一層險一層。原評。

武陵山人云：漢魏西晉盡水雷運，東晉至北宋爲山水運，伏後勘秦檜一案。

野史稱「奉送大明江山一座，時文朋友公啓」云云，可與此篇末之言參看。病禪識。

此
页
空
白

第五回

鏤青鏡心猿入古；

綠珠樓行者攢眉。

却說行者看天字第二號，一面鏤青古鏡之中，只見紫柏大樹下，立一石碑，刊着『古人世界原係頭風世界隔壁』十二個篆字。行者道：『既是古人世界，秦始皇也在裏頭。前日

新唐掃地宮人，說他有個驅山鐸，等我一把扭住了他，搶這鐸來，把西天路上千山萬壑掃盡，趕去妖精也無處藏身，強盜也無處着落了。』登時變作一個銅裏蛙蟲，望鏡面上爬定，着實蛀了一口，蛙穿鏡子。忽然跌在一所高臺，聽得下面有些人聲。他又不敢現出原身，仍舊一個蛙蟲，隱在綠窗花縫裏窺探。

原來古人世界中有一美人，叫做綠珠女子，鎮日請賓宴客，鼓酒吟詩。當時費了千心萬想，造成百尺樓臺，取名握香臺。

當當這一日，有個西施夫人，絲絲小姐，同來賀新臺。綠珠大喜，卽整酒筵，擺在握香臺上，以叙姊妹之情。正當中坐着絲絲小姐，右邊坐着綠珠女，左邊坐着西施夫人，一班扇香髻子的丫頭，進酒的進酒，攀花的攀花，捧色盆的捧色盆，擁做一堆。

大聖如何變作丫頭，大錯大錯！

行者在縫裏，便生巧詐，卽時變作丫頭模樣，混在中間，怎生打扮：

蘇詩：祝小姬，眉不掃。
洛神髻，祝姬眉，楚王腰，漢帝衣，上似秋風墜，下有蓮花盃。

只見那些丫頭，嘻嘻的都笑將起來，道：「我這握香臺，真是個握香臺。這樣縹緲女子不住在屋裏，也走來。」又有一個丫頭對行者道：「姐姐，你見綠娘也未？」行者道：「大姐姐我是新來人，領我去見見便好。」那丫頭便笑嘻嘻的領見了綠娘。綠娘大驚，不覺弔下淚來；便對行者道：「虞美人，許多時不相見，玉顏愁動，却是爲何？」行者暗想：「奇怪，老孫自從石匣生來，到如今不曾受男女輪迴，不曾入烟花隊裏。我幾時認得甚麼綠娘？我幾時做過泥

爲十三回算命埋根。
眼前卽是男女輪迴，怎說
不會？

變了頭已錯，冒認虞美人
又錯，又想出虞美人配頭
更大錯；愈想愈妄，愈使
乖愈入魔，危哉大聖。

想丈夫也，想師父也，是
一是一？請問諸禪和子。

美人，銅美人，鐵美人，草美人來？既然他這等說，也不要管他我是虞美人，不是虞美人，耍子一回，倒有趣；正叫做將錯就錯。只是一件：既是虞美人了，還有虞美人配頭，倘或一時間及，驢頭不對馬嘴，就要弄出本色來了。等我探他一探，尋出一個配頭，纔好上席。」

綠娘又叫『美人快快登席。杯中雖淡，却好消悶』。行者當時便做個風雨淒涼面，對綠娘道：『姐姐，人言道：酒落歡腸。我與丈夫不能相見，雨絲風片，刺斷人腸久矣，怎能覓

暗射唐僧師徒們在一處，
如何不能相見。

下咽？』綠娘失色道：『美人說那裏話來？你的丈夫就是楚伯王項羽，如今現同一處，爲何又不能相見？』

行者得了楚伯王項羽五字，便隨口答應道：「姐姐，你不知如今的楚王，不比前日楚王了。有一宮中女娃，叫做楚騷，千般百樣，惹動丈夫，離間我們夫婦。或時步月，我不看池中水藻，他便倚着闌干徘徊，如想丈夫，又道他看得媚；或時看花，我不叫辦酒，他便房中捧出一個冰紋壺，一壺紫花玉露進上，口稱

一個孫大聖，纔變虞美人，便滿口妖氣，信乎本來易失！

千歲恩爺；臨去只把眼兒亂轉，丈夫也做個花眼送他。我是一片深情，指望鴛鴦無底。見他兩個把我做閣板上貨，我那得不生悲怨？那時丈夫又道我不採他，又道難爲了楚騷，見在床頭取下劍囊，橫在背上，也不叫跟隨人，直頭自去，不知往那裏走了。是二十日前去的。半月有餘，尙無音耗。』

說罷，大哭。綠娘見了，淚溼羅衫半袖。西施絲絲，一齊愁嘆。便自是把酒壺的侍女，也有一肚皮眼淚，嘈嘈濟濟，痛上心來。正

爲下心痛張本。

是：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輾轉愁。四人方纔坐定，西施便道：『今夜美人不快，我三人宛轉解他，不要助悲。』登時取六隻色子，拿在手中，高叫『筵中姊妹聽令：第一擲無么，各要歌古詩一句；第二擲無二，要各人自家招出雲情雨意；第三擲無三，本席自罰一大觥，飛送一客。』西施望空擲下，高叫『第一擲無么！』綠珠轉出嬌音，歌詩一句：

夫君不來涼夜長。

絲絲大讚，笑道：『此句雙關得妙。』他也歌詩

一首送冤文，惹出許多枝節。古來佳人才子，月下傷心，花前洒涕，墮入愁城，大都爲豔詞綺語所感，文字禪之累深哉。

一句：

玉人環佩正秋風。

行者當時暗想：『這回兒要輪到老孫哩！我別的文字恰也記得幾句，說起詩字，有些頭痛。又不知虞美人會詩的不會詩的。若是不會詩是還好；若是會的，却又是頭無尾了。』綠娘只叫『美人歌句！』行者便似謙，似推，似假，似真的應道：『我不會做詩。』西施道：『美人詩選，已遍中原；便是三尺孩童，也知虞美人是能詞善賦之才；今日這等推托！』行者無

古人世界中，斷無今人句子。

奈，只得仰面搜索，呆想半日，向席上道：『不用古人成句好麼？』綠娘道：『此事要問令官。』行者又問西施。西施道：『這又何妨？美人做出來，便是古人成句了。』衆人側耳而聽，行者歌詩一句：

懺悔心隨雲雨飛。

綠娘問絲絲道：『美人此句如何？』絲絲道：『美人的詩，那個敢說他不好？只是此句帶一分和尚氣！』西施笑道：『美人原做了半月雌和尚！』

却不道和尚做了半日美人！今日小和尚慣做美人，不知是雄是雌？佛告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如是！

兩個丈夫，與第九回第三
個師父相映。

與十五回義兄弟不相
識，父子不同床，原配遙
映合。

行者道：『不要嘲人，請令官過盆。』西

施慌忙送過色盆於綠娘。綠娘舉手擲下，高叫

『第二擲無二！』西施便道：『你們好招，我

却難招。』綠娘問：『姐姐，你有甚麼難招？』

西施道：『啐！故意羞人！難道不曉得我是兩

個丈夫的？』綠娘道：『面前通是異姓骨肉，有

何妨礙？妹子有一道理：請姐姐招一句吳王，

招一句范郎。』西施聽得，應口便招：

范郎，柳溪青歲；吳王，玉關紅顏；

范郎，崑崙日誓；吳王，梧桐夜眠；

范郎，五湖怨月；吳王，一醉愁天。

綠珠聽罷，鼓盞自折：

妾珠一斗，妾淚萬行。

今夕握香，他年傳雪。

石家有傳雪臺。

綠珠一字一歎，西施高叫『大罰！我要招出快活來，却招出不快活來！』綠娘謝罪，領了罰酒。那時絲絲便讓行者，行者又讓絲絲，推來推去，半日不招。綠娘道：『我又有一法，絲姐說一句，美人說一句罷。』西施道：『使不得。楚伯王雄風赳赳，沈玉郎軟緩溫存，那裏

許多做作，妄之甚；一時不檢點，說出本相，復之機。

解妙。具此慧根，宜其自出於險。今之解經家，大都類是。病禪識。

配得來？」絲絲笑道：「不妨。他是他，我是我。待我先招。」絲絲道：

泣月南樓。

行者一時不檢點，順口招道：

拜佛西天。

綠娘指着行者道：「美人，想是你意思昏亂了！爲何要拜佛西天起來？」行者道：「文字艱深，便費詮解：天者，夫也；西者，西楚也；拜者，歸也；佛者，心也；蓋言歸心於西楚丈夫。他雖厭我，我只想他。」綠娘讚歎不已。

行者恐怕席上久了，有誤路程，便佯醉欲嘔。
西施道：『第三擲不消擲去，看月罷。』當時筵
席便散。

四人步下樓來，隨意踏些野花，弄些水草。行者一心要尋秦始皇，便使個脫身之計，只叫『心痛，難忍難忍！放我歸去罷！』綠娘道：『心痛是我們常事，不必憂疑。等我叫人請岐公公來，替美人看脈。』行者道：『不好不好！近日醫家最不可近，專要弄死活人，弄大小病。調理時節，又要速奏功效，不顧人性

世上醫家，慣送人到古人

世界。若古人世界中醫家，直送人到未來世界矣。此等妙手，須一概派往曠曠世界，永不出伏道，庶令六上天下，稍延壽算。

逗下。

與風雨淒涼面作關鍵。

命：脾氣未健，便服參朮，終身受他的累了。還是歸去。』綠娘又道：『美人歸家，不見楚王，又要抱悶，見了楚騷又要恨。心病專忌悶恨。』姊妹們同來留住行者。行者堅執不肯住下。

綠娘見他病急，又留他不住，只得叫四個貼身侍兒，送虞美人到府。行者做個捧心睡眠面，別了姊妹。四個侍兒扶着行者，逕下了百尺握香臺，往一條大路而走。行者道：『你四人回去罷了。千萬替我謝聲，並致意夫人小』

金箍棒自第一回納至耳中，至此始再用。不用金箍棒，如何現得出本身。

大聖差了，此非我家的天。☆忽然遙接妙。冷已易姓矣，而猶曰我家，蓋可亡于季世庸臣之手，而不亡于忠臣義士之心之口。臺灣鄭氏奉永歷之號三十餘年，鄭亡而後止。此其證也。病禪識。○蔡前帶書。○情天難補，如女媧何？

姐，明日相會。」女使道：「方纔出門時節，綠娘分付一來送到楚王府。」行者道：「你果然不肯回麼？看棒！」一條金箍棒，早已拔在手中，用力一撥，四個侍兒，打爲紅粉！

行者即時現出原身，抬頭看看，原來正是女媧門前。行者大喜道：「我家的天，被小月王差一班踏空使者，碎碎鑿開，昨日反抱罪名在我身上。雖是老君可惡，玉帝不明，老孫也有一件不是：原不該五百年前，做出話柄。如今且不要自己去投到。聞得女媧久慣補天，我如

日竟央女媧替我補好，方纔哭上靈霄，洗個明白。這機會甚妙。』

跟初五日來。

走近門邊，細細觀看，只見兩扇黑漆門緊閉，門上貼一紙頭，寫着『二十日到軒轅家閉話，十日乃歸，有慢尊客，先此布罪。』行者看罷，回頭就走。耳朵中只聽得雞聲三唱，天已將明。走了數百萬里，秦始皇只是不見。

斗入正脈。

兩個丈夫使怕羞難招，西施畢竟是古人世界中人！

補天望女媧，正是遺民微旨所在。

此
页
空
白

第六回

半面淚痕眞美死，

一句蘋香楚將愁。

忽見一個黑人坐在高閣之上。行者笑道：『古人世界有賊哩！滿面塗了烏煤，在此示衆。』走了幾步，又道：『不是逆賊，原來倒是張飛廟。』又想想道：『既是張飛廟，該帶一頂包巾；縱使新式，只好換做將軍帽。皇帝帽子

關了門帶帶，或者不妨！

限定來脈。

也不是亂帶的。帶了皇帝帽，又是元色面孔，此人決是大禹玄帝。我便前上見他，討些治妖斬魔秘訣；我也不消尋着秦始皇了。」

看看走到面前，只見臺下立一石竿，竿上插一首飛白旗，旗上寫六個紫色字：

先漢名士項羽

此回寫老項許多醜態，大都爲名士寫照。

行者看罷，大笑一場道：『真個是：事未

來時休去想，想來到底不如心。老孫疑來疑去，又道是大禹玄帝，又道張飛，又道是逆強盜，誰想一些不是，倒是我綠珠樓上的遙丈

自生魔障。佛教諸健兒，慎勿作因。以此遙丈夫，

又與後文不同床原配相映。

夫！』當時又轉一念道：『啊吓！吾老孫專爲尋秦始皇，替他借個驅山鐸子，所以鑽入古人世界來。楚伯王在他後頭，如今已見了，他却爲何不見？我有一個道理：逕到臺上，見了項羽，把始皇消息問他，倒是個着脚信。』

行者卽時跳起細看，只見高閣之下，有一所碧草朱欄，鳥啼花亂去處，坐着一個美人。耳朵邊只聽得叫『虞美人！虞美人！』行者笑道：『綠珠樓上的老孫，如今在這裏了！我不要管他死活！』

謬甚。

大錯。

行者登時把身子一搖，仍前變做美人模樣，竟上高閣；袖中取出一尺水羅，不住的掩淚，單單露出半面，望着項羽，似怨似怒。項羽大驚，慌忙跪下。行者背轉，項羽又飛趨跪在行者面前，叫『美人，可憐你枕席之人，聊開笑面。』行者也不做聲。項羽無奈，只得陪哭。行者方纔紅着桃花臉兒，指着項羽道：『頑賊！你爲赫赫將軍，不能庇一女子，有何顏面坐此高臺！』項羽只是哭，也不敢答應。

老項何仇於作者，遭此茶毒！

此種情態，孫長老從

行者微露不忍之態，用手扶起道：『常言

何處學來？若今日禪和子，固會家不忙。

道：男兒兩膝有黃金。你今後不可亂跪！」項羽道：『美人說那裏話來！我見你愁眉一鎖，心肺都已碎了。這個七尺軀，還要顧他做甚！你說與我：果是爲何？』行者便道：『大王，我也瞞你不得了。我身子有些不快，在藤榻上眠得半個時辰，只見窗外玉蘭樹上，跳出一個猿精，自稱五百年前大鬧天宮齊天大聖菩薩孫悟空。』項羽聽得時，叫跳亂嚷，『拿我玉床頭刀來！拿我刀來！不見刀便是虎頭戟！』他便自爬頭，自打脚，大喝一聲，『如今在那裏！』

原評云：真孫行者裝假虞美人，假虞美人說真孫行者，大奇！

行者低着身子，便叫『大王不消大惱，氣壞了自家身子。等妾慢慢說來：這個猢猻果然可惡，竟到藤榻邊來，把妾戲狎。妾雖不才，豈肯作不明不白，真污難辨之人。當時便高叫侍女；不知這猢猻念了什麼定身訣，一個侍女也叫不來。妾道侍女不來，就有些蹊蹺，慌忙丟下團扇，整抖衣裳。那猴頭怒眼而視，一把揪住了我，丟我在花雨樓中，轉身跳去。我在花雨樓中，急急慌慌，偷眼看他走到那裏去。

忽又露出花雨樓，奇妙。

好頓折，如聞其聲。

大王，你道他怎麼樣？他竟到花陰藤榻之上，

送人者往往如此。

坐着，變作我的模樣，叫兒喚婢；歇歇兒又要迷着大王。妾身不足惜，只恐大王一時真假難分，遭他毒手。妾之痛哭，正爲大王。」

項羽聽罷，左手提刀，右手把戟，大喊一聲『殺他！』跳下閣來，一逕奔到花陰榻上，斬了虞美人之頭，血淋淋拋在荷花池內；分付衆侍女們『不許啼哭。這是假娘娘，被我殺了；那真娘娘在我的閣上。』那些侍女們含着淚珠，急忙忙跟了項王，走到閣上，見了行者，都各各回愁作喜道：『果然真娘娘在此。』

險些兒嚇死婢子也！」

項王當日大樂，叫「閣下侍兒，急忙打掃花雨樓中，謹慎擺酒：一來替娘娘壓驚，二來賀孤家斬妖却惑之喜。」臺下齊聲答應。當時閣上的衆侍女們，都來替行者操胸做背，進茶送水。也有問「娘娘驚了不心顛麼？」行者道：「也有些。」也有問「娘娘不跌壞下身麼？」行者道：「這個倒不；獨有氣喘難當。」項王道：「氣喘不妨，定性坐坐就好。」

忽有一對侍兒跪在面前，「請大王娘娘赴

何以獨問下身？豈知娘娘
下身，竟是長老！
大聖，一染情魔，心不由
主，便做出許多醜態；迷
人者還自迷，往往如此。

原評云：假美人殺真美人，奇矣；真行者粧假行者，更奇。

宴。』行者暗想道：『我還不要千依萬順。』他登時粧做風魔之狀，呆睜着兩眼，對着項王道：『還我頭來！』項王大驚，連叫『美人美人！』行者不應，一味反白眼睛。項王道：『不消講，這是孫悟空幽魂不散，又附在美人身上了。快請黃衣道士到來，退些妖氣，自然平復。』頃刻之間，兩個侍兒，同着一個黃衣道士，走上閣來。那道士手執鈴兒，口噴法水，念動真言：

三皇之時，有個軒轅黃帝，大舜神君。大舜

好稱呼。
確是讀書人吐屬。雖小小
遊戲，亦見根柢。病禪
識。

名爲虞氏，軒轅姓着公孫。孫虞虞孫，原是
婚姻。今朝窵結，那得清明？伏願孫先生大
聖老爺行者威靈，早飛上界，再開天宮；放
了虞美人，尋着唐僧。急急如令！省得道士
無功，又要和尚來臨。

行者叫聲『道士！你曉得我是那個？』道
士跪奏『娘娘千歲！』行者亂嚷『道士道士！你
退不得我！我是齊天大聖，有冤報冤，附身作
祟。今日是個良辰吉日，決要與虞美人成親。

你從中做個媒人，得些媒人錢也是好的。』說

真行者方要代真虞美人成
親，假行者又要與假虞美
人成親，更奇。

何苦又調侃法師。

罷，又嚷幾句無頭話。道士手脚麻木，只得又執劍上前，軟軟的拂一拂，輕噴半口法水，低念一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勅』字又不響！

好稱呼。

行者暗暗可憐那道士，便又活着兩眼，叫聲『大王親夫在那裏？』項王大喜，登時就賞黃衣道士碎花白金一百兩，送他回廟。忙來扶起行者，便叫『美人，你爲何這等嚇人？』行者道：『我却不知。但見榻邊猢猻又走進來，我便覺昏昏沉沉。被道士一口法水，只見他立脚

不定，逕往西南去了。如今我甚清爽，飲酒去罷。」

項羽便攜了行者的手，走下高閣，逕到花雨樓中坐定。但見鳳燈搖秀，桂燭飛輝，衆侍女們排班立定。酒方數巡，行者忽然起身對項羽道：『大王，我要睡。』項羽慌忙叫蘋香丫頭點燈，兩個又攜了手，進入洞房；吃盞香茶，並肩坐在榻上。

行者當時暗想：『若是便去了，又不曾問得秦始皇消息。若是與他同入帳中，倘或動手

先出蘋香。後文便不嫌突。又逗吃茶。

反對前書羅刹女一案。
請問小師太：依他便如何？不依他便如何？

生男長女，恐非小師太所能。

反對楚騷一節。

動脚，那時依他好不依他好？不如尋個脫身之法。』便對項羽道：『大王，我有句話，一向要對你說，只爲事體多端，見着你就忘記了。妾身自隨大王，指望生男長女，永爲身後之計。誰想數年絕無影響。大王又戀妾一身，不肯廣求妃嬪。今大王鬢雪飄揚，龍鍾萬狀。妾雖不敏，竊恐大王生爲孤獨之人，死作無嗣之鬼。蘋香這侍兒，天姿翠動，烟眼撩人，吾幾番將言語試他，倒也有些情趣。今晚叫他伏侍大王。』項王失色道：『美人，想是你日間驚偏

此普天下做丈夫的禱祀而求者，項王受寵若驚。

孫長老從何處學來？

憑空結撰，奇妙之至。

了心理！爲何極醋一個人，說出極不醋一句話。」行者陪笑道：「大王，我平日的不容你，爲你自家身子；今日的容你，爲你子孫。我的心是不偏，只要大王後日不心偏。」王：道「項美人，你便說一萬遍，我也不敢要蘋香。難道忘了五年前正月十五觀燈夜同生同死之誓，却來戲我？」行者見時勢不能，又陪笑道：「大王，只怕大王拋我去了，難道我肯拋大王不成？只是目下有一件事，又要干瀆。」

項王是牛魔王影子，虞美人是羅刹影子，楚騷蘋香是玉面影子，緊跟來脈，有反照入江，櫓搖背指之妙。惟英雄而後能兒女，行者可以當之矣。

西遊補第六回

第七回

秦楚之際四聲鼓；

真假美人一鏡中。

又逗吃茶。

此抱可爲羅刹女雪恥，一笑。★看他處處與前書兩兩相照。

項羽便問美人何事。行者道：『我日間被那猴頭驚損心血，求大王先進合歡綺帳，妾身暫在榻上閒坐一回，還要吃些清茶。等心中煩悶好了，纔上牀。』項羽便抱住行者道：『我

古人世界中，忽然又化出一個瑰磊世界，奇妙。嗚呼，烏知三千大千世界，又孰非瑰磊耶？

豈有丟美人而獨睡之理？一更不上牀，情願一更不睡；一夜不上牀，情願一夜不睡。』當時項羽又對行者道：『美人，我今晚多吃了幾杯酒，五臟裏頭結成一個瑰磊世界。等我講平話，一當相伴，一當出氣。』行者嬌嬌兒應道：『願大王平怒，慢慢說來。』

項王便慷慨悲憤，自陳其概。一隻手兒扯着佩刀，把左腳兒斜立，便道：『美人美人，我罷了！項羽也是個男子，行年二十，不學書，不學劍，看見秦皇帝朦朧，便領着八千子
自數英雄，博枕邊人快活，口吻宛然。
伏綫。

百忙中叫一聲美人，妙。
★此亦是文家喚醒法。不
然，滔滔說去，成一篇呆
板文字矣。

弟，帶着七十二范增，一心要做秦皇帝的替身。那時節有個羽衣方士，他曉得些天數。我幾番叫個人兒去問他，他說秦命未絕。美人，你道秦命果然絕也不絕？

後邊我的威勢猛了，志氣盛了，造化小兒也做不得主了：秦不該絕，絕了；楚不該興，興了。俺一朝把血腥腥宋義的頭顱兒掛起，衆將官魂兒飛了，舌兒長了，兩腳兒震了！那時我做項羽的好耍子也！

章邯來戰，俺便去戰。這時節奏兵的勢還

幾個了字着紙欲飛。

盛，馬前跳出一員將士，吾便喝道，『你叫什麼名字？』那一員將士見了我這黑漫漫的臉子，聽得我廓落落的聲音，撲的一響，在銀花馬上翻在銀花馬下。那一員將士倒不殺他。

歇歇兒又有一個大將，閃閃兒的紅旗上，分明寫着「大秦將軍章。」吾想秦到這個田地也不「大」了，忽然失聲在戰場上呵呵的笑。不想那員將軍見俺的笑臉兒，他便骨頭粉碎了，一把鎗兒橫着，半個身兒斜着，把一面令旗兒亂招着，青金鑼兒敲着：只見一個金色將軍，

又連下幾個着字，說得興會。

看定自家的營中亂走。

那時俺在秦營邊，發起火性，便罵「章邯秦國的小將，你自家不敢出頭，倒教三四尺乳孩兒，拿着些柴頭木片，到俺這裏來祭刀頭；俺的寶刀頭說與我，不要那些小廝們的血吃，要章邯血吃，我便聽了寶刀頭的話，放了那廝。」美人，你道章邯怎麼樣？

好形容。

又叫一聲美人。

夾一句寫景。

天色已暮了。章邯那廝，逕領着一萬的精兵，也不開口，也不打話，提着一把開山玉柄斧，望俺的頭上便劈。俺一身火熱，寶刀口

名士口氣。

兒也喇喇的響了。左右有個人，叫做高山楚——他平日有些志氣——他說「章邯不可殺他，還好降他；我帳中少個燒火軍士，便把這個職分賞了章邯罷。」俺那時又聽了高山楚的說話，輕輕把刀稍兒一撥，斬了他坐下花蛟馬，放他走了。那時節章邯好怕也！」

妙。★又逗吃茶。

行者低聲緩氣道：「大王且吃口茶兒，慢慢再講。」項羽方纔歇得口，只聽得樵樓上鑿鑿響，已是二更了。

好頓折；若一直說下，便不成文字。

項羽道：「美人，你要睡未？」行者道：

緊接天色已暮句。

「心中還是這等煩悶。」項羽道：「既是美人不睡，等俺再講：

次日平明，俺還在那虎頭帳裏呼呼的睡着，只聽得南邊百萬人叫萬歲萬歲，北邊百萬人也叫萬歲萬歲，西邊百萬人也叫萬歲，東邊百萬人也叫萬歲，俺便翻個身兒，叫一貼身的軍士問他：「想是秦皇帝親身領了兵來與俺家對敵。他也是個天子，今日換件新甲。」美人，你道那軍士怎麼樣講？

那軍士跪在俺帳邊，嗒嗒的說：「大王差

一個只要打聽秦始皇，一個偏是興高采烈；明明訴說，天下往往有此不着肝肺之事。
反折妙。
換新甲妙。
又叫一聲美人。

瑣碎得妙。

不換新甲妙。

又反折妙。

了。如今還要講起秦字！八面諸侯，現在大王玉帳門前，口稱萬歲。」俺見他這等說，就急急的梳了頭戴盔，洗了足穿鞋，也不去換新甲，登時傳令道：「天下諸侯，都進轅門講話。」已時傳的號令，午時牌兒換了，未時牌兒又換了，只見轅門外的諸侯再不進來。

俺倒有些疑惑，便叫軍士去問諸侯：「既要見俺，却不火速進見，倒要俺來見你！」我的說話還有一句兒不完，忽然轅門大開，只見天下的諸侯王，個個短了一段。俺大驚失

看他筆筆作頓折，全不肯下一直筆。

色，暗想一夥英雄，爲何只剩得半截的身子。細細兒看一看，原來他把兩膝當了他的腳板，一步一步挨上階來：右帳前拜倒幾個袞冕珠服人兒，左帳前拜倒幾個袞冕珠服人兒。我那時正要喝他，爲何半日叫不進來，左右稟：「大王，那階下的諸侯，接了大王號令，便在帳前商議，又不敢直了身子走進轅門，又不敢打拱，又不敢混雜衆人，思量伏在地上，又走不動；商商量量，愁愁苦苦，憂憂悶悶，慌慌張張，定得一個膝行法兒，纔敢進見。」

俺見他這等說話，也有三分的憐憫。便叫「天下諸侯擡起頭來！」你道那一個的頭兒敢動一動，那一個的腳兒敢搖一搖，只聽得地底上洞洞兒一樣聲音，又不是鐘聲，又不是鼓聲，又不是金笳聲，定了性兒聽聽，原來是諸侯口稱萬歲，不敢擡頭。想當年項羽好耍子也！」

妙。

行者又做一個花落空階聲，叫「大王辛苦了，吃些葇豆粥兒，稍停再講。」項羽方纔住口，聽得樵樓上鑿鑿三聲鼓響，行者道：

「三更了。」

又作頓折，蓋在行者耳中聽之，更不耐煩也。★寫項羽十分剛猛，純是一

個氣字。寫假美人十分軟媚，純是一個情字。氣爲情縛，便纏轉不得脫。然此非羽之情，假美人之情耳。乃行者之氣，行者之念之誤。自纏自縛，皆由一

偏看得仔細。
原評云：子嬰降漢祖，原不是老項。然自老項誇口，不妨假借，况在妻子之前耶？

項羽道：『美人心病未消，待俺再講。

此後沛公有些不謹，害俺受了小小的氣悶。俺也不保他，竟入關中。只見一個人兒在十里之外，明明戴一頂日月星辰珠玉冠，穿一件山龍水藻黼黻文章袞，駕一座蟠龍緝鳳畫綠雕青神寶車，跟著幾千個銀艾金章懸黃佩紫的左右，擺一個長蛇勢子遠遠的擁來。他在松林夾縫裏，忽然見了俺。那時節前面一個人，慌忙除了日月星辰珠玉冠，戴了一頂庶人麻布帽；脫了山龍水藻黼黻文章袞，換一件青又白

句句重複妙。

帶烏雕妙。

白又青的淒涼服；下了蟠龍緝鳳畫綠雕青神寶車，把兩手兒做一個背上拱。那一班銀艾金章，懸黃佩紫的，都換了草綠木帶塗了個朱紅面，倒身俯伏，恨不得鑽入地裏頭幾千萬尺。他們打扮得停停當當，俺的烏雕兒去得快，一跨到了面前，只聽得道傍叫「萬歲爺！萬歲爺！」俺把眼稍兒斜一斜，他又道：「萬歲爺爺！我是秦皇子嬰，投降萬歲爺爺的。」便是俺當年氣性不好，一時手健，一刀兒蘇蘇切去，把數千人不論君臣，不管大小，都弄做無頭鬼。俺那

自埋怨，妙；是對枕邊人口角。

不再說下，妙。

歸入正脈。

時好耍子也！便叫秦始皇幽魂，你早知今日……

……』

却說行者一心原爲着秦始皇，忽然見項羽說這三個字，便故意放鬆一步道：『大王不要講話，我要眠。』項羽見虞美人說要眠，那敢不從？即便住口。聽得樵樓上鑿鑿鑿鑿打了五聲更鼓，行者道：『大王這一段話得久了，不覺跳過四更。』行者就眠倒榻上，項羽也橫下身來，同枕而眠。

行者又對項羽道：『大王，吾只是睡不

將要問秦始皇下落，却又作一頓折，總不肯使一直筆。又跳過四更，妙；不然，又是拙筆。

此眠亦可爲羅刹女雪恥，
笑。

自數英雄，討好枕邊人，
謂之無顏話，罵盡。

急人。

穩。』項羽道：『既是美人不睡，等我再講平話。』行者道：『平話便講，如今不要講這些無顏話！』項羽道：『怎麼叫做無顏話？』行者道：『話他人叫做有顏話，話自己叫做無顏話。我且問你：秦始皇如今在那裏？』

項羽道：『唉！秦始皇亦是個男子漢。只是一件，別人是乖男子，他是個呆男子。』行者道：『他并吞六國，築長城，也是有智之人。』項羽道：『美人，人要辨個智愚。』智。始皇的智是個愚智。元造天尊見他朦朧得

好品評。
出朦朧世界。

又出未來世界。

魚霧村中有玉門，玉門中有伏路，通未來世界；未來世界有伏道，通朦朧世界。讀者思之。

緊，不可放在古人世界，登時派到朦朧世界去了。」

行者聽得朦朧世界四字，却又是個望空，慌忙問：『朦朧世界相去有幾里路程？』項羽道：『還隔一個未來世界哩。』

行者道：『既是朦朧世界還隔一未來世界，那個曉得他在朦朧世界？』項羽道：『美人，你却不知。原來魚霧村中，有兩扇玉門，裏邊有條伏路，通着未來世界。未來世界又有一條伏道，通朦朧世界。』

又在項羽口中說出新居士。

前年有一個人名喚新在，別號新居士，他也膽大，一日推開玉門，竟往朦朧世界去，尋着父親，歸家來時，鬚髮盡白。那新居士走了一遭，原不該走第二遭了。他却不肯安心，歇得三年，重出玉門，要去尋他外父。當時大禹玄帝，重重大怒，不等他回來，叫人拿一張封皮，封了玉門關。新居士在朦朧世界出來，見了玉關兒緊閉，叫了一日，無人答應，東邊不收，西邊不管，這中人却是難做。喜得新居士是有性情的，住在未來世界，過了十多年，至

尋父親尋外父，妙；正與行者尋師父作影子。新居士父親外父，如何却在朦朧世界；讀者試猜。大禹玄帝又應上文。

古人世界中有新居士，却

回朦朧世界尋父親外父；
回來不得，却住在未來世
界。讀者思之。

今還不歸家。」

行者便叫「大王，玉門果是奇觀，我明日
要去看看。」項王道：「這個何難？此處到魚
霧村，不過數步。」

正說之間，聽得雞聲三唱，八扇綠紗牕，
變成魚肚白色。漸漸日出東山，初昕鼓舞，四
個贈嫁在窗外走動，但有腳聲，無口聲。行者

虞美人有贈嫁，妙。★形
容妙。

便叫「蘋香，吾要起身。」一個贈嫁在窗外叫
來，頃刻蘋香推進房門，項羽扶了行者，一同
走起。

登時就有一個贈嫁趨進，請娘娘到天歌舍梳洗。行者便要走動，又轉一念道：『若是秃秃光光，失美人的風韻。』輕輕推開綠紗窗兩扇，摘一朵石榴花兒，手裏弄來弄去，仍舊丟在花砌之上。行者轉身便走，不多時走到天歌舍。只見一隻水磨長書桌上，擺一個銀漆盒兒，合着一盒月殿奇香粉銀盒；右邊排着一個紫花盃，盃內放一根纏頭帶；又有一個細壺兒，放一壺畫眉清黛；東邊排大油梳一個，小油梳三個；西邊排着青玉油梳一套，次青玉油

普天下後世學美人風韻者
牢牢記着！★石榴花又映
上牡丹，照十五回五月中
云云。
一切舖排，皆爲情字烘
染。

梳五斜，小青玉油梳五斜；西南排大九紋犀油梳四枚，小赤石梳四枚；東北方排水玉細瓶，瓶中一罐百香蜜水；又有一隻百乳雲紋爵，爵中注着六七分潤指甲的酒漿；西北擺着方空玉印紋石盆，盆中放清水，水中放着幾片奇石子，石子上橫放一隻竹節柄小棕刷；東南方擺着玄軟刷四柄，小玄軟刷十柄，人髮軟刷六柄；人髮軟刷邊又排一個水油半面梳一斜，牙方梳二斜；又有金鉗子一把，玉鑲剪刀一把，潔面刀一把，清烈薔薇露一盞，洗手藁米粉一

與第四回初入萬鏡樓照鏡，兩兩相映。

鍾，綠玉香油一盞，都擺在一面青銅古鏡邊。行者見了鏡子，慌忙照照，看比真美人何如。只見鏡中自己形容，更添顏色。當時便有侍女兒簇擁行者，做髻的做髻，更衣的更衣。

跳字妙，寫討好妻子高興。

曉妝纔罷，又見項羽跳入閣來，嚷道：

打轎妙，寫得高興。

『美人，玉門前去也。』行者大喜。項羽叫『打轎！』行者道：『大王，這樣不知趣！一步兩步的路，又都是松陰柏屋之下，俗嗒嗒打什麼轎！』項羽就叫『不許打轎！』

不許打轎，妙；寫得高興。

兩人携手出閣，不多時走到玉門關下；兩

扇門上也不見甚麼封皮，用手推推，玉門半開。行者暗想：此時不走，等待何時？便把身一閃，閃進玉門關。項羽慌慌張張，嗒嗒吃吃，扯住一把衣裳，又扯了一個空，撲的一跌。行者全然不顧，竟自走了。

却說行者撞入玉門，原來是一直滾下去的。滾下數里，耳朵裏只聽得楚王哭聲，侍兒號叫。又滾下數里，纔不聽得。只是未來世界再不肯到。行者心焦，便嚷道：『啊吓啊吓！老孫一向騙別人，今日反被項羽騙入無量

又作一折

井了！」

忽聽得耳邊叫道：『大聖不用憂煎。此處一大半路，再走一小半，便是未來世界。』行者道：『大哥，你在那裏說話？』那人道：『大聖，我在你隔壁。』行者道：『既然如此，開了門等我進來吃口茶水。』那人道：『這裏是無人世界，沒得茶吃。』行者道：『既是無人，話無人的是那個。』那人道：『大聖多的聰明，今日又呆！我是離身數的，却不曾連身數。』

伏十三回吃茶案。

讀者記清，是未來世界。

突兀。

行者見門兒不開，賭個氣，苦用力一滾，直落下未來世界。剛剛立得地上，走得幾步，對面撞見當年六賊。行者笑道：『啐！時運不濟，白日裏見鬼！』六賊便喝『美婦人休走！等我來剝下衣裳，留下些寶物買路！』

披山舉鼎，正是大鬧天宮人影子，却如何變作虞美人？讀者試猜來。女寫項羽忽然拔劍弩張，忽然柔顏媚骨，都在老婆眼中，真堪一笑。

新居士自稱在無人世界，而第十回又特書其在山東地方，然則作者之時，山東一帶其真無人矣乎！蓋義旗蜂

起，徧於江浙，而淮徐以北，最著者惟諸生謝陞輩，落落如晨星。北望陵廟，無涕可揮；發此憤言，以當『投昇，』所謂亡國之音，嗷以殺也。病禪識。

第八回

一入未來除六賊；

半日閻羅決正邪。

原來行者做虞美人時節，忙忙然撞入玉門，便一心只想未來世界如何長短，不曾現得原身。當是聽得六賊之言，方纔猛省，慌忙抹臉，叫『六賊看棒！』那六賊心膽俱碎，跪在

忘却本來面目，便爲六賊所侮。現出原身，一棒打殺，情魔將斷，漸入覺路矣。

縈帶前書。

與第六回「古人世界也有賊哩」一語相映成趣。

道傍，哀哀告上『大聖慈悲菩薩，我等當年在枯藤古樹之下，不該阻你師父，惱了大聖尊性，弟兄六個，一時橫死。那時一點靈魂，奔入古人世界。古人世界道我有個賊名頭，不肯收留；只得權到這裏，堂堂正正，剽掠過日，並無半件不良的事業。伏望大聖放生。』行者道：『我放得你，你却放不得我。』登時拔出棒來，打爲肉餅。

來脈。

望前便走，一心要尋伏道。忽然一對青衣童子，一把扯住行者道：『大聖爺來得好！來

跟上再造靈霄殿，直照第九回末借紫金蘆葫一案。

得好！我們閻羅天子得病而亡，上帝有些起工動作之忙，沒得工夫派出姓氏，竟不管陰司無主。今日大聖爺替我們權管半日，極爲感激。』大聖想想：『若又錯過半日，明日纔好見始皇哩。萬一師父被妖精弄死，怎了怎了？不如回那童子去罷。』便叫『兒！我別的事做得，若是閻羅天子，斷然做不得。我做人雖然直達，却是一時性燥，多致傷人。萬一陰司有張狀詞，原告走來說得是，我便忽然憤怒，拔出棒來，打得被告稀爛。若是沒有公道硬中證

自知病痛，是歸真反樸根子。

的還好；一時間有個中證，直頭跪上前來，又說原告不是，被告可憐，叫我怎麼樣？」青衣道：「太聖差了。生死關頭，在你手裏，又怕那個哩？」也不管行者肯不肯，一把扯進鬼門關，高叫「各殿出來迎接！我尋得一個真正閻羅天子來也。」

原評：黃魯直跋閻羅子天圖，天子姓火，亦言心也。

行者無奈，只得升了正堂。當時有個隨身判官徐顯，捧上玉璽，請行者權掌。墜下赤髮鬼，青牙鬼，一班無主無歸昏淪鬼，共八十萬四千六百個；殿前七尺判官，花身判官，總巡

與前書唐太宗入冥，及行者聞森羅殿相映成文，却無一句蹈襲，真大手筆。

判官，主命判官，日判月判，芙蓉判官，水判官，鐵面判官，白面判官，緩生判官，急死判官，陷姦判官，助正判官，女判官等，共五百萬零十六人，呈上蓮名手本，口稱『千歲。』又有九殿下進謁。行者通打發出去。

當時主簿曹判使跪倒塔下，送上生死簿子。行者接在手中翻着，心中暗想：『我前日打殺一千男女，不知他簿子上可曾記着不曾記着？』又翻了一葉道：『萬或記在上邊，孫悟空打死男女幾千人，我如今隱忍好，還是出牌

繫帶上文。

繫帶前書。

票好？』正躊躇間，忽然省悟道：『啐！吾老孫當年趕到此間，把姓孫的多已扶到；那一班猢猻，還靠我的福蔭，功罪兩無。況且老孫自家幹事，那一名小鬼敢報，那一個判官敢記哩？』便順手翻翻，擲落塔下。曹判使依舊捧在手中，傍着左柱立起。

何不請尊夫項羽來說平話，★不比水簾洞開來看崑崙別紀。

閻羅王都看歷本過日，可

行者便叫『曹判使，你去取一部小說來，與我消閒。』判使稟：『爺，這裏極忙，沒有工夫看小說。』便呈上一冊黃面歷。又稟：『爺，前任的爺，都是看歷本的。』行者翻開

怕。逆數歷本的地方，
尚沒工夫看小說；順數日，
子的，偏要這裏偷閒看小
說，言之凜然。

看看，只見打頭就是十二月，却把正月住脚；
每月中打頭就是三十日，或二十九日，又把
初一做住脚；吃了一驚道：『奇怪！未來世界
中，歷日都是逆的！』

到底想來不通，正要勾那造歷人來問他，
只見一個判官上堂稟：『爺，今日晚堂該問宋
丞相秦檜一起。』行者暗想道：『當時秦檜，
必然是個惡人。他若見我慈悲和尚的模樣，那
裏肯怕？』便叫判官拿坐堂衣服過來。行者便
頭戴平天九旒冠，身穿繞蛟袍，腳踏一雙鐵不

忽然作虞美人，忽然作閻

羅王；何怪今之美人，翻轉面皮，便似閻羅王也！

容情履。

案上擺着銀硃錫硯；一個銅筆架上，架着兩管大紅硃筆；左邊排着幽冥皂隸籤筒一個，判官總名籤筒一個，值堂判官籤筒一個，無名鬼使籤筒三個。

鋪排閻羅王威武，爲假虞美人解穢，正與天歌舍一段反對。

登時又派起五項鬼判：一項綠袍判官，領着青面，青皮，青牙，青指，青毛，五百名副秦精鬼；一項黃巾判官，帶着金面，金甲，金臂，金頭，金眼，金牙，五百名除秦厲鬼；一項紅鬚判官，領着赤面，赤身，赤衣，赤骨，

赤膽，赤心，五百名羞秦精鬼；一項白肚判官，領着素肝，素肺，素腸，素身，素口，五百名誅秦小鬼；一項立面判官，領着黑衣，黑裙，黑毛，黑骨，黑頭，黑脚，只除心兒不黑，五百名撻秦佳鬼；配了五色，按着五行，立在那五方，排做五班，齊齊立在那畏志堂前。

又派一項雪白包巾，露筋出骨，沈香面孔，銅鈴腹子的巡風使者，管東邊簾外；一項血點包巾，露筋出骨，粉色面皮，蛾象鼻子的巡風使者，管西邊簾外；着一個徐判官總

爲送書張本。

管。又添一項草頭花臉，蟲喉風眼，鐵手銅頭的解送鬼六百名，着崔判官管了；一項虎頭虎口，牛角牛脚，魚衣蛟色的送書傳帖鬼使一百名；一項迎賓送客，蔥花帽子陰陽生；一項捲簾刷地的蓬首鬼二百名；一項九龍脚，鳳凰頭的奏樂使者七百名。

行者便叫小鬼把鐵風旗竿兒豎起了。判官傳旨，簾外齊齊答應；搥鼓一通，鐵竿立起，閃閃爍爍：一、二面大白旗，分明寫着『報讎雪恨，尊正誅邪』八個純金字。

跟三月。

行者看立旗竿，當時出張告示：

正堂孫：天道恢恢，法律無情。一切掌

善司惡刑使，毋得以私犯公，自投嚴網。三

月 日示。

告示掛畢，簾外齊齊大喊，擂鼓一通。

行者又出弔牌一起：

秦檜。

判官跪接牌兒，飛奔出簾，掛在東邊棟柱；
簾外大震，擂鼓一通。

行者便叫捲簾，有數個鬼使飛趨走進，把

原評云：幾個擂鼓一通，
使讀者神情振動。

鬥虎簾兒高掛。只見衆判官排班，雁行雁視，兩邊對立。

外面又擂鼓一通，吹起海角，擊動雲板石，鬧紛紛送進一首白紙旗兒，上寫「偷宋賊秦檜。」

到了頭門，頭門上鬼使高叫「偷宋賊秦檜牌進！」簾外齊聲答應，擂鼓一通。

重復吹起海角，擊動雲板石；殿中青牙判使，便撞起奪邪鐘。頭門上發擂，二門上也發擂，簾外也發擂，烟飛斗亂。

名目新奇，比偷酒賊，偷藥賊，偷人參果兒的強盜何如！

頭門鬼使高叫『秦檜進！』簾內五項鬼判，簾外衆項鬼使，同聲吆喝，響如霹靂。

鼓聲纔罷，行者便叫『放了秦檜擲子，細細問他。』一千個無職雄風鬼，慌忙解下繩來，把秦檜一揪，揪下石皮，踢了幾腳。

秦檜伏在地上，不敢做聲。行者便叫『秦丞相請了！』

逆數摩日，鈕氏獨稱其奇。實則借魯陽却日，夸父逐日等意，以自寫其不忘興復之苦心。虞淵之沈，鹿樵

同痛。天旋地轉迴龍馭，知其終無此一日，而冀其或有此一日也：此一義也。苟其終無此一日，將來之歷日，不許以順，而稱之曰逆，蓋亦分別種界之公言也：此又一義也。其論雖奇，其意實平。鈕氏猶從皮外相之耳。

第九回

秦檜百身難自贖！

大聖一心皈穆王。

掌簿判官，將善惡簿子呈上御覽。行者看罷，便叫『判官，爲何簿上沒有那秦檜名字？』判官稟『爺，秦檜罪大惡極，小判不敢混入衆鬼叢中，把他另寫一冊，夾在簿子底下。』行

者果然翻出一張秦檜惡記，從頭看去：

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遂首建和議。撻懶縱之使歸，遂與王氏俱歸。

行者道：「秦檜，你做了王臣，不思個出身揚名，通着金人，是何道理？」秦檜道：「這是金人弄說，與檜全沒相干。」行者便叫一個銀面玉牙判使，取鑑姦水鑑過來。鑑中分明見一秦檜，拜着金主，口稱萬歲；金主附耳，檜點頭；檜亦附耳，金主微笑。臨行，金主

憑空結撰，竟如目見，雖謂之信史可也。

又附耳，檜叫『不消說，不消說。』行者大怒道：『秦檜，你見鑑中的秦檜麼？』秦檜道：『爺爺，鑑中秦檜，却不知鑑外秦檜之苦。』行者道：『如今他也知苦快了！』叫鐵面鬼用通身荆棘刑。一百五十名鐵面鬼，即時應聲，取出六百萬隻繡花針，把秦檜遍身刺到。

又讀下去：

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檜包藏禍心，唯待宰相到身。

行者仰天大笑道：『宰相到身，要待他怎麼？』

自昔已然，於今爲烈，嗚呼！

高總判稟：『爺，如今天下有兩樣待宰相的：一樣吃飯穿衣，娛妻弄子的臭人，他待宰相到身，以爲華藻自身之地，以爲驚耀鄉里之地，以爲奴僕詐人之地；一樣是賣國傾朝，謹具平天冠，奉申白玉璽，他待宰相到身，以爲攬政事之地，以爲制天子之地，以爲恣刑賞之地。秦檜是後邊一樣。』行者便叫小鬼掌嘴。一班赤心赤髮鬼，一齊擁住秦檜，已時候掌到未時候，還不肯住。行者倒叫『赤心鬼，不必如此，後邊正好打哩。』

又讀下去：

八月，拜右僕射；九月，呂頤浩再相，檜同秉政。檜風其黨，建言內修外攘，出頤浩於鎮江。上嘗謂學士綦崇禮曰：『檜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倒還劉豫。若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乎？』

臣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對曰歸金。

行者道：『宋皇帝也是真話。到了這個時節，布衣山谷，今日聞羽書，明日見朝報，那個不有青肝碧血之心？你的三公爵，萬石俸，是誰的？五花綬，六柳門，是誰的？千文院，

百銷錦，是誰的？不想上報國恩，一味伏姦包毒，使九重天子，不能保一尺的棟梁，還是忠呢？還是姦？」秦檜道：「檜雖愚劣，原有安保君王，宴甯天室之意。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此是一時戲話，爺爺不作準也罷了。」行者道：「這個不是戲的。」叫擡小刀山過來。兩個蓬頭猛鬼，擡出小刀山，把一個秦檜血淋淋拖將上去。行者道：「此是一時耍子，秦丞相，你不作準也罷了！」說罷大笑。

又看下去：

八年，拜右僕射。金使議和，與宰執俱至。檜與宰執共入見，檜獨留身，言『僚臣僚畏首畏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顯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願陛更思三日。』

行者道：『我且問你：你要圖成和議，急如風火，却如何等得這三日過呢？萬一那時有個廷臣，噴血爲盟，結一忠臣去命黨，你的事便壞了。』秦檜道：『爺爺，那時只有秦皇帝，那有趙皇帝！犯鬼有個朝臣脚本，時時藏

其實當時殿上百官，無異
螞蟻兒，非秦檜虛言。

在袖中。倘有朝廷不謹，反秦姓趙，那官兒的頭顱登時不見！爺爺，你道去命忠臣，難道盤古氏到再混沌，也有得幾個？當日朝中，縱有個把忠臣，難道他自家與自家結黨！黨既不成了，秦檜便安康受用。』行者道：『既如此，你眼中看那宋天子殿上，像個甚麼來？』秦檜道：『當日犯鬼眼中，見殿上百官，都是螞蟻兒。』行者叫白面鬼，把秦檜確成細粉，變成百萬螞蟻，以報那日廷臣之恨。白面精靈鬼一百名得令，頃刻排上五丈長，一丈闊，一張確

如此化身千百億，恐南柯國主，不免做宋高宗耳！

子，把秦檜碾成桃花紅粉水；水流地上，便成螞蟻微蟲，東走西走。

行者又叫吹噓王掌簿，吹轉秦檜真形。便問秦檜：『如今還是百官是螞蟻，還是丞相是螞蟻？』秦檜面皮如土，一味哀號。行者又道：『秦檜，你如今再說：你當日看宋天子像個甚麼來？』秦檜道：『犯鬼站立朝班，看見五爪絲龍袍，是我篋中舊衣服；看見平天冠，是我破方巾；看見日月扇，是我芭蕉葉；看見金鑾殿，是我書房屋；看見禁宮門，是我臥榻

其實當時趙陛下，無異一隻草色蜻蜓兒，非秦檜虛言。

房；若說起趙陛下時，但見一隻草色蜻蜓兒，團團轉的舞也！」行者道：「也罷！我便勞你做做天子！」叫天煞部下幽昭都尉，把秦檜滾油海裏洗浴，折開兩脇，做成四翼，變作蜻蜓模樣。

行者又叫吹轉真形，便問秦檜：「我且問你：你這三日閑不過，怎麼消閑？」秦檜道：「秦檜那得工夫？」行者道：「你做姦賊，不要殺西戎，退北虜；不要立綱常，正名分；有甚沒工夫呢？」秦檜道：「爺爺，我三日裏看

奇想奇聞，想必不看小說。

官忙：看着心姓秦的，便把銀硃紅點着名姓上。點大的大姓秦，點小的小姓秦。大姓秦的，後日封官大些；小姓秦的，後日封官時節，小小兒吃虧。又有一種不姓秦，又姓秦，不姓趙，又姓趙的，空着，後日竟行斥逐罷了。撞着稍稍心姓趙的，却把濃墨塗圈，圈大罪大，圈小罪小：或滅滿門，或罪妻孥，或夷三黨，或誅九族，憑着秦檜方寸兒。』行者大怒，高叫『張鄧兩兄！張鄧兩兄！你爲何不早早打死他，放他在世界之內，幹出這樣勾當？

靈霄殿被人偷去，張鄧兩兄何處立脚。

也罷，鄧公不用霹靂，還有孫公霹靂！」便叫一萬名擬雷公鬼使，各執鐵鞭一個，打得秦檜無影無踪。

行者又叫判官吹轉真形，却把冊子再看：三日過了，復留身，奏事如故。帝意已動矣，檜猶恐其變也，曰：「望陛下更思三日。」又三日，和議乃決。

行者道，「你這三日怎麼閑得過？」秦檜道：「犯鬼三日也沒得閑。吾入朝時，見宋陛下和意已決，甜蜜蜜的事體，做得成了。出得

朝門，隨卽擺上家宴，在銅鳥樓中，爲滅宋扶金興秦立業之賀，大醉一日。次日，家中大宴心姓秦的官兒；當日便奏着金人樂，弄個飛花刀兒舞，並不用宋家半件東西，說宋家半個字眼，又大醉一日。第三日，獨坐掃忠書室，大笑一日；到晚又醉。』行者道：『這三日倒有些酒趣。今日還有幾杯美酒，奉獻丞相！』便叫二百名鑽子鬼，扛出一壩人膿水，灌入秦檜口中。行者仰天大笑道，『宋太祖辛辛苦苦的天下，被秦檜快快活活兒送了！』

何不大醉三日？

秦檜道：『今日這個人膿酒忒不快活！唉，爺爺，後邊做秦檜的也多，現今做秦檜的也不少，只管叫秦檜獨獨受苦怎的？』行者道：『誰叫你做現今秦檜的師長，後邊秦檜的規模？』登時又叫金爪精鬼，取鋸子過來，縛定秦檜，解成萬片。傍邊吹噓判官，慌忙吹轉。行者又看冊子：

和議已決，秦檜挾金人以自重。

行者又叫『秦檜，你挾金人的時節，有幾百斤重呢？』秦檜道：『我挾金人，却如鐵打

尊夫項羽，力能拔之。

王氏私通兀朮，秦檜之爲此一枚久矣！

泰山一般重。』行者道：『你知泰山幾斤？』秦檜道：『約來有千萬斤。』行者道：『約來的數不確，你自家等等分釐看！』叫五千名銅骨鬼使，擡出一座鐵泰山，壓在秦檜背上。一個時辰，推開看看，只見一枚秦檜，變成泥屑。行者又叫：『吹轉，再勘問他。』看冊子：諸將所向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九月，詔還諸路將軍。

行者便問：『那諸將飛馬還朝的呢？步還朝的呢？』判官稟：『爺，這個自然飛馬回來

的。』行者便叫變動判官，立時把秦檜變作一匹花蛟馬，數百惡鬼，騎的騎，打的打。

半個時辰，行者方叫吹轉原身；又看冊子後邊云：

一日奉十二金牌，令岳飛班師。飛既歸，所得州縣，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兀朮遺檜書，檜以爲然。諫議大夫萬俟卨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諭張俊令劾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初命何鑄鞫之，裳忽自裂，

露出背上『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萬侯高。高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證坐死，時年三十九。

行者便叫『秦檜，岳將軍的事如何？』說聲未罷，只見塔下有一百個秦檜，伏在地上，哀哀痛哭。行者便叫『秦檜，你一個身子也勾了，宋家那得一百個天下？』秦檜道：『爺爺，別的事還好；若說岳爺一件，犯鬼這裏沒有許多皮肉受刑；問來時，沒有許多言語答

此一百個秦檜，實緣行者間，爲害無已，不曾絕得根株，大錯。

應；一百個身子犯鬼還嫌少哩。」行者便分付各衙門判官，各人帶一個秦檜去勸問用刑；登時九十九個秦丞相到處分散。只聽得這邊「岳爺的事不干犯鬼，」那邊「爺爺臺下，饒犯鬼一板，也是好的。」

行者心中快暢，便對案前判使道：「想是這件事情，原沒處說起刑法的了。」曹判使不敢回言，只將手中冊本呈上御覽。行者展開一看，原來是各殿舊案卷。第一張案上寫着：

本殿嚴 秦檜秉青蠅之性，搆赤族之誅；

岳飛存白雪之操，壯黃旗之烈。檜名愚賊，
飛曰精忠。

行者道：『這些通是寬話；「愚」字也說不
倒秦檜！』第二張案：

本殿黎 秦檜搆彌綸，楚騷悱惻。

風吹酸丁，亦死作閻摩王
耶？

行者道：『可笑那秦檜的惡端說不盡，還
有閒工夫去鍊句！正所謂文章之士，難以決
獄。不消看完了。』便展第三張案：

本殿唐 弔岳將軍詩： 誰將三字獄，墮此
萬里城？北望真堪淚，南枝空自榮。國隨身

共盡，相與虜俱生！落日松風起，猶聞劍戟鳴。

行者道：「這個詩兒倒說得斬釘截鐵。」便叫「秦檜，唐爺的詩句上「相與虜俱生」那五個字，也是五字獄了，拿來配你這三字獄何如？我如今也不管你什麼三字獄，也不用唐爺的五字獄，自家有個一字獄。」判官稟：「爲何叫做一字獄？」行者道：「刮！」登時着一百名蓬頭鬼，扛出火灶，鑄起十二面金牌。

簾外擂鼓一通，走出無數青面獠牙鬼，擁

武陵山人云：前文不見「莫須有」三字，未免滲漏。

住秦檜，先刮一個魚鱗樣，一片一片刮來，一齊投入火灶。魚鱗刮畢，行者便叫正簿判官銷第一張金牌。判官銷罷，高聲稟：『爺，召岳將軍第一張金牌銷。』

播鼓一通，左邊跳出赤身惡使，各各持刀來刮秦檜，刮一個冰紋樣。行者又叫正簿判官銷了第二張金牌。判官如命，高聲稟：『爺，召岳將軍第二張金牌銷。』

播鼓一通，東邊又走出十名無目無口血面朱紅鬼，也各持刀來刮，刮一個雪花樣。判官

鬻刀縷切何紛綸！相公相公，真可調和鼎鼐。

銷牌訖，高聲稟：「爺，召岳將軍第三張金牌銷。」

播鼓一通……忽然頭門上，又播起鼓來，一個魚衣小鬼，捧着一大紅帖兒呈上。行者扯開，便看帖上寫着五個字：

宋將軍飛拜。

曹判官見了，登時送上一冊歷代臣子案卷。行者又細覽一遍，把岳飛事實，切記在心頭。

門上又擊鼓，簾外吹起金笳，大吹大擂了

西楚霸王妻，卽岳忠武王
弟子，於意云何？讀者思
之。

纔將膿酒請丞相，又將血
酒請師父；如此請客，真
是閻羅王開飯店也。

半個時辰，一員將軍走到面前。行者慌忙起下
正殿，側着身子，打一拱道：『將軍請。』到
了堦上，又打一深拱。剛剛進得簾內，好行者
納頭便拜，口稱『岳師父，弟子一生有兩個師
父：第一個是祖師，第二個是唐僧；今日得
見師父，是我第三個師父——湊成三教全
身。』岳將軍謙謙不己。行者那裏聽他，一味
是拜。便叫『岳師父，弟子今日有一杯血酒，
替師父開懷。』岳將軍道：『多謝徒弟，只恐
我吃不下。』

行者當時密寫一封書，叫『送書的小鬼！』那裏一班牛頭虎角，齊齊跪上，稟：『爺，有何分付？』行者道：『我要你們上天。』牛頭稟：『爺，我一千沉淪惡鬼，那能勾上天？』行者道：『只是你沒個上天法兒。上天也不是難事。』把片紙頭變作祥雲，將書付與牛頭。忽然想着：前日天門緊閉，不知今日開也不開？便叫『牛頭，你隨着祥雲而走。倘或天門閉上，你逕說帶幽冥文書，送到兜率宮中去的。』行者打發牛頭去了，又叫『岳師父，弟子

是眞語者，實語者，如語者。

繫帶前文。★秦檜案已審結，我知開天門一定開了。

繫帶前書。

上兩句係岳將軍語。
是無等等咒。

原評云：只見回書，妙。

讀者試猜：是真天假天？

歡喜無限，替你續成個偈子。』岳將軍道：『徒弟，我連年馬上，不曾看一句佛書，不會說一句禪話，有何偈子可續？』行道：『師父，且聽我續來：』

有君盡忠，爲臣報國。個個天王，人人是佛。

行者方纔念罷，只見牛頭鬼捧着回書，頭上又頂一紫金葫蘆，突然落在階前。行者便問：『天門開麼？』牛頭稟：『爺，天門大開。』呈上老君回書：

繫帶前書，又願鑿天一筆。

玉帝大樂，爲大聖勸秦檜，字字真，棒棒切也。金葫蘆奉上，單忌金鐵鑽子，望大聖留心。至於鑿天一事，其說甚長，面時再悉。

行者看罷大笑道：『老孫當初在蓮花洞裏，原不該鑽壞了他的寶貝；這個老頭兒，今日反來尖酸我了。』便對岳將軍打一拱道：『師父，你且坐一回，等徒弟備血酒來。』

問秦檜，是孫行者一時極暢快之事，是西遊補一部

極暢快之文。（原評）

莊子天運篇：「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
天門弗開矣。作書之意，似本此。

貳臣傳內人，恐不可見此篇。病禪識。

西遊補第九回

百六十六

第十回

萬鏡臺行者重歸；

葛藟宮悟空自救。

行者接得葫蘆兒在手，便叫判官立在一邊，附耳低言，不知說些甚麼，將葫蘆付與判官。判官便到塔下，跳起空中，叫『秦檜秦檜！』檜時心已死而氣猶存，應了一聲，忽然

大聖仔細！如此神姦，安知其不會變金鐵鑽子？

丞相纔飲了膿血酒，便要還席。寄語世人：閻羅王酒席不可輕擾！

裝入葫蘆裏面。行者看見，叫『拿來拿來！』判官慌忙趨進簾內，把葫蘆遞還行者。行者帖一張『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封皮，封了口子。一時三刻，秦檜化爲膿水。

便叫判官取出金瓜杯，把葫蘆底朝上，倒出血水。行者雙手舉杯，跪進岳將軍道：『請師父吃秦檜的血酒。』岳將軍推開不飲。行者道：『岳師父，你不要差了念頭：那偷宋賊，只該恨他，不該憐憫。』岳將軍道：『我也不是憐憫。』行者道：『既不憐憫他，爲何不吃口

血酒。』岳將軍道：『徒弟，你不曉得那亂臣賊子的血肉，爲人在世，便吃他半口，肚皮兒也要臭一萬年！』

行者見岳師父堅執不飲，就叫一個赤心鬼，賞他吃了。那赤心鬼方纔飲罷，走入殿背後，半個時辰，忽見門前大嚷，一陣門役打起鳴姦鼓，塔下五方五色鬼使，五路各殿判官，個個抖擻精神。行者正要問判官爲着何事，白玉塔前，早已擁過三百個蓬頭鬼，簇住一個青牙，碧眼，赤髮，紅鬚的判官顛頭，稟：『爺

赤心鬼自飲秦檜血漿酒，登時變了面皮，奔到司命紫府，拔出腰間小刀，刺殺他恩主判爺，逕出鬼門關托生去了。』

又做丞相去了！

行者喝退小鬼，岳將軍也便起來。簾外擂鼓一通，奏起細樂，鎗刀喇喇，劍戟森森，五萬名總判磕頭送岳爺爺。行者道：「一起去！」總判應聲各散衙門。又有無數青面紅筋猛鬼，俯伏送岳爺爺。行者道：「一起去！」又有三百名擁正黃牙鬼，各持寶戟稟送岳爺爺。行者便叫黃牙鬼送岳爺爺到府。兩個走到頭門，頭門搖

正了念頭，空中便可立脚，
爲虛空主人張本。

忽斷，妙。

武陵山人云：提清山東地方，在南宋時爲金地。

鼓一通，奏金笳一曲，行者打拱；又跟着岳將軍，走到了鬼門關，擂鼓一通，萬鬼齊聲吶喊。行者打一深拱，送出岳將軍，高叫『師父，有暇再來請教。』又打一拱。

行者送別了岳師父，登時立在空中，脫下平天冠一頂，繞蛟袍一件，鐵不容情履一雙，閻羅天子玉印一方，拋在鬼門關上，竟自走了。

卻說山東地方，有一個飯店。店中有一個主人，頭髮脫，口齒落，不知他幾百歲了，鎮

入脈。

日坐在飯店賣飯。招牌上寫着：『新古人飯店在此，』下面一行細字：『原名新居士。』原來新居士在朦朧世界回來，玉門關閉，不能進古人世界，權住未來世界中，開飯店度日。他是不肯忘本的人，因此改名叫做新古人。

接第七回吃茶來，又爲第十三回作引，極草蛇灰綫之妙。

當日坐店中吃茶，只見孫行者從東邊亂嚷『臊氣臊氣！』一步一跌跑來。新古人便叫『先生請了。』行者道：『你是何人？敢叫先生！』新古人道：『我是古人今人，今人古人：說了出來，一場笑柄！』行者道：『你但

說來，我不笑你。」新古人道：「我便是古人世界中的新居士。」行者聽得，慌忙重新作揖，叫聲「新恩人！若非恩人，我也難出玉門關了。」新古人大驚。行者逕把姓名根由，盡情說了一遍。

新古人笑道：「孫先生，你還要拜我哩！」行者道：「且莫弄口，我有句要緊話問你：爲何這等臊氣？又不是魚腥，又不是羊羶。」新古人道：「要臊到我這裏來，不要臊莫到我這裏來。這裏是韃子隔壁；再走走兒，便要滿身

武陵山人云：南宋之後是

元，故云韃子隔壁。

惹臊。』行者聽罷，心中暗想：『老孫是個毛團；萬一惹些臊氣，恰不弄成個臊猢猻！況且方纔權做閻羅天子，把一名秦檜問得他千零萬碎，想將起來：秦始皇也是秦，秦檜也是秦，不是他子孫，便是他的族分。秦始皇肚裏膨脹，驅山鐸子，也未必肯鬆鬆爽爽拿將出來。若是行個兇險，使個搶法，又恐壞了老孫的名頭。不如問新居士一聲，跳出鏡子罷了。』

醒題。★偏有此閒中映帶。病禪識。

行者便叫『新恩人，你可曉得青青世界，

武陵山人云：一池綠水，
兌爲澤也；兌乃困之外
卦。

醒題。

如今打那裏去？」新古人道：「來路卽是去路。」行者道：「好油禪話兒！我來路便曉得的：只是古人世界，順滾下未來世界，也還容易；若是未來世界，翻滾上古人世界，恰是煩難。」新古人道：「既如此，隨我來，隨我來！」一隻手扯了行者，曳腳便走。走到一池綠水邊，新古人更不打話，把行者鞦韆轆一推，喇嘸一聲，端原跌在萬鏡樓中。

行者周圍一看。又不知打從那一面鏡中跳出；恐怕延擱工夫，誤了師父，轉身便要下

樓。尋了半日，再不見個樓梯。心中焦躁，推開兩扇玻璃窗；玻璃窗外，都是絕妙朱紅冰紋闌干。幸喜得紋兒做得闊大，行者把頭一縮，走將出去。誰知命蹇時乖，闌干也會縛人：明明是箇冰紋闌干，忽然變作幾百條紅線，把行者團團繞住，半些兒也動不得。行者慌了，變作一顆珠子，紅線便是蛛網。行者滾不出時，又登時變作一把青鋒劍，紅線便是劍匣。行者無奈，仍現原身，只得叫聲『師父，你在那裏？怎知你徒弟遭這等苦楚！』說罷，淚如泉湧。

尋出源頭來了。
去妄存真。在此一哭。

書生出身，糾纏故紙，顛倒經文，迷惑後學，是廷對秀才變相。

武陵山人云：『葛藟宮屬上六，困之至極，故謂之『困之困』。』

忽然眼前一亮，空中現出一個老人，對行者作揖，便問『大聖爲何在此？』行者哀告原由。老人道：『你却不知此處是個青青世界小月王宮裏。他原是書生出身，做了國王，便鎮日作風華事業：造起十三宮，配着十三經；這裏是六十四卦宮。你一時昏亂，當當走入困之困「葛藟宮」中，所以被他纏住。我替你解下紅線，放你去尋師父。』行者含淚道：『若得翁長如此，感謝不盡。』老人即時用手一根一根扯斷紅線，行者方纔得脫；便唱個大喏，問

『翁長姓甚名誰？我見佛祖的時節，也要替你注個大功勞。』

老人道：『大聖，吾叫做孫悟空！』行者道：『我也叫做孫悟空，你又叫做孫悟空，一個功勞簿上，如何却有兩個孫悟空？你且說平日做些甚麼勾當來，等我記些事實罷了。』

老人道：『若問我的勾當，也怕殺人哩！五百年前要奪天宮坐坐；玉帝封我弼馬溫做做；齊天大聖是我；五行山下苦一苦；苦一苦，苦得一個唐僧來，從正果；西天路上有災危，偶在

繫帶前誓。

青青世界躲。『行者大怒，便道：『你這六耳獼猴潑賊！又來耍我麼？看棒！』耳中取出金箍棒，望前打下。

老人拂袖而走，喝一聲道：『正叫做：自家人救自家人，可惜你以不真爲真，真爲不真！』突然一道金光，飛入眼中，老人模樣，卽時不見。行者方纔醒悟：是自己真神出現；慌忙又唱一個大啞，拜謝自家。

醒出宗旨。

救心之心，心外心也；心外有心，正是妄心，如何

救得真心？蓋行者迷感情魔，心已妄矣，真心却自明白。救妄心者，正是真心。（原評）

心一而已，有真無妄；妄心非心，心之魔也。妄深魔深，無待外救。救真心者，卽真心也。真心所救，是真非妄。若彼妄心，豈足救乎？★辦才無礙的真慧業文人。病禪識。

行者變長變短，幾忘却本來面目，是認賊作子也；遇老人相救而指爲六耳獼猴，是反主爲客也。金光入眼，覺性頓開，始恍然大悟：是一非二。道岐於二，通於一。一則誠；誠則去妄歸真；此之謂道樞。

山東地方一段，大聲疾呼，不止漏洩春光矣。病禪識。

第十一回

節卦宮門看賬目；

愁峯頂上抖毫毛。

此回獨提卦何也？內悅外險，上互得蹇，蹇，難也；下互得歸妹，歸妹，女之終也；中互得頤，頤，

行者拜謝已畢，跳下樓來，又走到一個門前。門額上有個石板，刊着『節卦宮』三個大字。門楹上卦一條紫金繩，懸着一個碧玉雕成的節卦。兩扇門：一扇上畫水紋，一扇上畫河

養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而塞難卽在其中。作者蓋深明畫卦之宗旨。★武陵山人云：困與節是兩象易。

又作頓節。

漸有主意了。

澤；兩傍又有一對雲浪箋春聯，其詞云：

不出門，不出戶，險地險天；

爲少女，爲口舌，節甘節苦。

行者看罷，便要進去，忽頓住了腳，想想道：『青青世界，有這等縛人紅線，不可胡行亂走。等我門前門後看看，打聽個消息，尋出老和尚罷了。』轉過牆門東首，有一斜牆上貼着一張紙頭，上面寫着：

節卦宮木匠，石匠，雜匠工錢總賬：

節卦正宮房子大小六十四間。木匠銀萬六

原評云：提法絕妙，妙在不說出唐僧。又云：此處先提翠繩娘。

千兩。石匠銀萬八千零一兩。雜匠銀五萬四千零六十兩七錢正。

節之乾宮六十四間。前日小月王一個結義兄弟，三四十歲，還不上頭，還不做親。小月王替他討一個妻子，叫做翠繩孃，就在第三宮中做親。結親剛剛一夜，忽然相罵起來。小月王大怒，叫我進去重責五十板。此是衆匠害我，今除衆匠價銀各六倍，替我消悶。木匠只該五萬兩。石匠只該四兩萬。雜匠只該二十萬兩正。

武陵山人云：乾坤交而爲泰否，故其次如此。

節之坤宮六十四間。木匠石匠雜匠如前。

節之泰宮，白鶴屋四百六間。小月王獨讚芟

荷小舍，增衆匠價銀，每人增五百兩。

今該木匠銀七百萬兩。石匠銀六百六十

四兩。雜匠銀二百萬八千兩正。

節之否宮，小月王臥室一萬五千間穿青屋。

小月王要增一個鏡樓，只爲近日又增出幾

個世界：頭風世界，分出一個小世界，叫

做時文世界；菁萊世界中，分出一個紅

粧世界；蓮花世界中，分出一個焚書世

原評云：出萬鏡樓絕妙。

界；其餘新分出的小世界，又不可勝記，——困之困萬鏡樓中，藏不下了，只得又在這裏再造一所第二萬鏡樓臺。明日各匠進去起造，皆要用心，不宜唐突，自取罪戾。先還舊價：木匠五百萬五千兩。石匠四千萬兩。雜匠一百八十萬兩八錢五分一厘正。

行者看得眼倦，後邊還有六十宮，只用一個懷素看法，一覽而盡了。

當時行者看罷，心中害怕道：『我老孫

大鬧天宮手段亦慌了。★
上文敘述，只是糶糊約略，
此却從行者口中點清；文
家虛實相生法。

天宮也見，蓬島也見，這樣六十四卦宮，却不曾見。六十四卦猶以爲少，每卦之中，又有六十四卦宮；六十四個六十四卦，猶以爲少，每一卦之中，又有六十四卦。此等所在，又不是

一處：除了這裏，還有十二個哩。真是眼中難遇，夢裏奇逢。』

登時使個計較，身下拔一把毫毛，放在口中，嚼得粉碎，叫『變！』變做無數孫行者，團團立轉。行者分付毫毛行者，逢着好看處，但定腳看看，卽時回報，不許停留。一班毫毛

上回末，去妄存真，歸於一矣。一則誠，誠則神，神則可以變矣。以應萬境，而一仍不動，庶幾不爲增累乎。

此云飲酒，後文却是茶席，筆筆生動。

行者，跳的跳，舞的舞，逕往東西南北走了。

行者方纔打發毫毛，自身閑步，忽然步到一個峯頂，叫做愁峯頂；抬頭見一小童子，手中拿着一封書，一頭走，一頭嚷道：『啐！吾家作頭好笑，天大家裏事，與你一人什麼相干，多生疑惑？又拿什麼書札到王四老官處去！別日的小可，今日下晝陳先生在我飲虹臺上搬戲飲酒，爲你這樣細事，要我戲文也不看得！』

行者聽得師父在飲虹臺上，便轉身尋去。

漸有主意了。

又想一想道：『萬一東走西走，走錯路頭，不如上前問那童兒一聲。』便叫『小官人！』誰想那小童兒走走話話，他不曾抬頭看見行者；忽然見了行者，七竅流紅，驚仆不醒。行者笑道：『乖乖，你會做假人命哩！且看他手中是何書札。』急取出來，拆開看時，只見兩張黃粗紙，上寫：

管十三宮總作頭沈敬南，奉字

王四老官臺下知悉：不肖承

臺下青目，提拔做其作頭，不曾曉得賊頭

賊腦，累

臺下抱悶。況且不肖名頭，也要修潔者也，故數年動作而盡，然乎？昨日愈作頭，忽然見不肖言之。他說：六十四卦宮，三百篇宮，十八章宮，闕了物件，共計百餘。

小月王殿下大怒，明日要差

王四老官去逐宮查點。不肖想

臺下有片慈心者也。雖不囑也，必然照顧耳。猶恐此心不白，蒙冤百年。若得

此札與秀才廷對文，並垂不朽。

臺下善其始終，則感佩而終身者哉。

眷侍教門生十三宮總作頭沈敬南百拜

王四老官老爹老先生大人。

卽案元。★王四老官，想是時文世界中人了！

行者一心要尋師父，看罷之時，抖抖身

子，喚轉毫毛。一個毫毛行者在山坡下，飛趨

上山，叫『大聖大聖！跑在這裏，要我尋了

半日！』行者道：『你見些甚麼來？』毫毛行

者道：『我走到一個洞天，見隻白鹿……』說

話時，又有兩個毫毛行者，揪頭髮，扯耳朵，

打上山來；對了行者，一齊跪下。這個毫毛行

毫毛，卽大聖也。大聖之毫毛，亦呼大聖爲大聖，讀者思之。

不了，妙。

天花亂墜，好看殺人。★各宮光景不能盡寫，又不能不寫，却借毫毛行者口中說，迷離恍惚，化實爲虛，亦是文家偷巧法。

詩意與首回唐僧牡丹偈相映。

暗伏虛空主人。

者，又道那個毫毛行者多吃了一顆碧桃；那個毫毛行者，又道這個毫毛行者多攀了一枝梅子。行者大喝一聲，三個毫毛者一同跳上身來。

歇歇又有一班毫毛行者，從東北方來；也有說好看；也有說不好看；也有說見一壁上寫着兩行字云：『意隨流水行，却向青山住。因見落花空，方悟春歸去；』也有說一枝繡球樹，每片葉上立一仙人，手執漁板，高聲獨唱，唱道：『還我無物我，還我無我物。虛空作主人，物我皆爲客。』一個毫毛行者說，一

伏下。

洞天中，雲色多是迴紋錦；一個毫毛行者說，一高臺都是沉水香造成；一個毫毛行者說，一個古莫洞天，閉門不納；一個毫毛行者說，綠竹洞天，黑洞洞怕走進去。行者無心去聽，把身一扭，百千萬個毫毛行者，丁東響一齊跳上身來。

行者拽脚便走，聽得身上毫毛，叫『大聖不要走！我們還有個朋友未來。』行者方纔立定，只見西南上一個毫毛行者，沉醉上山。行者問他：『到那裏去來？』毫毛行者道：

妙。

又映羅刹女案。

『我走到一個樓邊；樓中一個女子，年方二八，面似桃花；見我在他窗外，一把扯進窗裏，並肩坐了，灌得我爛醉如泥。』行者大惱，捏了拳頭，望着毫毛行者亂打亂罵道：『你這狗才！略略放你走動，便去纏住情妖麼？』那毫毛行者哀哀啼哭，也只得跳上身來。當時行者收盡毫毛，走下愁峰。

以一化萬，是萬卽一。一亦空也，故曰物我皆空。

收放心一部大主意，却露在此處。（原評）

附錄補第十一回

百九十四

第十二回

關雎殿唐僧墮淚；

撥琵琶季女彈詞。

行者拽起腳，走到一座樓臺；明明是個飲
虹臺，却不見個師父，越發心中焦急。

忽然回轉頭來，只見面前一帶綠水，中間
有一水殿；殿中坐着兩個戴方巾的人。行者有

些疑惑。慌忙跳在近樓的山上，伏在一個山凹裏，仔細觀看。見殿上有四個青花繡字：

關雎水殿。

真是錦牆列績，繡地成文；桂棟蘭粉，梅梁蕙閣。殿圍都是珊瑚錯落闌干；日久年深，早有碧藍水草結成蟲篆。殿中兩個人兒：一個戴九花太華巾，一個戴時式洞庭巾。那戴九華巾的面白唇紅，清眉皓齒，宛是唐僧模樣，只是多了一頂巾。

原評云：到此纔見唐僧，又不是真的，大聖師父請人參。

意卽略點三百斛宮中景物。病禪識。

行者又驚又喜，暗想：『那九華巾的分明

又作頓節。

句中有眼。

是師父，爲何戴了巾？」看看小月王，又不像個妖精。疑來疑去，心中如結。正要現本身拖着師父走罷，又想師父萬一心邪，走到西方，亦無用處。仍舊伏在山凹，定睛再看，一心只要辨出師父邪正。

只見下面洞庭巾的便對唐僧道：「晚霞頗妙，陳先生起來閑步啞。」那戴九華巾的唐僧道：「小月王先請。」他兩個携了手，走上一個欲滴閣上。閣上有幾張單條，都是些名人書畫。傍邊又有一幅小箋，題着幾個綠字：

青山抱頸，白澗穿心。玉人何處？空天白雲。

兩個閑走片時，聽得竹林裏面隱隱有聲，戴巾的唐僧，便倚斜闌而聽。當時一陣松風吹來字句，他唱道：

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人在玉墜金鈎帳？幾個瀟湘夜雨舟？

姐兒半夜裏打被頭，爲何郎去你哂勿留留？若是明夜三更郎勿見，剪碎鴛鴦浪錦裘！

唐僧聽罷，點頭墮淚。小月王道：「陳先

十二三四回淒涼悲慨，跟十一回愁峯二字來。

自然室本。★原評云：一種淒涼婉戀之氣，形於楮墨。總之丈夫方破情根，便入悲愁兩字去。

送冤文一段，因淒涼而染
情根；勘破情根，復入淒
涼境地；再一勘破，方能
真個跳出。★與末回『住
句中，有眼了。』針鋒相
對。★聽彈詞，正與項羽
說平話相對。

生想是你離鄉久了，聞得這等聲音，便生悲切。且去插青天樓上聽彈詞去。」

兩個又話一番，走下欲滴閣來，忽然不見。你道爲何不見了？原來插青天樓與關雎水殿還差一千間房子，一望看去，都是抽芳繞霽，接翠分衢；垂柳萬根，高桐百尺。他兩個曲曲折折兒在裏邊走，行者在對面山凹，那得看見？

歇了一個時辰，忽然見一座高樓上，依然九華巾唐僧，洞庭巾小月王，兩把交椅，相對

寫得恍惚。

又爲下回吃茶作影子。

坐着。面前排一柄碧絲壺，盛一茶壺，兩隻漢式方茶鐘。低磴上又坐着三個無目女郎：一個叫做隔牆花，一個叫做摸檀郎，一個叫做背轉娉婷；雖然都是盲子，倒有十二分姿色：白玉酥胸，穩貼琵琶一面。

小月王便叫『隔牆花，你會唱幾部古書？』隔牆花道：『王爺，往者苦多，來者苦少。古書極多，只憑陳相公要唱那一本。』小月王道：『陳相公也極托執。你且說來。』隔牆花道：『舊古事不消說，只說新的罷：有「玉堂

原評：正是夢中說夢，行者還未醒。

暖話，「則天怨書，」「西遊談。」小月王道：「西遊談」新，便是他，便是他。」女郎答應，彈動琵琶，高聲和調：

詩曰：

莫酌笙歌掩畫堂，暮年初信夢中長。
如今暗與心相約，靜對高齋一炷香。

隔牆花又彈二十七聲淒楚楚琵琶調，悠揚遠唱，
唱道：

彈詞音節悲涼，一派淒風苦雨。

天皇那日開星斗，九辰五部立乾坤。
彈日尋雲前代蹟，魚雲珠雨百般形。

無懷氏銀竹多奇節，
葛天王瑞葉盡香凝。

龍蛇心畫傳青板，
鳥鬼花書掛玉箏。

山文石字俱休話，
路叟嵩封且慢論。

玉沉西海團華錦，
寶路庭中賞正臣。

許由天子逃龍袞，
奉送山河虞舜君。

十有四年鐘石變，
洞庭長者掌人民。

桑林曾有成湯拜，
鹿臺珠袖淚繽紛。

雨旗風鉞開清界，
鈎陳壘上武周存。

春秋欲弔吳王石，
戰國悲哀磨笄人。

燕邦壯士衣冠白，
太子雄心天上紅。

點點筑聲徵羽換，
易水飛雲雲萬層。
圖秦不就六國死，
去秦稱皇刻碣文。
誰聞三世秦皇帝，
人魚燭盡海東昏。
佳人駿馬歌詩慘，
拔山纔罷哭秋風。
有心四皓空山坐，
無累張郎伴赤松。
真人雲氣三千丈，
五岳齊呼一萬春。
草黃木落先天數，
董劍曹刀斬卯金。
傅粉君王傳六代，
綵霜玉露織冰文。
九六運窮天子死，
逼出明明唐太宗。
家庭事黑人難探，
莫學詩人諷脊令。

以上正爲古人世界作一總序，非泛設也。第二回云：「前代做天子的也多」，已爲此文伏案。

只爲昔年烽警日，三月桃花照玉驄。
馬前滿月臨弓影，天上連星入劍虹。
赤老無心悲玉石，螭師不管痛湘魂。
一夜沙風冤鬼葬，山谷年年獻淚紋。
聲聲只怨唐天子，那管你梅花上苑新。
話說唐天子坐朝方退，便飲酒賞花；忽然睡着，夢見一個龍王，叫聲『天子，救我性命，救我性命！』

又弄一種泣月琵琶調，續唱文詞：

宮中天子懸河動，傳出金牌告衆臣。

急召斬龍天使者，
白黑將軍兩用心。
王言如綽今顛倒，
蝴蝶飛騰殺老龍。
龍王那肯無頭過，
明月銀宮鬧殿門。
來朝懶駕龍駒出，
宮中聖主拜醫生。
鬼來五日天王法，
九地森森對古人。
作弊陰宮如日月，
玉鸞重響太微明。
死生反覆唐皇帝，
回頭山川昔日同。
天王也唱悲哉句，
百年世上似浮蟲。
井下幽人何日度，
便請那玄奘和尚陳。
金鐘玉磬呼迷溺，
墨袖緇旗咒往生。

大士現身來說法，
故造西方趕聖僧。
中國界前僧走馬，
虎屋傷悲天鑄人。
雙叉嶺頂翻梵典，
五行山底納門生。
石澗黃龍吞紫鹿，
香林白壁變紅憐。
風吹火眸西路杳，
靈吉飛來百難空。
智猴占得睽爻上，
負豕一塗拜老僧。
流沙日暮嘶千里，
雜識同歸淨悟中。
豚魚終是池中物，
慢把清箏代曉鐘。
人參樹拔哀猿叫，
白骨夫人立茂林。
金公別去僧成虎，
恰好牛哀第二人。

原評云：一部西遊和盤託出，真是煉石補天手。當頭一棒，與首回唐僧云「不知何日得見如來」相應。

妙。

蓮花玉洞懸長夜，
素鹿山前揖壽星。

唐僧翻舞狂風裏，
御弟沉淪黑水中。

道釋不須頻鬪擊，
敗血玄黃一樣空。

金金不尅心神旺，
水水相逢長老窮。

兩個心兒天地暗，
一雙猴聖騙觀音。

芭蕉殺盡山坡火，
綠楊解馬去行行。

萬鏡樓中遲日夜，
不知那一日見天尊。

隔牆花唱罷，眠倒琵琶，長嘆一聲，飄然自

遠。

却說行者在山凹邊，聽得萬鏡樓三字，心

中疑惑：暗想『萬鏡樓中，是我昨日的事，他却爲何便曉得？』無明火發，怒氣重重，一心只要打殺小月王，見個明白。

項羽講平話，是平話中之平話，此又是平話中之彈詞。

（原評）

第十三回

綠竹洞相逢古老；

蘆花畔細訪秦皇。

行者在山凹邊聽得萬鏡樓三字，心頭火發，耳中拔出棒來，跳在樓上亂打，打着一個空；又打上去，仍舊打空。他當時便罵『小月王！你是那國國王？敢騙我師父在這裏！』那

此是微旨。

小月王也似不聞，言笑如故。行者又罵『盲丫頭！臭婆娘！你爲何伴着有頭髮的和尙，在此唱曲哩？』三個彈詞女子，都似不聞。又叫『師父，走路！』唐僧也不聽得。行者大怪道：『老孫做夢啞！還是青青世界中人，都是無眼無耳無舌的呢？好笑好笑。等我再看師父邪正，便放出大鬧天宮手段。如今不可造次。』依舊藏了金箍棒，跳在對面山上，睜眼而看。

只見唐僧一味是哭。小月王道：『陳先

原評：應結鑿天，真是一絲不漏。

生，不要只管淒楚。我且問你：鑿天之事如何？若決意不去了，等我打發踏空兒，叫他回去罷。』唐僧道：『昨日未決，今日已決：決意不去了。』小月王大喜：一面令人傳旨，叫踏空兒不必鑿天；一面叫女子弟粧束搬戲。

原評：了案起案法。

女子弟們一齊跪上，稟：『王爺，今日搬不得戲。』小月王道：『歷上只有宜祭祀，不宜祭祀；宜栽種，不宜栽種；宜入學，不宜入學；宜冠帶，不宜冠帶；宜出行，不宜出行；不會見不宜做戲。』子弟又稟：『王爺，不

是不宜，却是不可。陳先生萬種愁思，千般悲結，做了傳神戲，又要惹哭。『小月王道：『怎麼處呢？搬今戲，不要搬古戲罷。』女子弟道：『這個不難。若搬古戲，還要去搬；若搬今戲，不搬便是。』小月王道：『亂話！今日替陳先生賀喜，大開茶席，豈有不搬戲之理？隨你們的意思做幾齣，倒有些妙處。』女子弟應聲而退。傍邊兩個女侍兒又換茶來。

眼上文。

當時唐僧坐定，後房一陣鑼鼓，一陣畫角，一陣吶喊。只聽得臺上鬧吵吵說：『今日如畫。

暗接高唐鏡來。

妙。纔審了秦丞相，又要做孫丞相，無心相映，妙。

做「高唐烟雨夢」一本傳奇，先做「孫丞相」五齣，好看好看。」

行者俯伏在山凹裏聽得明白，想一想道：「有個「孫丞相，」又有個「高唐夢，」想是一個一個通要做完，纔散席動身哩。等我往那邊尋口茶吃，再來看我家老和尚便好。」

原評云：行者不見戲，故妙；若竟搬一齣，便無味了。

忽然耳朵背後有些足音。回頭看看，只見一個道童，年可十三四，高叫「小長老，小長老，我來陪你看戲。」行者笑道：「乖乖，曉得老子在此，就來相尋哩。」道童道：「你不

要耍我，我家主人勿是好惹的。』者行道：『你的主人叫做什麼名字？』道童道：『是好賓客，喜游觀，綠竹洞主人。』行者笑道：『妙妙！茶解戶一定要他當了。小官人，權替我在此坐一回。一來看戲，二來看他散席不散席。等我走到貴主人處，取些救火資糧。若是他們散了，煩勞小官人即刻進來話一聲。』道童笑吟吟道：『這個不難。洞裏又無阻隔，你自進去，等我住在這裏。』

應別文。

行者大喜，便看著烏洞洞那個所在，亂跳

茶夢中又參茶禪，妙！

此已離古人世界矣。然晚
郊太昆，猶泥迹象，高唐
夢之所以未醒也。

亂走；跳到一光明石洞，當面撞著一個老翁。

老翁道：『長老何來？裏邊請茶。』行者道：

『若是無茶，我也不來。』老翁笑道：『茶也未
必，長老自去。』行者道：『若是無茶，我也
不去。』兩個竟像相知，一頭笑，一頭走。走
過一張石梯，忽見臨水洞天。行者道：『到了
宅上哩。』老翁道：『還未；這裏叫做做古晚
郊園。』

行者定睛觀看，果然好個去處。只見左邊
一帶郊野，有幾塊隨意石，有十來枝亂蘆葉，

此段一片清涼世界，是勘破情根，夢魂將醒之候。○然不經前路之淒風苦雨，○安能至此清涼地位。○★唐王隆武都福州也。○蓋借用望長安西笑意。○病禪識。

此似江州遇難後景象矣。○病禪識。

擁着一間草屋；門前一枝大紫栢，數枝纏煙楓，橫橫豎豎，織成風雨山林。林邊露出一半竹籬，籬邊斜種三兩種草花。一個中年人，拄着綠錢杖，在水灘閑步。忽然坐下，把手捧起清水漱齒；不止漱了半個時辰，立起身來望東南角上，怡然獨笑。行者見他這等笑，也望東南看看，並不見高樓翠閣，並不見險壁奇巒，惟有如雲如靄，如有如無，兩點山色而已。

行者一心想着吃茶，那得有山水之情，同了老翁望前竟走。忽然又到一個洞天。老翁

昆池，似又指永歷，其結局在滇迤也。病禪識。

道：『這裏也不是舍下，叫做擬古大昆池。』只見四面一百座翠圍峯，有仰面如看天者，亦有俯如飲水者，有如奔者，亦有如眠者，有如嘯作聲者，亦有對面如儒者坐，有如飛者，有如鬼神鼓舞者，亦有如牛，如馬，如羊。行者笑道：『石人石馬都已鑿完，還不立墓碑，想是沒人做銘哩。』老翁道：『小長老不消弄口，你且看看水。』行者果然低着頭仔細觀看。只見水中又有一百座倒插翠圍峯；水面縐紋，盡是山林圖畫。行者正得意時，忽有一根兩根蘆

葦裏，趲出幾隻漁船，船頭上多坐着蓬頭垢面老子，不知唱些甚麼——又不是『漁家樂』，又不是『採蓮歌』——他唱道：

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客官要問朦朧世界何處去，——推去，略略扳扳來望南搖，搖又推，推又扳。

行者聽得朦朧世界四個字，便問老翁道：

『這朦朧世界在那裏？』老翁道：『你要尋那一個哩？』行者道：『我有做親秦始皇，如今搬在

朦朧世界，要會他一句說話。』老翁道：『你

忽然現出朦朧世界，奇妙不可測。

始皇似指孫可望，故云敵觀；且孫亦曾封秦王也。病禪識。入脈。

妙。

要去，便渡過去。只一帶青山，多是他後門哩。」行者道：「若是這等大世界，我去沒處尋他，不去了。」老翁道：「我也是秦始皇的故人。你若怕去，有話竟說與我。我明日相見便講。」行者道：「我又有一個敝親，叫做唐天子，要借敝親秦始皇的驅山鐸一用。」老翁道：「啊吓啊吓，剛剛昨日借去。」行者道：「借與那個？」老翁道：「借與漢高祖了。」行者笑道：「你這樣老人，還學少年謊哩。漢高祖替秦始皇鐵死冤家，爲何肯借與他？」老翁

高祖似指李定國，不忍以成敗論也。病禪識。

與項王一段，似相應，似

不相應，正在有意無意間。

了。驢山鐸一案。★自第三回至此，皆緣驢山鐸三字生出。到底却不曾入瞳，不世界，不會見秦始皇，不會借驢山鐸。若一估實，便是拙筆。

道：『小長老，你還不知那秦漢當時的意氣，如今消釋。』行者道：『既是這等，但見秦始皇替我說話。再過兩日，等漢高祖用完，我來借罷。』老翁道：『如此却妙。』

行者話了一陣，一發口乾起來，亂嚷『茶吃茶吃！』老翁笑道：『小長老是始皇令親，我老人家是始皇故人，總是一家骨肉。要茶就茶，要飯就飯，請進舍下去。』兩個又走過翠圍峯，尋條別徑，竟到綠竹洞天。但見青苔遍地，管筍危天，當中有四間紫竹屋。慌忙走進

纔見綠竹洞天。

算天池數命，既遵古法，
止用年月日，則止有六
字。此云八字，蓋仍稱俗。
病禪識。

裏面，原來正梁是湘妃竹，棟柱是泥青竹；兩扇板門是風人竹，織成竹絲板；擺一隻方竹床，帳子也是竹衣紙的。老翁走到後堂，取出兩碗蘭花玉茗茶。行者接在手中，吃了幾口，方纔渴定。

老翁便擺過一隻油竹几，四把翠皮竹椅。兩個對坐了，老翁就問行者的八字。行者笑道：『我替你不過偶爾相逢，不結兄弟，又不合婚姻，要我八字怎的？』老翁道：『我算天池數命，無有不準。小長老既是我敵故人秦始皇

原評云：算命一段，是結上半截；起下半截，西遊補一關目處。

的令親，我要替小長老算命，看後邊有些好處，也是吾故人一臂之力。」

行者仰了面想想，便答道：「我八字絕妙。」老翁道：「算還不曾算，先曉得好哩！」行者道：「我平日專好求人算命。前年有一青衣算者算我的命，剛剛話得八字，那算者大大失驚，立起對我唱個大啫，連聲「失敬失敬！」叫我「小官人，你這八字，替齊天大聖的八字，一線不差的。」我想將起來：齊天大聖曾在天宮發惱，顯個大威靈，如今又成佛快了。」

我八字若替他一樣，那得不好？」老翁便道：「齊天大聖是甲子正月初一日生的。」行者道：「便是，我也是甲子正月初一日生的。」老翁笑道：「人言道：『相好命好，命好相好，』果然說得不差。不要說你的八字，便是模樣，也是獼猴臉。」行者道：「難道齊天大聖，也是一個獼猴精哩？」老翁笑道：「你是個假齊天大聖，是個獼猴臉；若是真齊天大聖，直到一個獼猴精！」行者低頭笑笑，便叫老翁快些推命。」

妙。

原來孫行者石匠生來，不曾曉得自家八字，唯有上宮玉笈，注他生日，流傳於深山秘谷之中。當時用個騙法，一哄哄出。老翁那知是行者空中結構，便替他講起命來，道：『小長老，你不要怪我，我不會當面奉承。』行者陪笑道：『不當面奉承更好。』老翁便道：『你是太簇立命，林鐘爲仇，黃鐘爲恩，姑洗爲忌，南呂爲難。今月是個羽月，正犯難星，該有橫事閑氣。一千還有變宮星到命，變宮是個月主。經云：「逢着變宮奇遇到，佳人才子

黃鐘一均，以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以正月生，又甲祿在寅，故曰太簇立命；徵火尅商金，故曰林鐘爲仇；宮土生之，故黃鐘爲

恩；商金尅角木，故曰姑洗爲忌；羽水泄金，故曰南呂爲難。

一是羅刹女，一是項王！

層層應結，却又埋伏下文，無一懈筆。

兩相逢。」論起小長老既然出家，不該說起夫妻之事；論起命來，又該合婚。「行者道：『過些乾婚，當得數麼？』老翁道：『總是婚姻，不論乾濕。却是你命裏，又逢着姑洗角星，是個忌星；忽然又有南呂羽星到命，又是難星。』經云：『忌難並逢名惡海，石人石馬也難當。』論起這個來，又該有添人進口之慶，有親人離別之悲。」行者便問：『添一個師父，別一個師父，當得數麼？』老翁道：『出家人也替得過了。只是今日過去，後邊還有奇處。明日便

商爲金，角爲木，金尅木，故云殺人，金爲西方肅殺之氣，木爲東方青世界也。

太簇辰屬木，而商音爲金，變徵爲火，火尅金，而木質生火，金又尅木，故云難中有恩，恩中有難。

進商角星，却該殺人。『行者暗想殺人小事，一發不怕。老翁又道：『三日後進一變徵星。經云：『變徵別號光明宿，困蒙老子也清靈，』却是難中有恩，恩中有難。又有日月水土四大變星臨命，又恐小長老要死一場纔活哩。』行者笑道：『生死甚沒正經：要死便死幾年，要活便活幾年。』』

兩個講得正酣，只見道童急急奔來，叫『小長老，戲文將散了，高唐夢已醒了，快走快走！』行者慌別老翁，謝了道童，依着舊路當頭一棒。

行者不看戲，妙矣；到此偏要他看一看，更妙。

武陵山人云：此本「邯鄲夢」結尾，止改盧生爲顯愚。

不看戲人，聽着戲人說

而走。走到山凹裏，一心看着樓上，只聽得人說：高唐夢還有一段曲子未完。行者聽得，又睜眼看戲，只見臺上扮出一道人，五個諸仙模樣，聽他口中唱道：

度却顯愚這一人，把人情世故都談盡；則要你世上人，夢回時，心自忖。

行者看罷，又見臺上人闢說：『「南柯夢」倒不濟，只有「孫丞相」做得好。原來孫丞相就是孫悟空。你看他的夫人這等標致，五個兒子這等風華。當初也是個和尚出身，後來好結

局！好結局！

戲，妙。聽人說看戲人卽是戲中人，更妙。★顧上一段，妙在有意無意間。★小和尚竟有家有室了，暗與第二回相應。

秦始皇一案，到此纔是結穴；文章呼吸，奇幻至此。（原評）

唐滅而桂興；瞿何諸公殉國後，成敗之機，全筭于孫李二人之手。苟能消釋意氣，同濟時艱，半壁西南，尚可自立。迨孫敗而李亦孤，桂滅而吳益盛，泣血孤臣，至此乃無餘望。天命已去，大夢乃醒。以永歷入緬甸以後事與仿古昆池一段參看，點點皆血淚痕也。董爲黃弟子；黃固致命遂志於唐王者。書以正筆寫唐，以餘墨寫桂。張蒼水仕魯而不背唐，鄭賜姓仕唐而終奉

桂。凡屬天潢，皆吾君也。純臣志節，異地同符。此數行中，如泣如訴矣。

命書最古者，始於唐之李虛中。据昌黎文集爲李撰墓誌，稱其「最深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互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云云。迨宋徐子平注珞瑜賦，始以年月日時八字推衍吉凶。劉玉已癡編稱『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陳搏等俱隱華山。』又稱『今之推子平者，爲宋末徐彥昇，非五代之子平』云云，則宋之子平法已用時，其不用時者，乃唐之李虛中法也。總釋謂子平古法不用時，似小誤。天池數以律呂旋相爲宮法論命，實未審其本，當再考。

徐民紀年載「黃忠端爲洪所拘擊，左右進茗云：「請相公用清茶一杯」，忠端遽碎之。」書中大開茶席云云，頗相映射。以上三則病禪識。

第十四回

唐相公應詔出兵；

翠繩孃池邊碎玉。

菩提無樹，明鏡非臺。

行着在山凹裏，聽得明白，道：『老孫自石匣生來，是個獨獨光光，完完全全的身子，幾曾有匹配夫人？幾曾有五個兒子？決是小月王一心歡喜師父，留他不住，恐怕師父想我，

只得冤枉老孫，編成戲本，說我做了高官，做了丈夫，做了老尊，要師父回心轉意，斷絕西方之想。我也未可造次，再看他光景如何。」

忽見唐僧道：「戲倒不要看了，請翠繩娘來。」登時有個侍兒，又擺着一把飛雲玉茶壺，一隻瀟湘圖茶盞。頃刻之間，翠娘到來，果是媚絕千年，香飄十里，一個奇美人。

不脫茶字。
原評云：翠繩娘到此始見，一見便死，何也？翠繩不死，心猿不醒。

行者在山凹暗想：「世間說標致多比觀音

菩薩。老孫見觀音菩薩，雖不多，也有十念次了。這等看起來，還要做他徒弟哩。且看師父

危哉大聖，幾又入魔！

又添出八戒沙僧，總寫得
迷離恍惚。

順帶六十四卦宮。★小畜
者，以老陽遇長女，內健
而外入也。巽屬木，木色
青，故曰翠；巽爲繩直，
故曰繩。

見他怎麼樣？」

翠娘方纔坐定，只見八戒沙僧，跟在後邊。唐僧怒道：「豬悟能！昨夜在小畜宮中窺探，驚我愛姬，我已逐你去了，爲何還在這裏？」八戒道：「古人云：『大氣不隔夜』，陳相公饒我這一次。」唐僧道：「你若不走，等我寫張離書打發你去！」沙僧道：「陳相公要趕我們去，我們便去。丈夫離妻子，要寫離書；師父離徒弟，不消寫得離書。」八戒道：「這個不妨。如今師徒做夫婦的多哩！但不知

游戲語，却骨節通靈。

縈帶前書。

縈帶上文。

縈帶上文，句中有眼。

妙。

原評云：離八戒何也？曰，情魔之動，由於妄想，豬八戒正是放根。

陳相公叫我兩人往那裏去？」唐僧道：「你往妻子處去；悟淨自往流沙。」沙僧道：「我不去流沙河住了。我到花果山做假行者去。」唐僧道：「悟空做了丞相，如今在那一處？」沙僧道：「如今又不做丞相了，另從一個師父，原到西方。」唐僧道：「既如此，你兩個路上決然撞着他；千萬極力阻當，叫他千萬不要到青青世界來纏擾。」即便討取筆硯，磨濃了墨，鋪開了紙，寫起離書：

悟能，吾賊也。賊而留之，吾窩也。吾不窩

賊，賊無宅；賊不戀吾，吾自潔。吾賊合而相成，吾賊離而各得。悟能，吾無愛于汝，汝速去！

八戒大慟，收了離書。唐僧又寫：

寫離書者，小月王之愛弟陳玄奘也。沙和尚妖精，容貌沉深，雜識未斷，非吾徒也。今日逐也，不及黃泉不見也！離書見證者，小月王也；又一人者，翠繩娘也。

沙僧大慟，接得離書，兩個一同下樓，竟自去了。

唐僧毫不介意，對小月王笑道：『小弟遭累也！』便問翠娘：『朝來何事？』翠娘道：『情思不快，做得一首「烏棲曲」，願爲君歌之。』當時便歛袖攢眉，歌聲宛轉；歌曰：

月華二八星三五，丁丁漏水鼕鼕鼓。相思相憶阻河橋，可憐人度可憐宵！

奇妙。★句眼。

歌罷，悲不自勝，叫『相公，姻緣斷矣！』抱住唐僧大慟。唐僧愕然，只是好言解慰。翠娘哭道：『別在須臾，你還是這等。』把手一指，叫『相公你看南方，便知明白！』

斗然接入，奇警之至。★
先逗起黃旗，爲下回張本。
遙接。

唐僧回轉頭來，只見一簇軍馬，擁着一面黃旗，飛馬前來。唐僧便覺慌忙。不多時，樓上多是軍馬。有着紫衣的捧着詔書，對唐僧作揖道：『小官是新唐差官。』便叫軍士：『替殺青大將軍易了衣服。』慌忙擺定香案，唐僧北面而跪，紫衣南面讀詔。讀罷，紫衣又取出五花節，授與唐僧道：『將軍不得遲留。西虜勢急，卽日起兵。』

唐僧道：『你這官兒不曉事！也等我別別家小。』抽身便進後堂尋翠娘。翠娘見唐僧做

妖妖嬈嬈，瑣瑣屑屑，凄凄慘慘，與假虞美人答項王語，遙遙相對。

了將軍，匆匆行色，兩手擁住，哭倒在地，便叫「相公，教我怎麼放得你去？你的病殘弱體，做將軍時，朝宿風山，暮眠水澗。那時節沒有半個親人看你。增一件單衣，減一領白襪，都要自家愛惜，調和寒冷。相公，你牢記着我別離時說話：軍士不可苛刑，恐他毒害；降兵不可濫收，恐他劫寨。黑林不可亂投；日落馬嘶不可走；春有汀花不可踏；夏有夕涼不可納。悶來時不可想着今日，喜的時不可忘了妾身。呀！相公，叫我怎麼放得你去？同你去

情字到此，始斷絕根株。
因見落花空，方悟春歸去。

飛花滾雪，節節奇警，筆
尖幾不着紙。

時，恐犯你將軍令；放你自去，相公，你豈不
曉淒風夜夜長！倒不如我一線魂靈，伴你在將
軍玉帳罷！」

唐僧翠娘捲做一團大哭；捲來捲去，捲到
一個碎玉池邊，只見翠娘飛身下水。唐僧痛
哭，連叫「翠娘蘇醒！」外面紫衣使者飛馬走
進，奪了唐僧，軍馬一齊簇擁，竟奔西方去
了。

大奇大奇，到此纔見新唐，作者眼界極闊。（原評）

回目大書「唐相公……」七字，蓋傷師門之死于是役也。病禪識。

第十五回

三更月，立裝點將；

五色旗，大聖神搖。

天已入暮，行者在山凹裏，見師父果然做了將軍，取經一事，置之高閣，心中大亂。無可奈何，只得變做軍士的模樣，渾入隊中，亂滾滾過了一夜。

活畫亂軍中光景。

次早平明，唐僧登坐帳中，教軍士把招軍買馬旗兒扯起。軍士依令。到得午時，所投將士，便有二百萬名。又亂滾滾過了一日。唐僧便遣一個白旗小將，叫做親身小得，當夜傳令：造成金鎖將臺，編成將士名冊；明夜登臺，逐名點將。

次夜三更，明月如晝，唐僧登臺，教『分付衆將，我今夜點將，不比往常：聽得一聲鐘響，軍士造飯；兩聲鐘響，披掛；三聲鐘響，定性發憤；四聲鐘響，臺下聽點。』

原評：返本還元。

白旗小將得旨，叫『衆將聽令！將軍分付，今夜點將，不比往常：聽得一聲鐘響造飯，兩聲鐘響披掛，三聲鐘響定性發憤，四聲鐘響聽點，不得遲怠。』合營將士道：『啞！將軍有令，那敢不從？』唐僧又叫白旗分付一應軍士：『不許叫我將軍，要叫我長老將軍。』白旗小將又逐營分付一遍。

臺上撞起鐘聲一響，軍士聽得，慌忙造飯。唐僧又叫白旗小將，分付衆將當面點過：『要把平生膂力一齊獻出，不許渾帳答應，胡

行亂走。』

臺上撞起兩聲鐘響，軍士慌忙披掛。唐僧叫白旗把點將旗扯起，分付『營中水道山塹，俱要詳密。一應異言異服，說客游生，放進營中者，取首級。』白旗依令，分付了一遍。唐僧又叫白旗：『你分付營中將士：臨點不到者取首級；往來轅門取首級；推病托疾取首級；左顧右盼者取首級；自薦者取首級；越次者取首級；跳叫者取首級；匿長者取首級；頂名替身者取首級；交頭互耳取首級；挾帶女子取首

級；游思妄想者取首級；心志不猛者取首級；爭鬪尙氣者取首級。』

傳罷，臺上三聲鐘響，營中各各定性發憤。唐僧也閉着兩眼，默坐高臺皓月之下，半個時辰光景。

打起精神，勇猛精進，方能殺出重圍。

臺上鐘聲四響，合營將士齊到臺前聽點，但見：

旌旗律律，劍戟森森。旌旗律律，配着二十八星，斗羽左，牛羽右，宿宿分明。劍戟森森，合着六十四卦，乾斧奇，坤斧偶，爻爻

布列。寶劍初吼，萬山猛虎無聲；犀甲如鱗，四海金龍減色。一個個兇星惡曜，一聲聲霹靂雷霆。

唐僧便依着冊子，逐名點過，高叫『將士，我在軍中，發不得慈悲心了。各人用心，自避斧鉞。』登時飛旗下令，一連唱過六千六百五名將士。

忽然叫着『大將豬悟能！』唐僧見了名姓，便已曉得是八戒，只是軍中體肅，不便相認；便叫那員將士：『你形容醜惡，莫非是妖

針對首回「天性仁慈。」

醒眼。

精麼？」便叫白旗推出斬首。八戒一味磕頭，連叫「長老將軍，請息怒，容小人一言而死。」八戒道：

本姓豬，排行八，跟了唐僧上西土，半途寫得離書惡。忙投妻父莊中去，莊中妻子歸枯壑。歸枯壑，依舊回頭走上西，不期撞着將軍閣。伏望將軍救小人，收在營中燒火罷！

句眼。

唐僧面上微笑，叫白旗放了綁。八戒又一連磕了一百個頭，拜謝唐僧。

插入花變一筆，文字便不

又叫「女將花變！」一員女將飛馬挾刀，

板樣；然亦有映帶，並非閒筆。★不見悟淨妙。

營中跳出，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呼吸精華天地枯。腰間插把飛蛟劍，單斬青青美丈夫。

叫『大將孫悟空！』唐僧變色，一眼看着臺下。却說行者在亂軍中過了三日，早已變做六耳獼猴模樣的一個軍士，聽得叫着孫悟空三字，飛身跳出，俯伏於地道：『小將孫悟空軍糧不到，是他兄弟孫悟幻情願替身抵陣，敢犯長老將軍之律令。』唐僧道：『孫悟幻，你是什麼出身？快供狀來，饒你性命。』行者便跳

妙。★運糧不到，暗回首回化飯。

原評云：六耳獼猴假冒行者，至於二心攪亂乾坤，猜來！行者又變他，何也？請人

尋源反本，劈破旁門，二心化爲一心，方證大道。
★提出六耳獼猴，又爲末回收新徒弟作影子。

妙。

跳舞舞，說出幾句；他道：

昔日是妖精，假冒行者名。自從大聖別唐僧，便結婚姻親上親。不須頻問姓和名，六耳獼猴孫悟幻大將軍。

唐僧道：『六耳獼猴是悟空的讎敵，如今念新恩而忘舊怨，也是個好人。』叫白旗小將，把一領先鋒鐵甲賜與孫悟幻，教他做個破壘先鋒將。

將士點畢，唐僧連傳號令，教軍士擺個美女尋夫陣，趁此明月，殺入西戎。

兵入西戎境界，唐僧叫軍士把一色小黃旗爲號，毋得混淆。軍士聽令，擺定旗面；一往又走，轉過山彎，劈頭撞著一簇青旗人馬。行者是個先鋒將士，登時跳出。那一簇人馬中間，有一個紫金冠將軍舉刀迎敵。行者問：『來者何人？』那將軍道：『我乃波羅蜜王便是！你是何人？敢來挑戰！』行者道：『我乃大唐殺青掛印大將軍部下先鋒孫悟空。』那將軍道：『我是大蜜王，正要奪你！』大蜜王輪刀便斫。行者道：『可憐你這樣無名小將，也

原評云：伏案。
與項王自說戰章邯一段，遙遙相對。
看波羅蜜王三字，是漸歸正覺之徵。

要污染老孫的鐵棒！』舉棒相迎，戰了數合，不分勝負。

那將軍道：『住了！我若不通出家譜，不表出名姓，便殺了你，你做鬼的時節，還要認我做無名小將！等我話個明白罷：我波羅密王不是別人，我是大鬧天宮齊天大聖孫行者嫡嫡親親的兒子。』

行者聽得，暗想道：『奇怪！難道前日搬了真戲文哩！如今真贓現在，還有何處著假？但不知我還有四個兒子在那裏？又不知我的夫

大書特書，認取本來面目，便成正果。

筆筆奇幻，筆筆謹嚴。

人死也未曾？倘或未死，如今不知做什麼勾當？又不知此是最小兒子呢？還是最大兒子呢？我欲待問他詳細，只是師父將令森嚴，不敢觸犯。且探他一探看。」便喝道：「孫行者是我義兄。他不曾說有兒子，爲何突然有起兒子來？」

原評云：家父，家伯，家母等，字字絕妙。

針對上義兄。

那將軍道：『你還不曉其中之故。我蜜王與我家父行者，原是不相識的父子。家父行者，初起在水簾洞裏妖精出身，結義一個牛魔王家伯。家伯有一個不同床之元配羅刹女，住

在芭蕉洞裏者，此卽家母也。

原評：方是火焰山後「西遊補」，看他照應詳密處。

小蟲兒鑽入腹中，火焰山迫之也。一笑。★看他說來，句句令人欲笑。

只因東南有一唐僧，要到西天會會佛祖，請家父行者權爲徒弟；西方路上，受盡千辛萬苦。忽然一日撞着了火焰危山，師徒幾衆，愁苦無邊。家父當時有些見識；他道：「一日爲師，終身爲父，」暫滅弟兄之義，且報師父之恩；逕到芭蕉洞裏，初時變作牛魔王家伯，騙我家母；後來又變作小蟲兒，鑽入家母腹中。住了半日，無限攪抄。當時家母忍痛不過，只得將芭蕉扇遞與家父行者。家父行者得了芭蕉

扇，扇涼了火焰山，竟自去了。

芭蕉扇來了，芭蕉洞出了，火焰山涼了，小蟲兒去了，腹中却留下一個波羅蜜王，婆提婆婆訶！

到明年五月，家母忽然產下我蜜王。我一日長大一日，智慧越高。想將起來：家母腹中一番便生了我，其爲家父行者之嫡系正派，不言而可知也。』話得孫行者哭不得，笑不得。

奇妙。

正忙亂間，只見西北角上小月王領一枝兵，紫衣爲號，來助唐僧；西南角上又有一枝玄旗鬼兵，來助蜜王。蜜王軍勢猛烈，直頭奔入唐僧陣裏，殺了小月王，回身又斬了唐僧首級。一時紛亂，四軍大殺。

原評：一刀兩段，大聖可醒矣。

孫行者無主無張，也只得隨班作揖。只見
玄旗跌入紫旗隊裏；紫旗橫在青旗上面；青旗
一首，飛入紫旗隊裏；紫旗走入黃旗隊；黃旗
斜入玄旗隊裏。有一面大玄旗，半空中落在黃
旗隊，打殺黃旗人。黃旗隊奔入青旗隊，奪得
幾面青旗來，被紫旗人一併搶去。紫旗人自殺
了紫旗人，幾百餘首紫旗跌入血中，染成荔枝
紅色，被黃旗人搶入隊裏。青旗人走入玄旗
隊，殺了玄旗人；小玄旗數首飛在空中，落在
一枝松樹之上。黃旗隊一百萬人，落在陷阱；

與首回百家衣一段，相映成文。以色字起，以色字結；而喚醒迷團者，乃虛空主人，其義可想。★筆力恣肆，如怒馬脫鞅，不可控御。此大憤大怒，焉得大悟大徹？

一百面黃小令旗，飛入青小令旗中，雜成鴨頭綠色。紫小令旗十六七面，跌入青旗隊裏；青旗隊送起，又在半空中飛落玄旗隊裏，——倏然不見。

五色旗亂，是心猿出魔根本，乃西遊補一部大關目處；描寫入神，直乃化工之筆。（原評）

題曰五色旗，細數之，實止四旗；其云染成雜色者，隱寓正鑲之意耳。

小月王與唐僧同時并命，蓋不欲其師之獨死，屠門大嚼，聊快吾意；且見冤親同盡，故終於託迹空門也。以上二則病禪識。

第十六回

虛空尊者呼猿夢；

大聖歸來日半山。

又提大鬧天宮。★此處直當以全力赴之。

曰背後高呼，曰回頭轉來，針鋒相對，句中有眼。

行者一時難忍，現出大鬧天宮三頭六臂法身，空中亂打。

背後一人高呼『悟空不悟空，悟幻不悟幻了！』行者回轉頭來，便問『你是那一國的將

士？敢來見我！」擡頭只見一座蓮臺，坐着一個尊者，又叫『孫悟空，此時還不醒麼！』行者方纔住棒，便問尊者：『你是何人？』尊者道：『我是虛空主人，見你住在假天地久了，特來喚你。你的真師父，如今餓壞哩。』行者有些醒路，恍然往事皆迷。一心耐定，更不回頭，只是拜懇主人，祈求指教。

虛空主人道：『你方纔在鯖魚氣裏，被他纏住。』行者便問『鯖魚是何等妖精，能造乾坤世界？』虛空主人道：『天地初開，清者歸

點出。

又一六耳獼猴矣，然與六耳獼猴是二非一。

於上，濁者歸於下；有一種半清半濁歸於中，是爲人類；有一種大半清，小半濁，歸於花果山，卽生悟空；有一種大半濁，小半清，歸於小月洞，卽生鯖魚。鯖魚與悟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世。只是悟空屬正，鯖魚屬邪，神通廣大，却勝悟空十倍。他的身子，又生得忒大，頭枕崑崙山，腳踏幽迷國；如今實部天地狹小，權住在幻部中，自號青青世界。『行者道：『何謂幻部實部？』』主人道：『造化有三部：一無幻部，一幻部，一實

部。『卽說偈曰：

也無春男女，

乃是鯖魚根；

也無新天子，

乃是鯖魚能；

也無青竹帚，

乃是鯖魚名；

也無將軍詔，

乃是鯖魚文；

也無鑿天斧，

乃是鯖魚形；

也無小月王，

乃是鯖魚精；

也無萬鏡樓，

乃是鯖魚成；

也無鏡中人，

乃是鯖魚身；

也無頭風世，

乃是鯖魚興；

也無綠珠樓，
乃是鯖魚心；
也無楚項羽，
乃是鯖魚魂；
也無虞美人，
乃是鯖魚昏；
也無閻羅王，
乃是鯖魚境；
也無古人世，
乃是鯖魚成；
也無未來世，
乃是鯖魚凝；
也無節卦帳，
乃是鯖魚宮；
也無唐相公，
乃是鯖魚弄；
也無歌舞態，
乃是鯖魚性；
也無翠娘啼，
乃是鯖魚盡；

掃盡上文，依然一片白地
光明錦；十六回書，都無
一字。★總結全書，又與
彈詞一段相映成文。

完密。

完密。★春夢醒來，情魔
已散，正是作書正意。

也無點將臺，乃是鯖魚動；

也無蜜王戰，乃是鯖魚鬩；

也無鯖魚者，乃是行者情！

說罷，狂風大作，把行者吹入舊時山路，
忽然望見牡丹樹上，日色還未動哩！

却說真唐僧春睡醒來，看見眼前男女，早
已散了，心中歡喜，只是不見了悟空；叫醒悟
能悟淨，問「悟空那裏去了？」悟淨道：「不
知。」八戒道：「不知。」

忽見東南上，木叉領一個白面和尚，駕朵

又與行者拜新師父遙相映合。

十六回宗旨。

祥雲，翩然而下，叫「唐長老，你收着新徒弟，大聖就來也。」慌得唐僧滾地下拜。木叉道：「觀音菩薩念你西方上辛苦，又送一個小徒弟在此。只他年紀不多，要求長老照顧照顧。菩薩已取他法名，叫做悟青。菩薩說：「悟青雖是長老第四個徒弟，却要排在悟空之下，悟能之上，湊成空，青，能，淨，四字。」唐僧領了菩薩法旨，收了徒弟，送上木叉不題。

原來鯖魚精迷惑心猿，只爲要吃唐僧之

原評云：提清。

空中去，空中來。

棒納耳中，惹出許多情魔；取出棒來，情魔打死，首尾相應。

仍以紅字作結。

歸結情根；所謂前生孽障，今世魔頭。故釋氏以情爲輪迴種子。

肉，故此一邊纏住大聖，一邊假做小和尚模樣，哄弄唐僧。那知大聖又被虛空尊者喚醒。正是妖邪用盡千般計，心正從來不怕魔。

却說行者在半空中走來，見師父身邊坐着

一個小和尚，妖氣萬丈，他便曉得是鯖魚精變化，耳朵中取出棒來，沒頭沒腦打將下去。

一個小和尚，忽然變作鯖魚屍首，口中放出紅光；行者以目送之，但見紅光裏面，又現出一座樓臺，樓中立着一個楚伯玉，高叫『虞美人請了！』——一道紅光，逕奔東南而去。

唐僧便叫『悟空，餓死我也！』行者聽得，慌忙回轉，向師父唱個大喏，將前事從頭至尾，備說一遍。

打殺鯖魚精，與打殺春男女，遙對。

長篇散叙，不可無此提挈。

不肯拋荒一筆。

原來唐僧見悟空不來，心中焦急，來的時節，又打殺了新來徒弟，勃然大怒。正要責他幾句，忽見新徒弟是個鯖魚屍首，早已曉得行者是個好意，新徒弟是個妖精。當時又見行者說得如此利害，方纔回嗔作喜道：『徒弟辛苦也！』八戒道：『悟空去耍子是辛苦！我們受辛苦，師父倒要說耍子哩！』唐僧喝住八戒，

原評：結案。

又接前文。

完密。

便問悟空：『你在青青世界過了幾日，吾這裏如何只有一個時辰？』行者道：『心迷時不迷。』唐僧道：『不知心長還是時長？』行者道：『心短是佛，時短是魔。』

沙僧道：『妖魔掃盡，世界清空。師兄，你如今仍往前村化飯，等師父靜心坐一回，好走西路。』行者道：『說得是，』向前便走。走了百餘步，突然撞着山神土地。行者喝道：『好土地啞！我前日要尋你問一件事，念了咒子，你們只是不來。天下有這樣大土地，

暗應天大妖魔句。

快快伸手過來，打了一百再講！』土地道：『方纔大聖爺爺被情魔攝入天外，小神力量有限，那能走到天外來磕頭？願大聖將功折罪。』行者道：『你倒有什麼功呢？』土地道：『猪八戒老爺耳朵裏花團，是小神親手取出來的。』

行者便喝退土地，一心化飯。急忙跳在空中，看見那邊有個桃花畔，一條煙絲，從樹林中隱隱透起。登時按落雲頭，近前觀看，果然

是一好人家；行者跑入裏面，正要尋人化飯，忽然走到一個靜舍，靜舍中間坐着一個師長，

與第二回更不見一人家相應。

聚幾個學徒，在那裏講書。你道講那一句書？
正講着一句『範圍天地而不過。』

桃花源裏人家，正與陶處士同一懷抱。以牡丹始，以桃花終；絢爛之後，歸於平淡。色卽是空空是色，自是末後了悟的神境。

總釋

三一道人刊是本既成，讀者輒芒然曰：『平平耳，其趣安在？』道人屬真空居士曰：『子盍一言！』居士曰：『子既爲之評，爲之記矣，而我又云云，不其贅乎？』道人曰：『姑妄言之。』居士不得已，作總釋曰：

西遊一書，專爲修真而作；三調芭蕉扇一段，以真陰制真陽，坎離既濟，火焰自除，尤吃緊示人處；故前書中四大金剛云：『聖僧恭喜，十分功行將完』，明金丹將成，而有一得永得之樂也。然而得丹之後，抽添進退，不容少差；火熄則丹冷，火烈則丹飛；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見見聞聞，奇奇怪怪；或爲心之所造，或爲心之所招；皆足以移情而亂性。故前書中四大金剛又云：『汝當竭力修持，勿得須臾怠惰』，明金丹既得，而有防危慮險之勞也。所謂危與險者，丹家謂

之走火，釋氏謂之入魔；一有不慎，則欲求長生，而反以速死。故董氏於三調芭蕉扇後，補出十六回之文，別開異境，而爲修真者頂門下一針也。前書於初至火焰山云，『又值三秋霜景』，行過火焰山云，『正值秋末冬初』；此書則云，『自離了火燄山，又遇綠春時候』，似與前書矛盾。不知大藥初得之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雖時值秋冬，而身中實行春令，故長老云：『牡丹不紅，徒弟心紅』，正見牡丹之紅，爲一人獨得之景，而非人人共見之景也。古人云：『陽氣一分不盡不死，陰氣一分不盡不仙』，牡丹之紅，正是純陽之象。然當靜以養之，不當動以擾之。正陽師云：『丹熟不須行火候，更行火候必傷丹』；蕭了真云：『切忌不須行火候，不知止足必傾危』；皆謂丹成則當止火。故長老云：『牡丹花落盡，正與未開同』也。行者說『日色紅』，又說，『身上紅』，胡思亂想，無一是處，變童弱女，

伺其隙而乘之；取出金箍棒，登時打殺，是矣；乃怕罪孽深重，又怕父念咒，多用心，反召妖魔，實行者自言之而自蹈之也。又做出送文，朗聲誦念，文字禪無關正果，亦行者自言之而自蹈之也。師父蒙頭而睡，沙僧八戒，枕石長眠，是一身手足，俱入睡鄉，而此心之出入無時者，萬化而未始有極，欲其不入魔也得乎？然而初入魔時，猶疑新唐之假也；猶知喚土地，叫功曹，見玉帝，以辨新唐之真與假也。無如落在幻境之中，喚土地而土地不來，叫功曹而功曹不應，靈霄殿且偷去，無天可上，乃云「我只認真而去，看他如何」，認幻爲真，其入魔也漸深矣，天子庶人，同歸無有；皇妃村女，共化青塵；宮執人之言，似亦足以悟道。乃聞始皇有驅山鐸，而欲借以除妖，是破我而未能破法執。唐僧之爲將軍，正法執之象也。出見四五百人鑿天，而云不是，下界平人有此力量。不知鑿天之事甚多，鑿天之人甚衆：

如道書之三十三天，釋氏之二十八天，論其理也；郭太史之塚積，西法之本輪，均輪，次輪，求其數也。拘文牽義之徒，執而不化，謂天實有如許重數，實有如許小輪，其與金鯉村之踏空兒，奚以異乎？佛遺教經云：『仰觀星宿，推步盈虛；歷數算計，皆所不應』。正以談天之弊，不至於鑿天不止也。青青世界有小月王：『青』爲『情』字之省，『小月王』爲『情』字之分。新唐天子命唐僧爲殺青將軍，破情者也。小月王把青青世界送與唐僧，移情者也。行者因踏空兒之罵，而轉個灣兒，遂入青青世界，以幻引幻，其入魔也深矣。湊城門有危牆，却無一竇可進，猶是未鑿之天也。西撞東撞，上撞下撞，撞開一塊青石皮，猶踏空兒之鑿天也。然鑿天則滾下靈霄寶殿，撞牆則跌入萬鏡樓中，世路之險巖，甚於天矣。三千大千世界，聚於一樓，幻現之大，無量無邊，入其中，何時得出？此楊朱所以覩岐路而悲，墨

霍所以見素絲而泣也。劉伯欽云：『你在別人世界，我在你的世界』。真幻之分，兩言已決。日暮途遠，行者急宜回頭。乃不尋師父而看鏡子，總由入魔之深，故迷惑顛倒而不自知也。天字第一號爲頭風世界；第五回云：『古人世界，原係頭風世界隔壁』；第十一回云：『頭風世界，分出時文世界』，卽其證也。頭本無風，而人自招之；心本無事，而人自擾之。放榜諸生，患得患失之醜態，曲盡形容；幸行者非功名中人，故過而不入。天字第二號爲古人世界，行者心中有一秦始皇，乃至蛙穿鏡子，跌入高臺，其入魔也，遂沈溺而不知返矣。綠珠在項羽後，何以先遇？綠珠曰：『婦女之鍾情，甚於男子』。况綠珠以石崇被收，墜樓而死，其情有固結而不可解者，宜其在古人世界中首屈一指，而爲西施絲絲之主人也。行者變作丫頭，綠珠誤認虞美人，而卽冒爲楚霸王妻；人謂此行者之神通，而隨機赴感也，不知此

正行者之入魔，而露出本相也。何以言之？猿本心神，於卦爲離；離，中女也。豬本水畜，於卦爲坎；坎，中男也。前書行者在高老莊，爲翠蘭以伏八戒，悟一子亦謂其本相而非變相；是八戒爲夫，而行者爲妻，一定之理也。今八戒在牡丹樹下，既叫他去配真真愛愛憐憐；而行者在古人世界中，復爲虞美人以配項羽；皆舍身內之夫妻，而別尋身外之夫妻，聚九州鐵鑄不成此大錯矣。飲酒之時，或賦詩，或招情，雖文采可觀，而入魔益甚。欲尋女媧補天而不遇者，幻境之天，非女媧所能補。而行者既爲項羽之妻，亦不得不遇項羽而反遇女媧也。一到高閣，卽爲假虞美人以殺真虞美人；女無美惡，入宮見妬；殺機一動，弄假成真，人爲虞姬悲，吾爲行者危矣。攜手下閣，攜手入房，上床而抱，同枕而眠，居然雨意雲情，何止傳杯弄盞，行者卽欲舍項羽而他適，詎可得耶？項羽自訴生平與高采烈，凝凝不休。行者卽欲

入朦朧世界以見始皇，詎可得耶？借扇之時，爲牛魔王以驅羅刹女，陽而下求於陰，水火既濟之象也。入魔之後，爲虞姬以騙項羽，陰不足以制陽，火水未濟之象也。自入鏡中，已歷兩夜；一以尋始皇而通宵奔走，一以聽平話而徹夜不眠，陽不入陰，飛騰無制，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行者當之矣。鏡中照鏡，更添顏色，實則盡失本來面目；宜乎被項羽騙入未來世界，而剪徑之六賊，亦以爲美婦人而戲侮之也。古人世界通着未來世界，未來世界又通朦朧世界，此則另有妙義。古人往矣，而誦詩讀書之下，低徊留之，如見其人焉，如聞其語焉，非入古人世界而何？未來本不可知，而術數之家，多以私意揣測，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非入未來世界而何？然古人之事，猶有典籍可徵，而未來則如捕風捉影，言人人殊；故好言未來者。恆入於朦朧而不覺，此朦朧世界，所以不與古人世界爲鄰，而與未來世界爲鄰也。

聖人百世可知，知之以理而已。若舍理而言數，則自星命堪輿，以至六壬，奇門，太乙諸術，無非矇矓；推而廣之，如釋氏之八萬四千大劫，卽子之一元十二會，一會萬八百年，使元造天尊見之，皆當派入矇矓世界，永閉伏道，而不容復出以惑世誣民者也。然則未來世界之人，必入於矇矓乎？曰：羣言淆亂折諸聖；使聖人而入未來，決不流於矇矓。蓋諸仙諸佛，皆從人中修成，而聖人則人道之極也。人爲天地之心，故建諸天地而不悖；人爲鬼神之會，故質諸鬼神而無疑；此吾儒腳踏實地工夫，超出乎二氏之上者也。行者之勘奉檜，刀鋸鼎鑊，其酷無以復加，然使聖人見之，必曰行者是也；卽老君與如來見之，亦必曰行者是也；則幻境中之玉帝，安得不以爲字字真，棒棒一切；而向之天門，拳打脚踢而不開者，今則一信書至而豁然大開哉。見岳將軍便拜師父，湊成三教全身，正以二氏之不能超出乎未來世。

界，而有賴於吾儒也。入綠水池而出未來世界，新居士推之也，行者自推之也；扯斷紅線而出萬鏡樓，老人救之也，行者自救之也。然岳將軍連年馬上，畢竟質美而學未優；若得聖人爲師，則紅線化爲烏有矣。未來世界無聖人，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故由困至節，不出六十四卦之範圍。唐僧與翠繩娘做親，卽項羽虞姬之影子；剛剛一夜，忽然相罵，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也。以十三宮配十三經：六十四卦宮，易也；三百篇宮，詩也；十八章宮，孝經也；而飲虹臺欲滴閣之類，不見於十三經，以見小月王之附會，經文眞贋錯雜，不特二氏之罪人，并爲吾儒之罪人也。關雎爲三百篇之首，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恆爲言情者藉口；女三爲粲，而唱西遊者爲隔牆花；以喻魔由心生，有形質，如隔牆之花，可望而不可卽也。第一段自天皇至唐太宗，卽古人世界之餘文；第二段自斬龍至過火燄山，爲前半部西遊之

總結；行者打之則空，罵之不應，認幻爲真，猶是初入魔之景象也。彈詞不已，轉而做戲；做孫丞相不已，轉而做高唐夢；以幻引幻。猶是次入魔之景象也。然而行者之入魔，行者之走火也。行者走火始於牡丹之紅，則是火之太過，而非火之不及。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治病與祛魔無二理也。茶味苦寒，力能清心，降火，除煩，止渴，故行者之在古人世界也，曰『進入洞房，吃盞香茶，』曰『閒坐一回，還要喫些清茶』，曰『大王且喫口茶兒，慢慢再講，』曰『開了門，等我進來喫口茶水』；其出未來世界也，曰『新古人坐店中吃茶』，曰『一柄碧絲壺盛一壺茶』，曰『今日替陳先生賀喜，大開茶席』，曰『兩個侍兒又換茶來』，頻提茶字，有艸蛇灰線之妙。（前書一調芭蕉扇時，行者變蠅螻蟲，伏於茶內，入羅剎腹中，此正承原脈。）戲文將啓，行者不看戲而急欲吃茶，此卽亢陽之所以潛，而幻境之所

由出；故曰『走到貴主人處，取些救火資糧』，明謂入魔爲火之太過，而救之以茶也。然而火爲無形之火，茶亦無形之茶，向外尋求，安能得乎？故倣古晚郊園無茶，擬古大昆池無茶；至綠竹洞而有茶者？竹之爲物，中空外直，以喻人心之虛而能容，銳而善入也。老翁爲行者算命，窮取生身受氣，初亦是出魔之漸。甲子正月朔，有年月日而無時，則子平古法也。『明日卻該殺人，三日後要死一場纔活』，預知休咎，卽未來世界之餘文。所以大昆池南，直接矇矓世界；而驅山鐸之下落，卽於老翁得之。余謂奸言未來者，恆入於矇矓而不覺，非臆說矣。高唐夢已完，僅存煞尾一折，夢之將醒，卽魔之將出也。本邯鄲夢煞尾，而名之曰高唐烟雨夢，又名之曰南柯夢，其爲丞相而生五子，卽邯鄲記盧生之事，而移於孫悟空，又別名爲孫丞相五齣，總見夢境之迷離愉快，而無可捉摸也。戲樓上有一行者，山凹裏又有一

行者，一真一假，卽前書中六耳獼猴之影子也。有假行者，卽有假唐僧，與假沙僧，假八戒，而六耳獼猴之變幻，復見於青青世界矣。唐僧旣離八戒，又離沙僧，且囑孫行者不要到青青世界來纏擾，金木凋零，戊己失散，其爲妖也何疑？然而行者之入魔也，由新唐而至青青世界；則其出魔也，亦必由青青世界而返新唐。譬之自高崖而墜深淵，其所由起者，必其所從墜之處也。自中華而適荒外，其所由入者，必其所從出之途也。新唐詔到，翠娘卽死；名曰殺青，允稱其實。沙僧不復見，而八戒收在營中者？木公金母，天然夫婦，其勢不得而遠離也。波羅蜜王說出根由，實爲行者之嫡系正派。然則蜜王之殺小月王，行者殺之也；斬唐僧，行者斬之也；假者旣破，真者未逢，五色旌旗，紛紜大亂，而虛空主人，遂得以片言喚醒矣。三一道人云：虛空而無主人，是頑空也。然虛空中之主人，果安在乎？（虛空云云，見書首

錢雪枝所撰雜記。然則三一道人，卽雪枝別號也。病禪識。書末已明言之曰，範圍天地而不過，此卽楞嚴經所謂十方虛空，生汝心中，如片雲點於太虛裡也。或有未悟，請示以詩，詩曰：鏡裏看花思渺然，歸根消息要窮研。陽春一曲何人和，舜在深山子在川。

戊戌首夏，養痾海上紅橋壽春廬，緝檢兩過，細審錢顧諸家評跋，意有所會，輒注左方。妄言妄聽，徒供覆瓿耳。病禪識。

讀西遊補

(續)

——錄小說林第二期『小說小話』——

董若雨西遊補一書，點竄楞嚴，出入三易，其理想如逍遙齊物，其詞藻如天問大招，身丁陸沉之禍，不得已遁爲詭誕，借孫悟空以自寫其生平之歷史，雲譎波詭，自成一子；紬其宗旨，與木皮居士鼓詞，藥庵和尙擊筊餘音（卽萬古愁，或謂歸元恭作，或謂王思任作。余曾見國初人抄本，則確出藥庵手），異曲同工，而於西遊原書，固毫無關涉也。其係於三調芭蕉扇後者，以火燄山寓朱明焉；俗稱本朝爲清唐國，故曰新唐世界。大禹之戮防風，始皇之逐匈奴，皆爲漢種僱伏異族之代表，故曰向之乞驅山鐸及治妖斬魔秘訣，以遂廓清之志。由松溺於聲色，唐桂二藩皆制於艷妻，故託西楚霸王以隱諷之。綠珠請客，而有西施在座，譏當時號爲西山餓夫洛邑頑民者，不免與興朝佐

命往還也。西施兩個丈夫之招詞，其卽洪遼陽之兩朝行狀乎。天門不開，靈霄寶殿被人偷去，而在未來世界中，殺却百秦檜，請得一武穆，而天門大開，寶殿再造，蓋不勝恢復之將來希望也。萬鏡樓指明代學者之門戶。天字第一號爲時文世界，從頭風世界分出，不錯亂其腦機，不能爲時文，不能養成一班無眼耳鼻舌心肺血氣之人才也。第二號乃爲古人世界，卽在頭風世界隔壁，蓋當時積習，舍時文而從事古學者，亦近於腦病也。且古人世界隔一未來世界，卽是懵懂世界，彼敝敝然以繼往開來自負者，其不懵懂也幾希。祖龍之雄才大略，猶且不免，况若輩一孔之儒乎。玉門伏道，沉沉無底，窮老盡齒鑽研故紙，而妄冀身後之名，其現象亦復如是，安得無人世界中人一爲之指迷哉。愁峯頂上抖毫毛，蓋謂積愁如山，雖化千百萬億身，一一身出一一舌，而不可說不能說也。紅線湯平日虛名之累，翠繩指與朝文網之密。一侍

其自救，一望其自斃，無可解脫法也。新古人有內外兩父，即指兩朝領袖馬首巢由一輩人物。波羅密王出身火焰山，雖事涉曖昧，（家父家母家伯一段隱指入漢軍籍），不可謂非炎漢朱明之末裔，而忍於敵視其所生，躬戮其同種，此平西平南諸名王所挾以自豪，而又非新古人之僅認兩父者所能望其項背者也。遂令八部旗翻，盡掩天下之目，亦幟長偃（五色旗中獨無赤旗），無復故國之遺。際此雖有三頭六臂大鬧天宮之法身，亦無可措手，不得不遁入空門，覓我本師，而聽虛空主人之解嘲矣。（此書國初僅有傳抄本，初刻於申報館，近日翻印者，有病禪跋語，多與鄙意暗合。雨窗無事，偶與友人論及，覺其一字一意，皆無泛設，病禪唯發明其大要耳。就所記憶，拉雜徵引數條，以資談柄。若悉數舉之，累百紙能盡也。）

少時曾評此書，十五不復記憶，就他人摭錄者，更附數則，與前

條互證：

「牡丹紅，鯖魚吐氣」——牡丹寓富貴。屈身異類，不過爲富貴耳。一班變童弱女，直得一棒打殺。

「牡丹不紅，徒弟心紅」——紅，朱氏也。知有富貴，則忘朱氏矣。心乎朱氏者，獨大聖耳。

「萬物從來只一身」——一身對異種言。

「一身還有一乾坤」——勉同種努力恢復也。

「敢與世間開眇眼」——開眇眼，復明也。

「肯把江山別立根」——立根，立主也。

「惟大唐正統皇帝」——與大唐新天子針對。

「日麗鳳凰城」——鳳凰城，在遼地。

「伯欽道：如何說個同字？你在別人世界裏，我在你的世界裏。」

伯欽孝子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伯欽所以不認別人世界。此語惜不令向別人世界尋外父之新古人聞之。

『女媧不遇，神禹不見。』——可見矯揉造作之古人世界中，只有結賓客媚妻子之人，而補天平水者，無處可覓也。

『三個師父』——皆指石齋。第一個師父師石齋之學；第二個師父師石齋之道；第三個師父師石齋之忠義（以岳武穆比石齋，本周宜與對莊烈帝語），所謂三位一體也。三個師父正與兩個丈夫兩個父親針對。

『新居士名新在』——新在，在新也。新指愛新。薇蕨精光，夷齊下山而居士新矣，住不穩古人世界而入懵懂世界矣。

『東邊不收，西邊不管』——恰好入貳臣傳。

『一池綠水』——綠水，青水也。心乎紅者，綠水不能陷，而朱

閱縛之。

「一個師長聚幾學徒，正講着一句「範圍天地而不過」——以石齋易學授受淵源結全篇。」

附龍尾曰：蒙叟吾矢集載太倉黃翼子羽「三月十九日感事一絕」云：「腐儒兩度滯京華，日暮園林慘暮笳。一似東風能解意，韋祠不放牡丹花。」與牡丹紅一段同一寄興。」

西遊補第十八

——節錄蔣瑞藻小說考證——

鈕琇玉樵瓚贖續云：「吳興董說，字若雨，華閩懿孫，才情恬適，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緇素宗仰，於是海內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月涵於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篋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遊，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余幼時曾見其西遊補一書，俱言孫悟空夢遊事。鑿天驅山，出入老莊，而於未來世界歷日先晦後朔一段尤奇。」據此，知西遊補乃董若雨所作。按若雨豐草菴雜著凡十種，曰：昭陽夢史，非煙香法，柳谷編，河圖卦版，文字葦，分野發，詩律長，漢鏡歌發，樂緯，掃葉詩，其見於四庫全書總目者。有七國考十四卷；見於存目者，有易發

八卷，運氣定論一卷，天官翼無卷數，及漢饒歌發一卷而已。朱竹垞明詩綜云：「董說，字若雨，烏程人，晚爲僧，名南潛，字寶雲，有豐草菴等十八集。」易發提要云：「董說，黃道周之弟子也。其論易專主數學，兼取焦京陳邵之法，參互爲一，而闡以己意。其根柢則黃氏三易洞璣也。」所著諸書，今惟七國考刊入守山閣叢書爲最著，其餘漸就湮沒；西遊補一種，亟宜刊以傳世也。嘗見第四回中，言堯舜到孔子，是純天運。董君之學，出於黃石齋。石齋易象正，以周桓王元年當蒙卦，則非其師說。宋牛無耶傳仰子之學，以堯之世當賁卦，則亦非仰學。其所著易發「飛龍訓」篇，謂堯舜周孔皆以飛龍治萬世。又其天官翼，以章帝紀元，元會運世立論，謂歷數出於卦爻；所列恆星過宮年干入卦二表，以星次遞相排比，至帝堯甲子，適值張心靈昂，居四仲之中，與堯典中星合，遂據以爲上溯下推之徵；則其用卦爻

起歷，蓋以堯時爲本，正與西遊補中語相應。軌革之術，隨人推演，本無一定也。玉史仙人似影指宣聖而言；八卦爐中殆其自謂。（缺名筆記）

瑞藻案：董先生著述甚富，鈕琇觚賸，嘗列其目，然流傳極少，今唯說都西遊補一種，坊間有印賣本而已。俞蔭父筆記，言曾從沈穀臣庶常所，見其棟花磯隨筆鈔本，蓋玉樵亦未及知，今不知尙存否；試爲刊行，誠佳事也。先生名字最多：初名說，字若雨，號西菴，又號鷗鳩生，又稱斯張子，聞谷大師錫名智齡；明亡，改姓林，名蹇字遠遊，號南村，亦稱林鬍子，又稱稿木林，靈巖大師名之曰元潛，字俟菴；爲僧後，更名南潛，字月涵，一作月巖，號補樵，一號楓菴，又名本以，亦號高暉生云。

西遊補第十八

西遊補

近時刊行之新西遊記，卽董說之西遊補也。說爲吳興南潯人，字若雨，明之遺民也。中年而後，獨皈淨域，有豐草菴雜著十種。先生常鼎革後，目擊世變，腥羶徧地，書中所云青青世界及殺青大將軍等，頗寓微意。其尤顯者，鯖魚指平西而言；蘇湖方音，「吳」「魚」二字，並讀若「痕」。又倒掛天山，鑿開天口等詞，亦影射「吳」字。且逆數歷日，孤臣心事，於無可奈何之日，猶冀天地之旋轉。全書以牡丹始，以桃花終：花王世界，不宜異種屬入；輕薄之桃花，雖能乘時顯媚，亦終於逐逝水之流耳。此作者立言之本旨也。（缺名筆記）

四遊補

西遊補作者董若雨傳

(劉復)

風景河山劫後灰，小菴豐草破書堆。

祇應淨掃興亡恨，安穩蒲團入定來。

(嚴可均題呂海山畫董若雨扁霜若帚遺像)

因爲校點了一部西遊補，心上就很想把作者董若雨一生的事迹，略略考證一下。但這考證的玩意兒，決不是我弄得來的；所以躊躇了好久，只是不敢動手。後承馬隅卿先生多多幫忙，把他所看見的有關董若雨的幾部書，一起翻了出來借給我，我才得勉強湊合成篇。但是「籬桶匠造屋」，總不免有左支右絀，貽笑大方之處，也只得付之於無可奈何了。

馬先生借給我的書是這幾部：

湖州府志，清 光緒九年（公元一八八三）癸未印同治本。

南潯志，周 雙雲纂本民國十一年壬戌（公元一九二二）刻，以下簡稱潯

志。

豐草菴雜著五種，舊刻本。

董若雨詩文集二十五卷，康熙二十九年初刻，民國三年吳興劉承幹重印；內分四部：一、豐草菴詩集，以下簡稱詩集；二、豐草菴前集，以下簡稱前集；三、豐草菴文集，以下簡稱文集；四、寶雲詩集，附禪樂府，以下簡稱寶集。

精瑞藻小說考證卷二。

(一) 若雨之生。

董說，字若雨，明光宗泰昌元年庚申（公元一六二〇），生於浙江吳興之南潯鎮。

若雨是那一年生的，各書都沒有明說。但潯志卷五十四頁九引若

爾棟花磯隨筆云：『癸歲多旱。癸會十四歲（明思宗崇禎六年，公元一六三三），記亦無霖雨，更夏秋。』又俞樾春在堂隨筆，亦言『考汪謝城南潯志（舊志）：董若雨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公元一六八六），年六十七。』（潯志卷五十四頁八引）以此推之，知若雨生於庚申。

若雨的生產在什麼地方，書上也沒有明說。但若雨後來所作詩文，每追述兒時情事，都只是本地風光，並沒有說到別處，我們不妨據此假定他的生產地是南潯。

（二） 若雨之家世。

董氏是南潯的大族，所以各書都說若雨是「華閱懿孫。」
若雨的父親名叫斯張，潯志裏說：「董斯張，原名嗣矚，字然」

明，號遐周，又號借庵，道醇第六子，廩貢生（按：董志作原名嗣際，僞）。清羸獨病（汪志），獨行孤嘯（范志），自號瘦居士。於生計最拙，獨耽於書，手錄不下百帙。泛覽百家，旁通二氏。生平契厚，皆海內名士（汪志），如吳郡范長倩，雲間董元宰，同郡潘昭度，韓求仲，凌茗柯，沈千秋諸公，日與往還（范志），商榷著述（汪志）；而篤好論詩，與曹能始吳北海，王亦房，韓人毅，范東孫，吳疑父，孫孟樸（范志），結社聯吟，力扶詩教。留心吳興掌故，一爲藝文補，一爲備志，伏牀咯血，猶兀兀點筆。年四十三，崇禎元年（公元一六二八）卒』（卷十八頁二十三）。

中國的文人學者，若然上代也是讀書的，他多少總要受到一點家學的影響。我們知道了若雨的父親是這樣的一個人，對於若雨將來所以能成爲若雨之故，就可以分外明瞭了。

若雨說：「說生八年稱孤兒」前集卷一（祭張夫子文）。按：若雨八歲，是明熹宗天啓七年丁卯（公元一六二七），比崇禎元年早一年。若雨自己的話總比較靠得住些，所以溥志中「崇禎元年」四字，頗有改正的餘地。

若雨棟花磯隨筆中有一節借菴父親的聲音笑貌：「先借菴先生每品題翰墨，提着「新安大賈」四字，作書苑僮父目；而評人詩卷，或云「百穀體」，或批「兩字韻」，皆指惡詩。溥上王生者，業醫，從先生問草隸法，教且看八分古帖。月餘，王生作八分體一紙呈先人，先人笑曰：「吾不教汝寫八分字。」後王生小得草隸路頭」（溥志卷五十三頁一引）。這可見借菴是一個很孤介而且自視很高的人。若雨血液中，也傳受到了這樣的一種借菴脾氣。不過若雨研究學問，方面比他父親廣，氣魄比他父親大，所以借菴比較，借菴的脾氣的偏於狹，若雨

的脾氣偏於狂；這就是他們父子兩人的不同處了。

借菴有著作十四種（溥志卷四十頁四五）；一，吳興備志三十二卷；二，弁山志輯一卷；三，廣博物志五十卷；四，吹景集十四卷；五，白法志一卷；六，夢歷；七，靜歡齋存草十二卷；八，靜歡齋遺文四卷；九，靈蒼一卷；一〇，古賦一卷；一一，文苑英華鈔四十卷；一二，增定唐詩品彙三十卷；一三，選采真社集；一四，吳興藝文補七十卷。

關於借菴的事，還可以在溥志中零零碎碎的找出不少；他所做的文章，也還有幾篇留存着；因其無關本文，不錄。

借菴是「道醇第六子。」

道醇是份的兒子，「字子儒，初名元功，字懋德，號龍山，癸未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公元一五八三）進士，……年五十二，……子
六；嗣成，嗣茂，嗣昭，嗣昕，嗣暉，斯張』（溇志卷十八頁九）
道醇有著作三種：一，董黃門稿一卷；二，韓文評鈔二十卷；三
，龍山集一卷（溇志卷四十頁二）。

道醇的父親份，字用均，一字體化，號溇陽山人，環子，嘉靖丁酉（公元一五三七）舉鄉荐，次年成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加工部尚書。後以事奪職爲民。萬曆二十三年（公元一五九四）卒，年八十六（溇志卷十八頁九）。

份有著作四種：一，史記評抄四十卷；二，漢書評抄四十卷；三，後漢書評抄四十卷；四，泌園集三十七卷（溇志卷四十頁一）。

份的父親環，字良儀，一字臣儀，號翠榆，仁壽曾孫，父庠，正德中歲貢，年六十四（溇志卷十八頁八），著有翠榆集（溇志卷

四十頁一）。

環的父親庠，字文序，『且耕且讀，足不入城府，構一丈室，吟嘯其間，額曰「時習齋」，以自號』（溇志卷十八頁八）。

庠的父親失考，其祖父仁壽，原名珏，又名辰壽，字子復，父正四。元末，父子相戒不仕。明興，三徵弗就，鑿石船以隱，曰：『石船爛，吾其仕矣！』（同上，頁四）

仁壽有梅花詩一卷（溇志卷四十頁一）。

庠的七世祖貞元，宋政和中自海洲徙居烏程梅林里。

（溇志卷十八頁四）。

這樣，我們可以把若雨的家世畫出一張圖來：

貞元傳六世至正四——仁壽——□□——庠——環

份
道醇

嗣成
嗣茂
嗣昭
嗣昕
嗣暉
斯張

說（若雨）

（三）若雨之幼年。

詩集卷一有『故紙中忽見余八歲時手書梵冊，因讀先人示語，感而成詠』詩兩絕，（丁亥。若雨二十八歲作）句云：『記得竹床殘暑後，枇杷樹下教心經，』自註。『余八歲時飯聞谷大師，錫名智齡；』

西遊補

若董雨傳

溥志卷十八頁二四：『幼時謁開元寺聞谷大師廣印，錫名智齡。』又云：『出家又恐成虛話』，自註：『先人示語云：「自悔不早出家。」』又棟花磯隨筆中有一則云：『報國寺久廢，僧南林斷一臂，誓還舊觀。先借菴先生爲作緣起，後鬱成樓閣。南林者，寺古名，其爲字，所以誓也。余六七歲時，每新春及重九，借菴先生必命徧禮溪上諸院。至報國寺，則南公出具茗果；其發年斷手，則臘而積藏。與余坐少頃，語修復寺殿，出臘手，亦笑亦泣，其語態至今可畫。……余菴染後，尙健理院事，沒數年耳。』（溥志卷五十四頁七引蠅鬚館詩話中所轉載。）又詩集卷十一有『夜坐』詩，「限孔，桶，董，總」四韻。（乙未，苦雨三十六歲作），末句云：『不如課圓覺，癡比髮初總；』自註：『余兒時讀圓覺經。這可見若雨後來出家，雖然別有原因，但在幼年，已經受到了很強烈的佛門的暗示了。』

前集卷一有『趙長文先生作醒草序』（庚辰，若雨二十一歲作），謂『先生以詩交先子三十年。及余師先生，先子每夜起坐，令童子覆誦日所讀書。覆誦日所讀書不一行二行，先子輟掩卷呼「童子休矣！毋勞苦！」且卽爲先生語，極樂也。而余童子時性不又諸子等，絕不好晚起；星燦燦，且櫛且沐。於是先子大憂，「兒若此，憊矣！」屬先生令晚起，久之勿改。屬先生苦余令晚起，願先生勿忍苦余也。』這是若雨八歲以前的事，因爲到了八歲上，他父親就死了。

從這一段紀載裏，可以知道若雨不但是個極聰明的孩子，而且是個極奇怪的孩子。大凡幼年時極聰明而且極奇怪的人，到年紀大了，總不免有些神經病的色彩。所以後來若雨一生的行動，和他在文學上的表現，以及在學問上所走的路頭，都顯然是病態的，不是健全的。幸而中國還有『逃禪』一條路可以走得；不然，許多西洋作者所得到

的自殺或發瘋的悲慘結局，恐怕若雨也不能倖免罷。

若雨早歲喪父，又無兄弟（前集卷二『吳羽三稿序』中說：『而僕無父無兄無弟，甚孤。』），所以他的幼年生活，是很淒冷的。他的親屬，只有一個母親；所以他對於他母親的感情特別好：『事母至孝，畢生孺慕不衰』（溇志卷十八頁二四）。

若雨少時『未嘗爲詩；爲古文辭』（詩集自序）。古文辭之外，所學的，是應制之文（全上：『丙戌之秋，焚……十餘年應制之文無遺也。』丙戌是順治三年，公元一六四六，若雨二十七歲。所以『十餘年』三字，應作『十餘年前』講；若作『十餘年來』講，那是他到了明亡之後還在作應制之文，就與事實不符了）。『年十四（癸酉，崇禎六年，公元一六三三），補弟子員，旋食餼』（溇志卷十八頁二四），這就是他學習應制之文所得到的一個結果。

(四) 若雨之著作。

若雨研究學問，範圍很廣，筆又很健，所以著作極多；可惜流傳下來的，只有有限幾部。今依溇志卷四十所載，列目如後，並略加考證（溇志原文用大字，編號及新加考憑用小字）：

一，易發八卷。

前集自序謂「著易發，則丁亥戊子之書也。」丁亥戊子爲若雨二十八九歲。

四庫存目云：『其論易專主數學，兼取焦京陳邵之法，參互爲一，而推闡以己意，其根柢則黃氏三易洞璣也。其研索具有苦心，而究不免失之雜。如『飛龍訓』一篇，歷引堯禹周孔，謂皆以飛龍治萬世，而復舉圓覺道德二經，以爲釋迦老子亦然，未免援儒入墨。又『黃鸝河洛徵』謂黃鸝一聲，卽河洛之全机大用；『杏葉

飛龍表』謂黃鐘之律，爲杏葉之正位；其說皆近於怪誕。極其博辨之才，洗滌自喜則可矣，謂易之精奧在是，則殊不然也。』

二，易述。

據前集自序，此書成於庚寅，若雨三十歲。

三，周易十八爻未濟通輪表。

四，周易三十爻參天兩地表。

五，出震三易合表。

六，洪範變。

七，古詩緯。

八，詩發。

據前集自序，此書成於丙申，若雨三十七歲。

九，周禮緯一卷。

據前集自序，此書成於丙戌，若雨二十七歲。

湖錄曰：『子樵述云：以周禮司空，原非散闕，攷工安補，河異續鼻。六官分職，原法周天；始於雲漢，循序順行；懸象著明，非可飾說也。』

二〇，左傳提一卷。

一一，律呂發一卷。

一名律呂考。

據前集自序，書成於丙戌，若雨二十七歲。

湖錄曰：『子樵述云：律記有二：有候氣之管，有和聲之管。候氣有十二月之消長，和聲有三分損益。黃鐘司天而主升，管長漸短；蕤賓司地而主降，管短漸長。又辨三鐘四清，作律呂考。』

一一，六書發。

據前集自序，此書成於壬辰，若雨三十三歲。

胡錄曰：『子樵述云：先君以天下文字，皆歸六書。世以六者各分，有體無用；不知古之制字，或一字兼數義，或一音轉數音，循義而求，旁通無盡。形可該聲，事可括意；假借無常，轉注易變；作六書發。』

一三，史記脈。

棟花礪隨筆云：『史記評本有三：一丙子

（若雨十七歲）本，已焚；一癸未

（若雨二十四歲）本；此則丙申

（若雨三十七歲）本也。

一四，二代文獻。

一名夏殷文獻。文集卷一『雨道人家語』篇中有此目。『家語』作於丙戌，

若雨二十七歲，則此書當是若雨二十七歲以前所作

一五，七國攷十四卷。

據前集自序，此書成於辛巳壬午，若雨二十二三歲。

書分職官，食貨，都邑，宮室，國名，羣禮，音樂，器服，雜記，喪制，兵制，刑法，災異，瑣微，凡十四類；每類各分秦齊楚趙韓魏燕七國。

行笈日涉錄曰：『曾從祖若雨先生者七國考，採擷賅博，兼有考核；卷帙未分，蓋書垂成而未編定也。』

四庫提要云：『是編載秦齊楚趙韓魏燕七國，制度分十四門，皆採掇諸書，以相佐證，如「會典」之體。大致以戰國策史記爲本，而以諸子雜史補其遺闕。其所援引，如劉向列仙傳，張華感應類從志，子華子，符子，王嘉拾遺記之類，或文士之寓言，或小說之雜記，皆據爲典要；而月令所載「太尉」「大會」之屬，註

者明曰秦官，乃反遺漏，未免去取不倫。又，既以七國爲名，自應始自分晉以後。而秦之寺人，上引車鄰；楚之兩廣，遠徵左傳，則於斷限有乖。新序載魏王欲爲中天之臺，許瑄諫止，未必實有其事；卽有之，亦議而未行。而魏「宮室」門中，乃出一中天臺。莊子載無盛鶴列於麗譙，蓋城闕之通名，非魏所獨有。乃於魏「宮室」中標一目曰麗譙。琴操載韓殺孟政之父，乃古來之常制，非韓所創，乃於韓「刑法」中標一目曰殺，亦嫌苟盈卷帙。至於秦水心劍事，本見續齊諧記，乃云白帖；秦舍晉侯於靈臺，本見左傳，乃云列女傳，亦往往不得其出典。觀其前後無序跋，而齊「職官」門註「封君，后妃附」，乃祇有封君而無后妃，殆說未成之藪，偶爲後人傳錄歟。然春秋以前之制度，有經傳可稽；秦漢以下之故事，有史志可考；惟七雄雲擾，策士縱橫，中間

一二百年，典章制作，實蕩然不可復徵。說參考諸書，排比鉤貫，尙一一各得其崖略，俾考古者有徵焉。雖間傳蕪漫，固不妨過而存之矣。』

道光中，金山錢氏刊入守山閣叢書。

有自序，見前集卷二。

六，豐草菴書譜。

汪志云：卽書目。

詩集卷五有『題豐草菴書譜』詩（辛卯，若雨三十二歲作）云：『病來圖史喜偏增，竹架玲瓏疊數層。有日暫拋綠聽雨，他年終捨去爲僧。窗中磊磊西山石，閣外垂垂百歲藤。目錄編成空自惜，幾家傳得讀書蹤？』

一七，得書。

前集卷一有得書序，謂『董生年二十，家甚貧，不能囊千日糧，編足跡天下；其

性情憂愁，又不能久鬱鬱困此士也，於是謀所以重大溥者：凡生於斯，長於斯，讀書於斯，得四十四人；而集其文，謂之溥書。

一八，運氣定論一卷。

據前集自序，此書成於辛卯；若雨三十二歲。

四庫存目云：『是編凡四論八圖，辨素問所論運氣，當在六元。

正紀大論原文久佚，故晉皇甫謐作甲乙經，隋全元起註素問，皆

云亡失。唐王冰始私採陰陽大論七篇補之，詭云祕藏舊本。劉守

真楊子建遞變其說，亦皆乖謬，因著此書以闢之。定以六氣爲經，

五運爲緯；氣靜運動，上下周流；天始於甲，地始於子；數窮

六十，循環無端。其說甚辯。然運氣之主病，猶之分野之占天；

以爲不驗，亦有時而中；以爲必驗，又有時不然。天道遠，人道

邇。治病者求之望聞問切，參以天時地氣，亦足得其概矣，正不

必辯無證無形之事也。」

汪志按湖錄曰：『子樵述云：以素問運氣，王砮諸人有訛謬，卽以五運六氣相加，其氣自應，作運氣定論。』

一九、天官翼

據前集自序，此書成於癸巳，若兩三十四歲。

四庫存目云：『是書以章菴紀元，元會運世立論，謂歷數出於卦爻，頗譏漢太初三統之失；所列「恆星過宮」「年干八卦」二表，以星次遞相排比，至帝堯甲子，適值張心昂虛四仲之中，與堯典中星相合，遂據以爲上溯下推之證。然天形轉運，積歲恆差，始自秒分，漸移度數；其遷流之故甚微，算學測驗星躔，隨時修改，尙往往有過密過疏之虞，不相與天行相應。說作是書，不著步算贏縮之法，但以長歷遞推，恐未免刻舟求劍也。』

二〇，天象編年。

前集自序云：「集古今天官象緯，歲月可徵者爲一書，曰天象編年。」

二二，歲差考。

二二，又音發一卷。

一名文音九辨，有自序（集中未見）。

前集自序云：「若文音發，則乙酉（若雨二十六歲）之書也。故余詩曰：「昔表文音在西歲，輟筆亂離書未全。」」文集卷一「文音謚法解」云：「乙酉作文音辨，於是文章疾徐，清濁，高下，長短，各有定位。」

二三——三二，豐草菴雜著十二卷。

首昭陽夢史一卷，癸未（若雨二十四歲）作，有自序（見前集卷二。）

書中所記都是夢境，自三月朔日起，至十二月戊子止，共三十一則。有幾則記得很有趣，如「身在高山，望見天下皆草木，了然無人，大驚呼號；思此草木世界，

我誰與語；慟哭，枕上盡濕』（八月癸亥）。又「臨池割去首髮，髮墮水中爲魚。余乃湖泣裁尺牘寄嚴既方云：「弟已墮髮爲魚，」書至「魚」字而寤矣，」（十一月甲寅。）

次非煙香法一卷，辛卯（若雨三十二歲）作。這是若雨所創的「蕪香」法，凡文六篇，外鷓鴣生自序一篇；其非煙香記，博山爐變，衆香評三篇及自序，並見前集卷三。

次柳編一卷，壬辰（若雨三十三歲）作。這是一本略帶考據性質的筆記，共六十三則。

次河圖卦版一卷，亦壬辰作；敘曰：「以錢代箸，筮法荒矣，京房納甲，于午戾矣，三成長夜，策卦荒矣，作河圖版，明體用矣。」

次文章障一卷，甲午（若雨三）五歲十作。這是一部以佛參儒的書；雜採經傳語，用禪語釋之，凡三十則。

（我看見的鬻草菴雜著，只有以上五種，雖非完全本。）

次分野發一卷。據前集自序，是乙未（若雨三十六歲）作。

次詩律表一卷。湖錄曰：『子樵述云：』先君以易失於圖亡，詩失於序廢。小序者，乃卜商氏受之於聖門三百篇之標準也；小序廢而詩亡矣。又以三百五篇，歌皆有譜；唐時猶存；「關雎」一調，後併失之；「關雎」失譜，古樂無傳。今以音律考之，一篇之中，起調畢曲，各有定位；中間則有轉聲。如「關雎」，如「葛覃」，上以準起調，下以準畢曲也。商角徵羽，清濁遞更；準字發聲，無不諧節；作詩律表。』

次漢鏡歌發三卷。據前集自序，此書是丙申（若雨三十七歲）作。

四庫存目云：『是書取漢「鏡歌」十八章，反覆解說，首論大意，次論韻，次論音。其論韻則有伏，有擊，有進退，有同攝，有

同母，同入。論音本周禮三宮之說，按宮商角徵羽，篇分章位，章分句位，立說殊爲創闢。然沈約嘗言：漢鏡歌大字爲詞，細字爲聲。後來聲詞合寫，不復可辨，遂無文義尋，但存其聲而已。自唐後樂府失傳，新題迭作，於是併聲而亦亡之。說不知聲詞合寫之源，而強爲索解，已迷宗旨。至鏡歌乃鼓吹之曲，但奏其音而不歌其詞，故十八章或韻或不韻，亦猶「風」「雅」皆有韻而「頌」不盡韻也。說一概強爲叶韻，非惟不知古音，併不知樂府體裁矣。」

湖錄云：「子樵述云：樂府鏡歌之法，可例以詩：部位既分，律呂可定；按其高下以辨元聲，如「妃，呼，豨，收，中，吾，堯，羊，飛，」凡有聲無義之字，卽篇中三轉聲之準也。以喉舌自然之音，應樂府鏗鏘之節，作漢鏡歌發。」

次樂緯一卷。

次掃葉錄一卷。據前集自序，此書成於丙申（若雨三十七歲）

三三——三六，林翳子野語四卷。

這裏面包括四種小書：首曉天姿，有小序；次離中緯；次寶鏡拈，有小序，次殘雪錄，有小序（據前集自序，殘雪錄成於甲午，若雨三十五歲；）並題南村林蹇遠遊氏著；前有虎丘退翁序。

三七，甲申野語。

三八，曉寒長語。

據前集自序，此書成於乙未，若雨三十六歲

三九，相字略。

四〇，夢鄉語。

或疑即昭陽夢史。「兩道人家語」篇中昭陽夢史與夢鄉志並列，當是二書。又文

集卷一「志園記」中謂「癸未之歲，余數有玄怪夢遊，感而作夢鄉志，」而昭陽夢史亦癸未作，均兩書性質相近，或體裁稍有不同耳。

四二，開書。

據前集自序，此書成於甲申，（若雨二十五歲）

四二，桐葉十書。

「兩道人家語」篇中有此目，當是若雨二十七歲前作

四三，草菴羣碎錄。

詩集卷六有「自題草菴羣碎錄」一律（癸巳若雨三十四歲作），其首二句云：「歲月類仍疊紙繁，南村碎事入清言。」

四四，豐暇錄。

「兩道人家語」篇中有此目，當是若雨二十七歲前作。

四五，問道錄。

據前集自序，此書成於甲午，若雨三十五歲。

四六，承語錄一卷。

四七，研雪錄一卷。

四八，蘭葉筆存一卷。

一名慎辭錄。

四庫存目云：『明釋本以撰。本以字以軒，別號亦已，又號師嶽叟，蘇州人。書中載天啓四年董其昌所記玉璽事，則猶在其後。又稱先生每書竟，必令潛寫填語，蓋潛其本名矣。是書首葉題爲蘭葉筆存，次頁又題爲慎辭錄。所論瀉照祕閣續帖，於黃庭內景經點畫形模，辨析絲毫，蓋卽姜夔蘭亭偏傍之意。其餘多談書畫，亦偶及雜事。所稱引者，焦竑董其昌語爲多。中後雜載詩二十餘首，卽其自作。大抵隨筆紀錄之冊，後人抄合爲帙也。其中

「石頃城謠」一條，論樂府音節，穿鑿殊不足據。餘皆明末山人語耳。」

四九，棟花磯隨筆一卷，附雜文一卷。

庚子劉桐編寫，有跋。

溥志卷五十四頁六引蠅鬚館詩話：「棟花磯隨筆一冊，乃漏霜和尚未刻稿，余所見爲亡友劉疎雨手鈔本，其中不無參以禪門語錄，於遺佚多有可取。」

同上頁八引愈樾春在堂隨筆：「棟花磯隨筆但有鈔本，沈穀臣庶常以示余，字跡皆草草，殆村學中童子所書也。」

要研究若雨一生的事跡，這是一部極有用處的書。就溥志中所引的幾條說，所記早年的事有在二十歲以前的，晚年的事有在六十歲以後的，而且都是瑣屑的敘述，性質同日記相似，可見全書分量很多，一定不止一卷。可惜沒有刻板，我們無從看見了。

西遊補 董若雨傳

五，拂烟錄一卷。

五一，堯封語錄四卷。

正二，寶雲語錄二卷。

五三，靈巖片座寮語錄二卷。

五四，樵堂說略一卷。

五五，堯封別錄四卷。

五六，寶雲別錄四卷。

五七，靈巖餘錄。

五八，堯封錄四卷。

五九，寶安錄。

六〇，樵堂法頂拈一卷。

六一，七法頂五篇。

六二，法華讀本極圓說表。

六三，臨濟兩宗世次表。

六四，篋室記一卷。

六五，化齋疏記。

六六，寶雲雜著二卷。

六七，宗門書法。

六八，石楠堂石表一卷。

六九，豐草菴前表三卷。

分『乍醒』『七國』『茗文』三篇，庚辰至乙酉（若雨二十一歲至二十六歲）之文，前有自序。

七〇，豐草菴文集三卷。

分『七耀』『樂府』『文苑』三篇，丙戌至丙申（若雨二十七歲至三十七歲）之

文，前有自序。

七一，豐草菴別集六卷。

分「雲漢」「易際」「地易」「九宮」「詩緯」「太初」六編，丙戌至癸巳

（若雨二十七歲至三十四歲）作。

七二，豐草菴詩集十一卷。

分「人間可哀」「采杉」「落葉」「西廡」「病孔雀」「紅蕉」「登峯」「臨關
亭」「洞亭雨」「歲寒吟」「鬪韻牌」十一編，丙戌至丙申（若雨二十七歲至三

十七歲）作，前有自序。

七三，辛壬雜著。

據詩集自序，此書焚於丙戌（若雨二十七歲）之秋。

七四，甲申乙酉詩歌一卷。

據詩集自序，此書誤焚於丙戌之秋。

七五，乙酉雜文一卷。

七六，丙戌悲憤詩一卷。

據詩集自序，右二書均於丙申（若雨三十七歲）七月丙辰燒燬文時誤焚。

七七，寶雲詩集七卷。

分「畫石」「西荒」「洗藥池」「積雨」「夕香」「掛瓢」「拂煙」七編，或題寶雲南潛著，或題漏霜南潛著。前有康熙己巳（公元一六八九）猶子漢策序，謂「先生自丁未（四十八歲）寓堯峯以後，爲石屏，爲玉椒，爲東石澗，爲菁山，常照，爲東湖寺，爲紫石，爲陽羨，南嶽，皆挂瓢之地。楚齒落梅，靜睇鴻雪，則有「畫石編」「西荒編」；慘艇鳧蕩，採藤嚼雪，則有「洗藥池編」；船子往來，倏忽無礙，松飄紅墮，聲冥太空，則有「積雨編」「夕香編」「掛瓢集」「拂煙集」，迄乙丑歲（六十六歲）而止。」可見這是若雨爲僧以後所做的詩，直到他死的前一年爲止。

七八，禪樂府一卷。

有小序。今本惟『臺山』一編，附於林翳子野語後，原本當不止此。劉刻董若雨詩文集所載禪樂府，亦僅『臺山』一編。

據前集自序，此書作於乙未，若雨三十六歲。

湖錄曰：『子樵述云：乙未詣靈巖僧堂小參，頓悟大法，爲靈巖幅巾弟子。歸作禪樂府補船集，皆出世後詩也。』

七九，補船島語八卷。

首『補船村』，次『杞國轉』，次『研北編』，次『松花拈』，次『石火頌』，次『瞋睡魚』，次『披雲嘯』，次『水聲編』，凡八編，惟第五編題『月涵潛禪師石火頌』，弟子靈璧靈珏（卽其子樵未）記，餘並題『鷓鴣溪南潛』。又『石火頌』前有『靈巖退翁題潛子石火頌』一篇，『瞋睡魚』前有『確菴法弟

曉青題辭。

按府志此書入釋家類，而方外詩集又有菴船集，實複出也。

八〇，寶臺詩甲編二卷，乙存三卷。

八一，散隨續稿一卷。

八二，樵堂題跋一卷。

八三，西苑詩三卷。

八四，西苑別存一卷。

八五，西苑別編一卷。

八六，小品一卷。

八七，癸亥雜文一卷。

八八，乙酉集。

「兩道人語」篇中有此目，看書名知是若雨二十六歲作。

八九，秋雪堂稿一卷。

九〇，二餘雜稿。

『雨道人家語』篇中有此目，當是若雨二十七歲前作。

九一，後庚集。

『雨道人家語』篇中有此目，當是若雨二十七歲前作。

九二，藥籬雜文一卷。

九三，乙丑雜文一卷。

九四，若雨逸稿一卷。

九五，南潛詩一冊。

上二種俱說手寫本，向藏劉氏眠琴山館；今惟逸稿有傳鈔本，南

潛詩不可得見矣。

九六，風雅編年。

前集自序云：『余集秦漢已來詩歌歲月可徵者，爲一書曰風雅編年。』

九七，古樂府發。

詩集自序云：『（丙申）七月……己未，授兒古樂府發。』

又云：『呼櫛未來前，授古樂府發未成之書一編，謂曰：『我今年二月，於律呂經緯邈然遠想，得風騷兩性之至；讀古樂府，如縱轡天衢也。自我作古樂府發，則不復作韻語，蓋復自悔其詩矣。』』

九八，文苑英華詩略。

文集卷三有『文苑英華詩略序』，辛卯（若雨三十二歲）作。又詩集卷五有辛卯作『菴居雜事』三首，結尾云：『哀吟坐盡三更雨，文苑刪成欲寄誰？』自註云：『時成文苑英華詩略。』

九九，嶺雲集。

『兩道人家語』篇中有此目，當是若雨二十七歲前作。

詩集卷八「戰城南」篇自註云：「往予錄古山水書畫方外之文，自撰曰嶺雲集，謂只可自怡悅耳。」

一〇〇，曉寒合錄。

文集卷三有「題曉寒合錄」篇，丙申（若雨三十七歲）作。

疑卽是曉寒長語。

汪志云：「乾嘉辛丑（四十六年，公元一八七一），浙江頒行禁書總目，說諸書皆不在目中。董志云：「若雨先生易發及諸撰述，俱奉四庫館採取，唯以詩句微礙，至癸卯（乾隆四十八年，公元一八七三）復奉文抽板繳銷，是後來又曾抽毀；今所見刊本，缺葉甚多，蓋由於此。現存之詩，並無嫌諱。」

又云：「說所著尙有

一〇一，通鑑翼。

集自序云：「集野史雜集，山經地誌，事與正史相發而歲月可徵者爲一書，曰

通鑑異。』

一〇二，災異編年。

同上：「集古今五行變怪，詳歲月，爲一書，曰災異編年。」

一〇三，五六原。

一〇四，高暉堂家語。

文集卷三載若雨丙申年（三十七歲）所作「書生君非翁長歌墨蹟後」云：「每欲搜羅舊文，集先人遺事，爲高暉堂家語一書，如東生能始請先生集中贈和之作爲詩文緣，雲棲憨山兩大師法語爲出世緣，與閔康侯先生響書討論詩文爲著述緣，先人集中前後遊覽名勝語詩爲山水緣，先人手跋碑版舊文名賢墨蹟諸文爲圖書緣，清緣畢集，子孫永寶，甚善，恨病未就也。」

一〇五，兒雅。

一〇六，樵雅。

一〇七，蟲魚箋。

一〇八，草木箋。

詩集卷十一，有「詠四聲葉子」「自和」詩（乙未，若雨三十六歲作），句云：

「小就蟲魚草木箋，」自註：「余近著蟲魚箋草木箋二種。」

一〇九，僧寶五書。

一一〇，古文編年。

前集自序云：「集古今文章，闕天下治亂大故，歲月可徵者，爲一書，曰古文編年。」

但有書名，疑未屬草，……惜不得紀官所刊遺文總目一詳考之。（據溥志卷十九頁一四，紀官，原名永成，與張倚董說遊康熙壬子武科舉人，屢試兵部不過，病臂，以詩酒終官；又卷十四頁一五，謂官有豐草卷遺文總目並餘素齋詩文集三卷；集有漏霜老人（即若雨）評。又卷五十六頁一九有紀官子熾所作先君子餘

案府君行略，謂「先君：平日所師事者二人：一爲吳濬西廬張先生，一爲鷓鴣溪寶雲董先生。……先君子治易，寶雲書「河圖存」三字以贈。註云：（紀子學易）沈苦。將返吳中，雨中書此以爲券。」先君子……嘗著北行紀南還紀，……寶雲以爲似盛宏之 荊州記。寶雲夙稱書藏，其所評本，先君子時時手錄，不下數十種；如左傳提史記脈二本，鈔凡三次。至寶雲歿後，懼其遺文散佚，窮四十日夜書之，兩目眇昏，手腕酸脫矣。」

又云：「楊鳳苞 南疆逸史跋載有無名氏

一一，夢華潭客談。

疑亦說所作。」

以上均溥志所載；其未載者有：

一二，四遊補十六回。

四遊補 董若雨傳

詩集卷二有若雨庚寅作漫興詩十首，第三首中有句云：「四遊曾補虞初筆，萬鏡樓空及第歸。」自註云：「余十年前曾補四遊，有萬鏡樓一則。」庚寅是若雨三十歲，順治七年，公元一六五〇。從此倒推上去十年是庚辰，若雨二十一歲，崇禎十三年，公元一六四〇。這時候明朝還沒有亡。許多人以為四遊補是明亡後所作，從而有種種的揣測，現在找到了這個證據，可以把所有的揣測一掃而空了。又溥志卷五十九頁八引雪橋詩話續集，謂「錢辛楣所爲若雨傳，稱其詩荒淡清遠……（若雨）所著書甚衆，辛楣得其手稿數百葉，皆志乘所未及舉者，稍次第之，合題曰補樵書。補樵，南潛，漏霜，皆若雨號。」據此，則補樵書一種，亦應附列目尾。

溥志所載若雨書目，既不編年，又不分類，真是一篇雜亂無章的流水賬。但是，便叫我們來編，恐怕也不能編得好到那裏去。因爲要分

類，總要看見了原書才能不錯；不然，就書名上望文生義，是很危險的；而且有許多書名，如聞書野語之類，連望文生義也是不可能；那麼，類又從何分起呢？至于編年，那就更難；有時即使見到了原書，其著作期仍舊無從斷定。董若雨是個講究編年的人，他的前集自序，大講其編年的重要，謂「讀書當編年，……著書當編年，……」而序尾並無年月，真是「出會忘記了菩薩！」就我們揣想，這部前集大約也同詩集一樣，是丙申年若雨三十七歲時編定的，但書中並無明文，終只能認為揣想，不能作為斷定。即此一端，可見編年之難。所以澤志裏的書目，雖然是一篇流水賬，也只能過而存之。

若雨的著作，範圍很廣大；約略說來，可以分作九類：一是考據書，如七國考之類；二是選文，如溥書之類；三是編年書，如風雅編年之類；四是研究學問的結果，如漢鏡歌發之類；五是詩文集；六是

小說，如西遊補；七是雜記，如棟花磯隨筆之類；八是語錄，如靈巖首座寮語錄之類；九是雜書，如昭陽夢史非烟香法之類。

就他所研究的科目說，則可分爲七類：一是天文字及象數學，二是史學及年曆學，三是醫學，四是文字音韻學，五是音律學及詩歌學，六是佛學及儒佛合參，七是雜覽。

就書目裏看來，他所著的書有一百多種。仔細一研究，這個數目儘可以大打折扣。因爲他的書，有許多是編著完成的，有許多却只起了一個草，並未整理成功（如七國考）。有許多恐怕只定了一個名目，始終並未著筆。（如前集自序云：『余集秦漢已來詩歌。歲月可徵者，爲一書，曰風雅編年；集野史雜集，山經地誌，事與正史相發而歲月可徵者，爲一書，曰通鑑翼；集古今文章，關天下治亂大故，歲月可徵者，爲一書，曰古文編年；集古今天官象緯，歲月可徵者，爲

一書，曰天象編年；集古今五行變怪，詳歲月，爲一書，曰災異編年。』就文義上看，似乎這幾部書都已編成的了。而下文忽接『風雅天象二書，采拾略成，未授副墨，傷哉病也！』這是說其餘的書都已編成，只這風雅天象二書沒有完工呢？還是說只這風雅天象二書已經動了手，其餘還沒有動手呢？這是個很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有許多書，究竟是不是若雨所作，還無從斷定。（如夢華潭客談，只是『疑亦說所作。』又蘭葉筆存一書，四庫存目云：『明釋本以撰。本以字以軒，別號亦已，又號師嶽叟，蘇州人。』這分明不是若雨，因爲若雨不是蘇州人。下文謂『又稱先生每書竟，必令潛寫填語，』從而作一斷語曰：『蓋潛其本名矣。』這真是極古怪的論斷法：著書是一件事，寫填語又是一件事，何以就能從此認出本名來？若說這部書是寫填語的人做了託名於本以的，自然也說得過去；但也只是『託名』，並

不是「本名」。總而言之，這書是不是若雨所作，還有待於考定。）有許多書，雖然別爲一目，其內容亦許已經並見於他書。（如南潛詩及若雨逸稿，雖然都是「說手寫本」，而若雨詩文集，却是他自己訂定之本。亦許這兩本是他的原稿，到後來訂定詩文集時，已經全體收入，或者是把好的收入，把不好的留下。那麼，這種原稿雖然別具一名，却已不能別爲一書了。）總而言之，若雨的著作太多了。因其太多，所以不但我們生於數百年以後的人，便是若雨的同時人，便是若雨自己，恐怕也不能詳細的開出一篇清賬來。說若雨自己也不能開清賬，這話未免有些奇怪，其實並非全無理由。因爲若雨雖然熱心於著作，却並不是個存心「爲做著作家而著作」的人；他只是興到便寫，或者是，有時覺得某一部書大可以寫得，雖然一時不能寫，書目不妨預定著，——在這時候，你若問他有著作幾種，他必定把已寫的或未

寫的，寫完的或沒有寫完的，全都告訴你。在這一篇賬裏，就儘有「不實」的地方了。他一面熱心於寫，一面又熱心於悔。悔了就要焚稿。當他悔時焚稿時，他可以立下誓來，說從此不再做詩文，不再著書了。而其結果，則做詩文如故，著書如故。所以，你若問他著書多少，他亦許把已悔已焚的東西抹去了不算：這就是賬上有了「不盡」的地方了。在他自己開出來的賬還要不盡不實，又何況我們後來人代替他做報銷呢？

若雨的著作，可以分作前後兩期，以丙申（順治十三年，公元一六五六），若雨三十七歲）若雨實行做和尚的一年做界線；這一年以後所著的書，是純粹的佛學書；這一年以前所做的，是各種門類不同的書。至於詩文及隨筆，則兩期中都有；不過前期多一點，後期少一點。

若雨雖然自小就受到了佛門的影響，可是直到三十四歲時（癸巳，

順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才當真有出家做和尚的意思。（溥志卷五十四頁九引棟花磯隨筆：「癸巳，余初芒鞋，參先師於硯山。」）但還只是穿雙芒鞋，做個和尚打扮的俗家人而已。再過三年丙申，他就大模大樣的做起正式和尚來。在做和尚之前，先有一番預備；就是在是年七月甲寅，立下誓來，從此不再做文章。他說：「學道十年，不到古人大休息地，非獨神骨懦，亦筆墨累之也。因發憤夜登曉寒樓，慟哭古佛之前，作焚硯誓辭。其文曰：「稽首大覺尊，玄潛不蚤背塵，棲玄宅靜，綺語自障。今日已後，永絕文字，鏤骨銘心，盡未來際。不斷綺語，崇高苦因！不斷綺語，道岸不登！不斷綺語，離叛佛心！」」（詩集自序）他立下了這樣的一個誓，越二日丙辰，就有『燒雜文』之事。他說：「余年十六七，輒喜手評古人之書。評後輒悔，悔輒更評，更評復悔，悔輒欲自焚，乃不果焚也。今已志在青巖

布襪，因掩戶啓篋，縱陳癸未（二十四歲）已前手評諸書凡數百卷，悉焚之，」並「誤焚乙酉雜文一卷，丙戌悲憤詩一卷。」他這樣大焚特焚，他的兒子樵與耒就大不答應了。他們倆「長跪號泣」以請，說：「大人縱未能改新誓，濡牘長吟也，聊集舊文布人閒乎，則樵等死而更生。」他說：「我病不能斷文字緣斷人間緣矣。」我安能詰曲從人間世流布詩文也？」又說：「我少未嘗爲詩，爲古文辭。爲古文辭不一年二年輒自悔，悔輒欲自焚。」又說：「我不能如世之詩珠聯漢魏，璧合三唐也，不能如世之詩赫然假聲光於賢豪長者也，不能如世之詩鬼言無蒂，沈墮秋烟也，耽情於方外，合社於漁樵，遊夢於山經，孤癖於香法，古人我不敢擬，今人我不能以爲侶，今世之詩傳人間者，亦無此例也。」樵耒說：「傳詩文非以爲例也，敢請。」他說：「汝於詩文，癖矣！今不示汝，汝謂我自匿。」於是出篋中未焚書，

紙亂編繁，大索一日，得庚辰（二十一歲）已後雜文，丙戌（二十四歲）已後詩歌各十餘編，手授樵等。」越一日已未，復授以「古樂府發未成之書」，而且說：「讀古樂府如縱轡天衢也。自我作古樂府發，則不復作韻語，蓋亦自悔其詩矣！」（均見詩集自序）。這都是他自己說的話：話雖然多，歸併起來却只有三句：

（一）他要去和尙了，所以要斷文字緣，要斷人間緣，要從此絕筆，要把以前做的東西也燒去。

（二）他做的東西，都是且做且悔的；因為悔，所以要燒。

（三）但因他的兒子不答應，「長跪號泣」以請，所以只燒去了
一部分，沒有完全燒去。

這三句話，第一第二兩句是真的，第三句有些靠不住：亦許只是託詞罷了。拆穿了說，他只是借着將要出家做和尙的機會，把以前的詩文

著作整理一下，把不好的燒去了，把好的留存起來。

他的詩集前集文集，都是在這個時候整理起來的。詩集從丙戌起，到丙申止（二十七歲至三十七歲）；前集從庚辰起，到乙酉止（二十一歲至二十六歲）；文集與詩集同，從丙戌起，到丙申止。其實前集與文集是一樣的東西，儘可以歸併爲一起，他却分爲二集，每集各作一序，我們猜不出他有什麼用意沒有。

若雨也有裝腔作勢的時候，但我們不能說他純粹是個裝腔作勢的人。當他作「焚硯誓」時，說話如此決絕，（文集卷三中有「芝筇詩序」，謂「自七月作「焚硯辭」，與詩卷長訣，……故序芝筇之詩，使余飛揚跋扈，神朗志適，飄飄然與山雲俱浮，高鳥並越，而筆亦從此絕矣。」語意更決。）亦許他當真想要從此不再作詩文，不再著書的了。無如話雖這樣說了，手癢起來還是熬不住。結果是「自我作古

樂府發，則不復作韻語』的人，還做了一部寶雲詩集！但是，他老人家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再做序了，所以這一部集子的序，是他的猶子漢策做的。偏是這漢策先生的序中，又有了『噫！先生之詩手自刪定』一語，使我們看了，知道此老之且悔且做，且做且悔，到老猶然，真可以說聲『和尚易做，本性難移』了！

溈志所列書目中，有許多書，如寶雲語錄，靈巖首座寮語錄，靈巖餘錄，樵堂法頂拈，七法頂，臨濟兩宗世次表之類，大概都是若雨做了和尚以後做的，理由有二：一，在他做和尚以前的詩文中，沒有提到過這些書名；二，他做和尚以前所著的書，雖然也帶着些和尚氣，却沒有這種純粹的禪家語。

要批評若雨的著作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門類多，分量多，決不是隨隨便便的人拿來隨隨便便一翻便可以了事，而且有好多書，現在已

經無從看見的了。就我個人的意見說句極粗泛的話，他的詩文小說都很好，拷據書如七國考之類也不壞；禪家語我們不懂，且置之不論；但儒釋合參或釋道合參的書，恐怕沒有什麼價值，因為儒與釋與道，根本上是合參不來的；硬要合參，只是東拉西扯，說上些廢話罷了。至於零零碎碎的研究學問的結果，如漢鏡歌發古樂府發之類，亦許也有些用處；如易發易運河圖卦版，運氣定論之類，用現代科學家的眼光看去，無非是胡說亂道。以若雨天分之高，用力之勤，若然不給這些胡說亂道的東西迷錯了路頭，而專在考據編年等學上用功夫，則若雨在學問方面，必能於古今來第一等人物中佔到一個位置。不幸他自己本來有些小小的神經病，再喫了這些助長神經病的藥，結果就成了個半夢半醒的二等學者。我說這份話並不是隨隨便便的冤枉他，試看他所做的『非煙香法自序』：

「屹然立非煙之法於天下，可以翼聖學。東西至日月所出入，其間動物有靈，無非聖人者也。人人皆爲神聖而後盡人之性，百草木皆爲異香而後盡草木之性。證聖之學，六經是也，六經非能使

人聖也；證香之方，非煙是也，非煙非能使草木香也；故曰可以翼聖學。黃鐘蔽，六律荒，余作律呂發，考喉舌清濁之候，定六十自然之音，而人或未悟。易學自秦漢無統矣，余數年前幸稍窺見出震門戶，卦律周輪，乃作易發，古聖幽微，澄若九秋之天，而人或未悟。律之不易悟者，絲竹因人也。易之不易悟者，河洛不言也。今非煙香法證草木之無非香者，風莖露葉，指摘可徵，繁非若絲竹，奧非若河洛，學者撥灰立悟矣，故曰可以翼聖學。」

又「非煙香記」裏有這樣的一段：

「振草木之靈化而爲香，故曰『振靈』。……亦曰『客香』，名客香者，不爲物主退，而爲客抱靜，守一以盡萬物之變。……亦曰『未曾有香』，百草木之有香氣者皆可以入蒸香之鬲，此上古以來未曾有也。亦曰『易香』，以一香變千萬香，以千萬香攝一香，如一卦爻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此天下之至變易也。」

非烟香法只是斗方名士鬧的一種頑意兒，無論如何總不能有什麼很大的道理在裏面。你看他說『屹然立非煙之法於天下』，看他說了三次的『可以翼聖學』，看他把非煙之法比之於律與易，看他說『振草木之靈化』，看他說『守一以盡萬物之變』，看他說『上古以來未曾有』，『看他說『此天下之至變易』，這還不是發神經病麼？他在這一件小事上要發神經病，到他講易，講醫，講律呂，講象緯，講災異的

時候，自然更要大發特發了。但是，神經病對於他的學問方面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對於他的文學方面究竟是福是禍，還在不可知之數，因為我們看他的詩文小說中，偏是有神經病色彩的地方，偏覺得別有風趣，不同凡響。所以，要是他沒有神經病，亦許他文學上的成就可以更偉大些，却亦許可以庸庸碌碌，一無可取。

關於若雨的著作，還有兩件事應當附帶說一說：

一，若雨焚稿，前後共有三次：上文所說丙申焚稿是末一次；第一次在『癸未（二十四歲）之冬，焚庚辰（二十一歲）已前之文無遺也』；第二次在『丙戌（二十七歲）之秋，焚辛壬雜著及十餘年應制之文無遺也；又甲申乙酉詩歌一編，誤以為應制文俱焚焉』（詩集自序）。他所以要焚稿的理由，據我想來，一層是由於後悔，從前做的

文章，後來看看不好，就拿來燒了；二層是由於絕意仕進，所以把應制之文燒去了；（但他燒應制之文在丙戌，是清順治三年，可見在明亡以前，他並沒有絕意仕進；否則應悔之文，莫先於應制文，何不在癸未那年燒去呢？）三層是由於避禍，看他丙戌年所「誤」焚的甲申乙酉詩歌，丙申年所「誤」焚的乙酉雜文及丙戌悲憤詩，即無「悲憤」二字爲之洩漏個中消息，而單從「甲申」「乙酉」「丙戌」三年頭（順治元二三年，即明亡後第一二三年）設想，也就可以斷定中間必定有「言論過激」，「通敵有據」的嫌疑；然則所謂「誤焚」的「誤」，正是若雨所下的一個最痛心的字眼，我們不能輕輕滑看過去。

二，若雨的名字很多，俞曲園替他結過一筆總帳；他說：「棟花磯隨筆有一則云：「客有戴星叩余門，……高暉生直是退財白虎。」

余按汪謝城南潯志「董說傳」，所載名字甚多：初名說，字若雨，號西菴，自稱鷗鵠生，又稱斯張子，聞谷大師錫名智齡；國變後，改姓林，名蹇，字遠遊，號南村，亦稱林鬚子，又稱槁木林；靈巖大師名之曰元潛，字俟菴；爲僧後，更名南潛，字月涵，一作月巖，號補樵，一號楓菴，又名本以，而無高暉生之名，此可補潯志之缺。」（潯志卷五十四頁九引春在堂筆記。）這裏面共有二十個名字，其中有一個是俞老先生看書看錯的，因爲傳上說「斯張子」，是根據前文「董斯張傳」而來，說他是斯張的兒子，不是說他名字叫「斯張子」。又「本以」是不是若雨，尙有待於考證。若然就是他，則四庫存目上說「字以軒，別號亦已，又號師嶽叟」許多名字，也應當歸到若雨的帳上算。又若雨棟花磯隨筆裏說：「癸未，余刻印章曰「夢史」，又方印曰「夢鄉太史」。後十五年，先師命充書狀，時假寓溪村，刻

「潛居漏霜」四字印，又刻「鈍榜狀元」一印。或見之而戲舉松雪「水晶宮道人」對，例言「鈍榜狀元政合壁夢鄉太史耳。」今用「蕭蕭林下風」珀印，是先師示寂前手賜；而近復欲刻四字印曰「月函船師」，甚思船居也』（澤志卷五十四頁九引）。可見若雨的名字，是隨時在那里更改的：心上想到怎樣的一個意境，馬上就改換一個名字。但他也有時候覺得名字多了太麻煩了，索性要想廢了名，以無名爲名。（詩集卷五有「春日」詩四首，中有句云；「名是無名字無字」，自註云：「余有「余無名」印。」）這樣時時改換名字，從一方面說，是一種風趣；從另一方面說，也是一種小小的神經病。但無論是風趣也好，是神經病也好，在於研究他的著作的人，總不免給他鬧得眼花撩亂，糾纏不清。

(五) 若雨之一生

若雨一生，著書之外，幾乎沒有做什麼事，所以溥志所載若雨傳（卷十八頁二四），也很簡單：

「……出太倉張溥門，王古文詞，江左名士，爭相傾倒。而姿稟孤特，與俗寡諧。更國變，遂棄諸生，……屏迹豐草菴，宗親莫覩其面。……丙申秋，削髮靈巖，……雲遊四方，浮湘上衡岳；至長沙，見陶汝鼎，傾蓋言歡；晤寓公黃周星曰：「此古之傷心人也！」展桑海遺民錄，黯然而別。已歸吳中，主古堯峯寶雲禪院，時往來於洞庭之西小湖，及溇溪補船菴之間。甲子母亡：葬畢歸山，遂不復至。嘗寓吳之夕香菴，一當事屏輿從訪之；聞聲匿避，當事嘆息而去。年六十七，示寂夕香，時康熙二十五年（丙寅五月六日也。」

足！

此外鈕琇所作觚賸續編裏，也有幾句話可以鈔出來補傳文之所不足！

「……淑配稱閨閣之賢，佳兒獲芝蘭之秀。中年以後，一旦捐棄，獨皈淨域，自號月涵。所至之地，緇素宗仰，於是海內無不推月涵爲禪門尊宿矣。月涵於傳鉢開堂，飛錫住山之輩，視若蔑如，而身心融悟，得之典籍。每一出遊，則有書五十擔隨之，雖僻谷之深，洪濤之險，不暫離也。」

又張秋水「漏霜和尚若帶圖跋」中，有一段話很重要：

「順治初載，南嶽和尙退翁，法嗣徧天下，而其中之賢且著者，莫如正志大瓠兩首座。正志居華山，即前大學士熊嘉魚開元；而大瓠者，乃宣城故監司沈壽嶽之子名麟生，其後居姚江者也。一時志節之士，有託而逃，率以興化退翁爲依皈。辛卯（順治八年）

若雨三十二歲之難，寺中星散，先生獨負篋杖策，入山以從。由是東南名宿，益高其行，遂繼熊沈兩公，鼎立而三。蓋自甲申乙酉之後，大江以南世家子弟，如崑山顧咸正兄弟，長洲文震亨父子，餘姚孫碩膚，烏程溫寶忠，其大節昭著，炳若日星；外此則無錫張雲巖有譽，桐城方無可以智，亦皆染衣處晦，抱節山薇，抽身火宅之中，匿影金沙之側；然則先生之於宗伯，亦可謂不墜烏衣馬糞，故家喬木者矣」（潯志卷四十七頁二七）。

吳興劉承幹重刻董若雨詩文集跋尾中也說：

『更國變，……屏迹豐草菴。其時志節之士，有託而逃，率以南獄和尚退翁爲依歸。辛卯之難，園寺星散，若雨獨負篋杖策入山以從，由是東南名宿，益高其行。……少未嘗作詩，丙戌始爲詩，以寫其空坑崖海之音。……集刻於康熙二十九年，迄今二百餘』

年，罕見流傳。」

這裏面有一個問題：我看辛卯一年內若雨所作詩文，並沒有提起到南獄去的話；而且所寫的景物，都是本鄉的；與他來往的人，也都是本鄉的。以上云云，不知何所依據。

又溥志若雨傳中有這樣的一段註：

『按詩萃云：「（說）名著復社。」沈登瀛曰：「攷吳鬪復社姓氏錄，陸世儀復社紀略，皆無說名。且社盛於崇禎己巳庚午（若雨十歲十一歲），數年後構禍遂輟，說齒尙少，恐不及與。」』

這一段話似乎理由很充足，不過復社的主腦人張溥，是若雨的受業師。溥死時，若雨（時二十二歲）曾『代同社』作『祭西銘先生文』及『謁于忠肅廟爲西銘先生祈嗣疏』（均見前集卷一），這『同社』二字，決不能隨便滑看過去。復社中還有一個健將叫做孫孟樸，若雨

與他也很有往來（見後）。從這兩點上看，似乎不能說若雨與復社完全沒有關係。不過，若要說

「明末，張庶常溥，狎主復社，以附東林，延先生（謂董湛思）及若雨爲之領袖，當世名流，俱以不識兩先生爲恥。」（溥志卷五十一頁二一引沈炳巽權齋老人筆記）

那就有些說不過去，因爲在若雨自己的詩文裏和別人所作有關若雨的記載裏，都找不出若雨曾爲復社領袖的證據來。

若雨一生六十七年中的事，粗枝大葉說來，只有這麼一點。現在可以把若雨的性情好尚，大略說一說：

若雨有一篇「舟居聽雨圖自跋」，裏面說：「石湖泛宅者，寶雲自名其舟也。辛酉（六十二歲）夏五，泛宅之始。……寶雲生有舟居

之癖，其次之癖則聽雨也」（澤志卷五十四頁十引）。這是他把他自己的兩種癖尙明明白白說出來的。雨與舟居之外，他最歡喜的就是做夢。他於做昭陽夢史和夢鄉志兩書之外，還設了一個夢社，做了一篇「夢社約」（前集卷二）。做和尙應當遠離顛倒夢想，他却是個酷愛顛倒夢想的高僧！（若雨集中有許多關於雨與舟居與夢的作品，現在只舉出一兩種最重要的證據來。）

若雨最喜歡「出新意」，例如「非烟香法」，我們看了並沒有什麼大意思，他却自以爲空前絕後的大發明。非烟香之外，他還造了許多新東西。庚寅（三十一歲），他「出新意，采杉膚雜松葉焚之，拂拂有清氣」，因作「采杉曲」（詩集卷二）。明年，他又造了一種墨，定名爲「湘雲」；「又爲「山家百和香」，與花瓣同焚，殊有清致」（詩集卷五「春日」詩自註）。他又說：癸巳（三十四歲）五月，

家中復舉一雄，名之曰村，字曰古雪。案篋中得梅花落瓣一裹，余出新意，製「先天玉液法」，令用梅花屑和乳飲之，故乳名小梅也。」（詩集卷六「梅花乳」小序）。用梅花瓣和在乳裏給小孩喫，雖然未必有毒，却也不見得有益。他這樣胡亂做去，說得好聽些是詩人化的育兒法，說得不好聽些又是大發神經病。

他做詩也極想創造新律，如詩集卷十一有「隔年歷創四言律體，限一東」一首：

「葬筆冢裏，同秋夢中。祭思舊臘，式改新楓。往日無短，寒山轉空。誰能剪燭，快讀一通。」

詩不能算不好，若說是創造的新體，却不能承認；因爲四言詩的中兩聯相對，在古人詩中並不是沒有見過，有如陶淵明「時運」詩的末一節：

「斯晨斯夕，言息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牀，濁酒半壺。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讀集卷四中又有「蘭葉詞」四首，下註「新晴日創體」，其第一首云：

「木蘭檝放看蘭葉，蘭葉蘭花青可憐。淺青深綠兩依託，春風駘蕩花葉鮮。」

他所謂創體，想來是取七絕的形式，而不依七絕的平仄規律罷了。這樣的詩，在古人集中也已屢見不鮮，如唐人後朝先的「越溪怨」：

「越王宮裏如花人，越水溪頭采白蘋。白蘋未盡人先盡，誰見江南春復春？」

除第一句末二字及第四句首二字聲調小異外，其餘完全一樣。

總之，若雨頗有創新癖，但沒有能達到目的；有的是創了等於沒有創，有的是創得很可笑。

若雨還有一個題名字的癖。他除自己題了幾十個名字之外，還時時替他的門徒們僮僕們題名字（散見詩集寶集中）；他有了六位世兄，他就大發清興，替他們定出一張「名譜」來：

「阿來名樵，字裘夏，一字竹坡，號烟疾生；阿辰名牧，字放雲，一字祝琴，號鐵笛生；大奇名耒，字江屏，一字千巖，號退谷子；小奇名舫，字浪仙，一字散客，號野渡生；阿子名漁，字蕤江，一字隨隱，號江湖長；小梅名村，字古雪，一字逋翁，號寒峯野人」（詩集卷六「字釋」詩序）。

那時他的小兒子村，還只初落地，他已字之曰「逋翁」，則「寒峯野人」何不改爲「寒峯老人」呢！後來他做了和尚，又替兒子們各起一法名：樵曰靈壁樵，耒曰靈莖耒，牧曰旨徑牧，舫曰旨勝舫（均散見寶集；澤志若雨傳謂「又有旨然，卽村也，唯漁名無考」，而兒子們

却並不是和尚，不知何必要有此一舉。

他不但喜歡定人名，而且喜歡定物名；如房屋，船，香，墨，乳，貓（均散見詩集寶集）之類，只須與他有得一些關係的，他都給題起一個很有文采的名字來。又詩文集每卷各定一編名，也是他所創的『新意』。

他在壬辰年（三十三歲），還把自己的姓也改去了。他有『林氏釋』一篇，載在文集卷三，所舉理由，也很可笑。

現在抄錄一點關於若雨的零碎事：

辛巳（若雨二十二歲）冬，烏程秋浦吳侯謬以文字下交，而俗眼爲之轉。至癸未歲，偶吳侯有所繩。繩者富客；有戴星過余門，語釋繹不可了，似欲余爲關說解之，而百金爲壽者。余時面發赤，罵絕之。

曰：「去！吾學道未暇也！」此客出門，徧告市人曰：「高暉生直是退財白虎！」後來人都以此見諷」（溇志卷五十四頁九引棟花磯隨筆）。

壬午（若雨二十三歲），「冬十月，……南至檣李，逃憂愁也。……辛丑，抵舅家。……壬寅，雞鳴渡南河，遇風，水立一尺，舟不得進。暮，復抵舅家。……癸卯，且風且雨。……甲辰，至梅里。乙巳，復抵舅家……」（前集卷二頁八，九「介盟序」）。

詩集卷十一載「春日感懷」限韻詩，自註云：「乙酉（二十六歲），將移家鹿山，自筮得明夷初九。」是年夏，移家鹿山，……一家聚樵船中，惘惘西去（文集卷三「題樵來二兒雜文」）。

丁亥，若雨二十八歲，在夢華潭口聽客話嘉（靖）隆（慶）間大內近舊事，有「夢華詞」十首記之（詩集卷一）。

辛卯，若雨三十二歲，有「聞警」詩云：「樵船載圖書，移家鹿山去。何以珍護之，斜閣松深處。歸來春幾綠，歎息空往事。藏書託新構，豐草名自署。夜聞鼓角聲，秉燭蒼皇視。摩挲岫嶺碑，與汝待天曙」（詩集卷五）。

癸巳，若雨三十四歲，作「賣田」詩，自序云：「余存豐草菴田三十畝，頃復以十畝售人，聊資瓶鉢」（詩集卷六）。

是年有「出門」，「夜泊松陵」，「過吳王治軍處」，「木瀆道中」，「靈巖歌」，「五月歸自靈巖」，「住靈巖峯頂」，「六月得夫山和尚書」諸作，又有「秋日將至靈巖」詩（均詩集卷六）。可見他在這一年之內，到靈巖去了兩次。

是年有「兒輩過豐草菴」及「答兒輩問疾」諸作（詩集卷六）；此可與潯志若雨傳中「屏跡豐草菴，宗親莫視其面」二語相映證。

甲午，若雨三十五歲，有「雨登靈巖山」及「重至靈巖呈夫山和尚」詩（詩集卷七）。他做和尚的心思漸漸的切迫了，所以靈巖跑得更勤了。

是年作「夢華潭謠」，序曰：「鷓鴣生貧而嗜書，一日，遇南宋舊本，紙墨既繁，還書長懶，故託爲書賈愁望之聲」（詩集卷七）。又，乙未（三十六歲），作「平涼志」詩，序曰：「賈人持平涼志八冊，余倒餅中粟易之」（詩集卷十）。

乙未，若雨三十六歲，作「罷市歌」二首，其一云：「罷市罷市，新軍西至。新軍至，齊立馬。「哥入酒家，彼高樓著我。」」其二云：「將入門下馬，紅兜挂壁刀挂戶。「我饑先陳酒脯，兒善飼我馬」（詩集卷八）。這是當時的「仁義之師」！叫若雨如何能看得服氣！

「往余病中，痛念生死，變姓名，草衣芒屨，走靈巖，見我師夫

山和尚。和尚俯憐愁苦，謂余天資近道，許隨衆入室，名之曰玄潛，字之曰俟菴。……丙申（三十七歲），復上靈巖，參請之暇，草雜問十餘條，披肝露胆，冀拔其膏肓。……時山中諸禪長，各有名言啓益，和尚亦恕其狂瀆尊嚴，問批答一二語，如倚天長劍，而玄潛根凡習錮，卒無以當和尚也。及抱病歸黃葉村，益鬱鬱不自得，輒思遠遊。一夕，夢夫山和尚同道峯山翁和尚坐怪松下，執卷共讀，玄潛長跪，慟哭於前。其明日壬辰，時加於午，自筮得離之既濟，曰：余遠遊其有待乎？……余安得立縱情山水間？其有文役乎？……及留豐草，理殘文，乃悟卦律之奇，而益自悲學道之未成也」（文集自序）。

「丙申秋，（若雨）作焚硯誓詞，削髮從靈巖繼起諸禪師遊，適三湘，上衡岳，遇陶仲調於長沙。仲調曰：「吾久疑文周象象淆於傳汪（當是「注」）家言，今讀子易發，渙然冰釋矣。」先生曰：「十

年注易，千里浮湘，得仲調一人知己，何待後世子雲哉」（潯志卷五十四頁一一引溫業忱董若雨先生傳）。

「家高伯祖若雨和尚，挂瓢靈巖山，一日，家書至，展閱忽發狂大笑。一僧謂曰：「和尚往日得家書未嘗有喜色，今有何快意事而若此？」公曰：「吾家僅有田七畝，今樵壁書來，知田盡質於人矣，豈非大快事！」」（潯志卷五十四頁一二引董兆元江峯筆記）。

「余隨先師遊湘，在歲丙午（四十七歲）」（寶集卷六頁一七）。

「癸歲多旱。癸酉，十四歲，記亦無霖雨，更夏秋。癸未（二十四歲），旱，紙龍蟠於市，市人戴雷神面具以爲祝也。癸巳（三十四歲），余初芒鞋，參先師於硯山，夏亦少雨。癸卯（四十四歲）夏，先師在金粟，余往視，丈室中焦熱，思雨不得。癸丑（五十四歲），在梅谿石屏山，山田寶澗落，如玉液也」（潯志卷五十四頁九引棟花

磯隨筆)。

「余戊午(五十九歲)前浪跡山水」(寶集卷六頁一四)。

「庚申(六十一歲)正月，從善山艇子抵蘇台，在夕香；五日後，同超霜樵出至小赤壁」(寶集卷五頁一二)。

是年「二月，在鷓鴣溪艇子上，見陽明先生書蹟。念先師所許「凝」字，及補山堂一「涼」字，皆書苑未發之祕。舊吳釋南潛題」(潯志卷五十四頁八引春在堂隨筆轉引棟花磯道筆)。

「壬戌(六十三歲)元日，曉至觀水坪」(寶集卷五頁二三)。

「挂瓢詩」序：「癸亥(六十四歲)秋，記十年挂瓢之地也；其地爲石屏，爲玉椒，爲東石澗，爲菁山常炤，爲東湖寺，爲紫石，略陳所歷，詩四十餘首，存十二」(寶集卷六)。

「往余兩至南麻寺：一癸卯(四十四歲)，華山僧兄初住南麻

時，一先師甲辰至而來見也。癸亥（六十四歲）十月，寓鉢囊寺中，感奮慨然」（同上）。

（六）若雨的師友及門弟子。

趙長文。

——前文已經說過，趙長文是若雨的發蒙師，又是他父親

的老朋友。寶集卷三又有「憶里中趙長文先生」一絕，下二句云：

「憶着斜陽射遠水，市樓句子有人吟；」自註：「『斜陽射遠水』，

先生乍醒草中詩句。」

李九我。

——閱囊菴。

史鶴老。

——「李九我館余家時，或傳其朔

日必對策，又得朱提，遇雨霽必出曬庭中。此近傳致措大風致，語未全耳。而閱囊菴沈醉讀宋史，登假山頂，大罵秦檜之時，忽促纖躍出，捕得之，曰：「捕得老檜也！」又史鶴老坐讀書，解纓，舍蕉霜

而靡墨。頃之，會食於堂，駭其黑齒，各大笑。此二老爲借菴先生書齋中實事，不同九我囑銀』（溇志卷五十四頁六引蠅鬚館詩話載棟花礎隨筆）。這三個人都是若雨的父輩，同若雨自己恐怕沒有什麼交誼。

張西銘——若雨的受業師；若雨除代同社作『祭西銘先生文』及『謁于忠肅廟爲西銘先生祈嗣疏』外，又有用個人名義『祭張夫子文』一篇，中謂『始見夫子庚辰之崑山，再見夫子辛巳之婁水，』到第三次要去見他（辛巳八月），就是『升夫子之堂，入夫子之室，不見夫子』（前集卷一），可見若雨與西銘，只見過兩次。

許平遠——許有介——若雨的受知師；庚辰，若雨二十一歲，『督學許平遠命代』作王按臺兩瀾觀風錄序（前集卷一頁三）。又，辛卯（三十二歲），有『閱許有介米友堂集感書』一律，首四句云：

身是君家弟子員，喜看絕藻又空羣。新裁釣笠酬知己，曾著青衫論古文。自註云：『玉史先生往督學兩浙，余以古文見知』（詩集卷五）。

——疑平遠卽是有介。

黃道周——若雨集中從沒有提到道周，有些書裏說若雨是道周的學生，想是揣測之詞。

張非仲——辛卯，若雨三十二歲，有『讀西臺慟哭記和張非翁，』
『從非翁借書』（詩集卷四），『張非翁爲余買書志感』，『和非翁』
『錦邊蓮』（詩集卷五）諸作；癸巳（三十四歲），有『聞非翁卜居潯
上』詩（同上，卷六）；其明年，又有『懷張非翁』，『弔古檜和張非
翁』等篇（同上，卷七）；乙未（三十六歲），有『題張文通先生古
今經傳序略』詩（同上，卷八）；丙申，若雨三十七歲，『書先君贈
非翁長歌墨蹟後』，中謂：『先大宗伯手評兩漢書真本落人間，非仲

先生力購歸先人，先人手書長歌爲謝。非仲先生義甚高，家語「圖書緣」此爲冠矣。……數年來非仲先生授經南村，憐余愁病，則爲余買書，故病孔雀編載「志感」詩，有「萬卷子孫能永保，只教世世誦高賢」之句。非翁於余家，亦世有「圖書緣」矣」（文集卷三）。

康侯先生——「昔康侯先生家富藏書，天性嗜學，如劉伯倫之於酒，謬謂余讀書無經生習氣；辛壬己後，或徵奇字，或證異聞，尺書曰走溽上；病甚，猶強起寄書於余，論「同名錄」二百餘字，言微楷細也。康翁於余家，殆世有「著述緣」」（文集卷三）「書先君贈非翁長歌墨蹟後」。

係孟樸——辛卯，若雨三十二歲，有「讀孟樸先生存草」，及「重閱梅館存草」諸作（詩集卷四）。

虞聖民——丁亥，若雨二十八歲，爲虞聖民作「志園記」，中謂

「癸未之歲（若雨二十四歲），余數有玄怪夢遊，……其明年，湖上虞聖民氏館靜嘯，授諸子鄒魯聖賢遺文」（文集卷一）。辛卯，若雨三十二歲，虞聖民至自竹墩，言二三月間，東林有燒野故事，『有詩紀之。同年又有志園子山中寄藥苗』詩；又作「海棠杖』詩，小序云：『虞聖民贈余杖曰，「此西山中海棠幹也，」感而賦之』（均詩集卷五）。寶集中又有「壽虞聖民七十』（卷二）及「寄虞聖民』（卷三）二詩。

王元趾——王毓著，字元趾，會稽人，……受業於蕺山劉先生之門。……甲申之冬，元趾來潯上訪董若雨，寓居豐草菴，張西廬孫孟樸皆與之訂交；臨別，執瓊聯句以贈，見三人集中（潯志卷五十四）四頁四引南潯備志）•乙未，若雨三十六歲，作「反「公無渡河」」篇，序曰：『爲亡友玄恥也，亦曰「祭王子之樂章。」北兵至，玄恥

死。玄恥將墜於江，致書念台劉先生曰：「門生已得死所矣。」書至，先生亦自決」（詩集卷八）。

侯幾道——辛巳，若雨二十二歲，有「報侯幾道書」，稱爲「盥兄」（前集卷一）。庚寅（三十一歲），有「憶亡友侯幾道」詩，自註謂「辛巳會吊西銘夫子，初與幾道相見」；又謂「先是幾道寄余尺牘，有「吳會論文，江東獨步」之語」；又謂「幾道昔寄余「懷賢詩」」（詩集卷二）。甲午（三十五歲），又有「夢侯幾道」詩（詩集卷七）。

嚴既方——其舅玉仍——庚辰，若雨二十一歲，既方「集今人之文，鼓同社之氣」，作閩書。若雨爲之作序（前集卷一）。癸未（二十四歲）作「茗文大舒序」，中謂「既方玉仍每以尺書問愁」（前集卷三）。丁亥（二十八歲），有「復嚴既方書」及「題嚴子春王正月

辨』(文集卷一)；是年又有『得既方書』及『殿生書來寄余新夢』詩二首，詩中提及『嚴生之舅玉仍』(集詩卷一)。辛卯(三十二歲)，有『憶既方』詩(詩集卷五)。

吳羽三

——辛巳，若雨二十二歲，所作『祭張夫子文』中提起羽

三的名字(前集卷一)；次年，若雨又爲羽三文稿作序(前集卷二)。

李和梅

——庚辰，若雨二十一歲，爲和梅作李氏史論序(前集卷

二)。

陳辛生

——顧龍湫

——施樹百

——均見『玄覽齋會業序』，若雨

二十二歲作(前集卷一)。

黃觀只

——橋里人；壬午，若雨二十三歲，爲其文稿作序(前集

卷二)。

閔未孩

——壬午，若雨爲其文稿作序(同上)。

燕銘——壬午，若雨爲其介盟作序（同上）。

卓子——壬午，若雨爲其小試十藝作序（同上）。

計甫草——癸未，若雨二十四歲，爲其詩稿作序（同上）；丁亥

（二十八歲），又有『復計甫草』書（文集卷一）。

吳海序——癸未，若雨爲其制義作序（文集卷二）。

五湖客——辛卯，若雨三十二歲，有『夢遊篇贈五湖客』（文集

卷三）。

董芝筠——丙申，若雨三十七歲，爲其詩稿作序，謂『我家芝筠，負仙才，發爲文章，去塵埃萬里』（同上）。

董胎簪——癸巳，若雨三十四歲，有『渡口與胎簪十兄夜話』詩，

自註：『余八年前寄兄書，有『雙瓢對挂』之語。又憶辛巳壬午間，西窗共讀，約盡三更，每戲指鏡花，相爲慰歎』（詩集卷六）。丙

申，若雨「題曉寒合錄」，中謂「往余作責子詩，胎簪兄曰：『我則數譽我兒』」（文集卷三）。

董。韓。孺——辛巳（若雨二十二歲），韓孺作玄覽齋會業，若雨爲之作序（前集卷一）。癸巳（三十四歲）「五月，歸自靈巖，閱韓孺姪詠曇集，」作五古一章，結句云：「與爾辦青鞋，江南就紅樹。握手共登台，斜陽慟千古。」同年又作「黃鐘引，答韓孺姪論易」（詩集卷六）。

以上三董，均與若雨有文字緣，故亦置之友朋之列。

長。嘯。翁——癸巳，若雨三十四歲，有「浩歌別長嘯翁」，中有句云：「身逃吳會少年場，壯懷共立斜陽說。寶刀鉄鑄判柯心，銷作清鐘龍鈕結」。又有「夏日晤長嘯翁」詩，首二句云：「舊事相逢話半忘，樵船還望寄棧長；」自註云：「數年長嘯翁每寄書樵艇。」又

「五月歸自靈巖，開韓孺姪詠曇集，」作五古一章，中有句云：「昔遇長嘯翁，壯遊能自譜；」自註：「蓮莊嚴子善嘯，余呼爲長嘯客。」（詩集卷六）。

敬夫。——庚寅，若雨三十一歲，有「焚野人香，敬夫坐睡」，「敬夫過塔院，訪此山禪師」諸作（以上詩集卷二）；辛卯，有「聞竟孚吟聲，次韻預和」，「敬夫宿水北菴，……歸途紀事」，「客有和竟孚「斜」韻詩，用韻得三首」（以上詩集卷四），「秋夜夢至玉真仙觀閱古畫，……適敬夫有「賣花」詩，因用其韻」諸作；壬辰，有「春盡寄竟孚」詩（以上詩集卷五）；癸巳，有「擬鬪「四聲牌」，待竟孚不至」，「夏日同竟孚快論六書」，「用「疏」韻答竟孚」諸作（以上詩集卷六）；甲午，有「伺竟孚傷持訥翁」，「竟孚……先期而至」，「與竟孚試茗」諸作（以上詩集卷七）。

閱持訥——丙戌，若雨二十七歲，爲持訥作『雜經纂註序』，謂『持訥字觀我』，（文集卷一）。辛卯（三十二歲），有『喜閱持訥至』詩，自註云：『余爲持訥作卦；持訥喜談五行，苦欲剪牆頭薛荔』；又云：『（持訥）贈余許有介集』；又云：『復贈醫壘元戎六册·宮香二匣。』又有『寄持訥翁書』詩，及『喜持訥至』詩（均詩集卷五）。癸巳（三十四歲），有『閱持訥晤余，述棲雲禪師天台時事』詩（同上卷六）。甲午（三十五歲），有『伺竟孚傷持訥翁』詩（詩集卷七），知持訥以是年死。

西谿客——辛卯，若雨三十二歲，有『約西谿客同賦……初夏紀事限韻』，『答西谿客』（以上詩集卷四），『西谿客蹋雨南村』，『西谿客出訪友人』，『遠遊吟贈西谿客』，歲暮西谿客別去』諸作；壬辰，有『邀西谿客』詩（以上詩集卷五）；癸巳，有『待西谿

客不至」，「雨中約西谿客」諸作（以上詩集卷六）；甲午，有「病中喜西谿客至」，「寄西谿授經客」，「述與西谿客語」諸作（以上詩集卷七）；乙未，有「西谿客過期不至」一首（詩集卷八）。

卜何——戊子，若雨二十九歲，有「秋日夢卜何」詩，自註謂「卜何向寓余書，有買船過訪之語」（詩集卷一）。

鹿山樵者茅君——庚寅，若雨三十一歲，作「漫興」詩，中有句云：「論交幾度思樵夫」；自註：「余在鹿山時，喜樵者茅君」（詩集卷二）。又壬辰作「樵兒病瘡」詩，自註云：「憶鹿山舊樵，故末韻及之」（同上卷五）。

非菴——辛卯，若雨三十二歲，有「讀非菴石船存草」詩（詩集卷四）。——疑卽張非翁。

遇五——辛卯，「遇五先生歸自金陵，得宮香一篋，湘人詠以二

絕，……若雨和其韻」，作「金陵故宮遺香」詩（詩集卷四）。

園客——湘人——辛卯，若雨有「感園客先生借書詩」，中有句

云：「兩世借書成故事，一家知遇似前因；」自註云：「先君昔從園翁借書；」「湘人爲園翁令嗣，亦屢假余舊本」（詩集卷五）。

楊機部——辛卯，若雨有「風雪中話楊機部先生」詩，自註云：

「余遇機部先生，歲在庚辰（二十一歲）」（詩集卷五）。

不寐道人——壬辰，若雨三十三歲，有「寄不寐道人」詩（詩集

卷五）。

王子——壬辰，若雨有「病中晤王子」詩（詩集卷五）。——此

王子不知是否王元趾。

包驚幾——癸巳，若雨三十四歲，有「夜泊松陵，過包驚幾故

宅」詩云：「識面是長訣，婁江縞素時。亂來尊獨行，死後證相知。」

岸閃漁舟火，門飄野廟旗。不曾攜斗酒，祭友例憑詩。」（詩集卷六）。

姚文初——甲午，若雨三十五歲，有『次韻答姚文初』詩（詩集卷七）。

金章——甲午，若雨三十五歲，有『答吳門金孝章』詩（詩集卷七）。

石樹——乙未，若雨三十六歲，有『舟居遙和石樹上人詩』（詩集卷八）。

陸麗京——乙未，秋日，若雨得陸麗京書，作『麗京賣藥謠』（詩集卷八）。

漁多端明——『八月大盡，覲金粟，回嘉禾，石佛路上撞棲巢底漁父曰端明氏，三十年來舊遊也；西風白日，執手長嘆。』（溥志卷

五十四頁七引蠅鬚館詩話所錄棟花磯隨筆。）

徐枋——字昭法，吳縣人，有懷人詩九首，其一首有小序云：

「月老，名海潛，靈巖嗣，卽茗上舊名士董若雨也。亂後隱溇溪，既
飯靈巖，卽嗣法，與余最善，向年冒雨訪予於萬峯」（溇志卷四十八
頁九）。枋有『與堯峯月涵和尚書』二通，見溇志卷四十六頁二四。

吳星萊——字豈宿，號遜叟，舉業外兼長古文辭，……與高暉堂

董氏有中表之戚，晚年多寓豐宜菴。（溇志卷五十七頁一引蠅鬚館詩
話。）

金鏡——有『聞董若雨祝髮於靈巖，感賦』二首，見溇志卷四十

八頁一一。

閔南仲——有『月函老師見懷，次韻奉答』二首，見溇志卷四十

九頁一八。——疑卽閔持訥。

張儵——有「題侯菴易發」，「寄侯菴」，「初得豐草十集」，「送逋夏（若雨子樵字）之靈巖定省用「垂」字」諸作（溥志卷四十九頁一六）；又有「寓溥口號」十首，其末首云：「閉門讀易林居士，默坐觀仁沈尹同。不識世間何似者，一池荷葉一菴松」（同上頁一八）。

黃九煙

陶仲調

九煙有「從月函上人乞竹」詩一首（溥志

卷四十九頁一五）；若雨有「黃九煙居士重過寶雲」詩自註：「（九煙）自言將製北俱盧傳奇，又有夢史高一尺」；又有「題滿思園中草木畫冊」詩，自註：「余往刻昭陽夢史中，有夢天雨字成一篇「歸去來辭」，黃九煙居士絕賞此書。九煙有南嶽遊記；」又有「題畫冊後六絕」，自註：「頃陶仲調書來，寄聲九煙問遊跡」（均見寶集卷二）——仲調事已見前。

紀遠 紀官 —— 「遠……從張雋董說遊，盡得其讀書之法」（溇志卷十九頁一四）。——其從子官，即編豐草菴遺文總目者，事已見前。

若雨朋輩之見於寶集中者，數目尤多；其中大半是和尙，有許多名字古怪，不能辨其是僧是俗。今將集中有關朋輩的話說，依次摘錄如下，複見者從略：

「題昭法畫石；」

「丁未（若雨四十八歲）八月同三峯僧兄宿靈巖……；」

「南嶽老尙……至堯封，江上張大圓居士，毗陵王雙老，木瀆趙拜

石，華山檠兄和尙，及山中翼菴，狀伊，辛穴諸兄同集；」

「寄巢端明」（當即是漁父端明）；

「半塘晤黃復仲；」

「廣陵天寧遇井人；」

「讀五牧歌兄……之作次韻；」

「曩作進道解，元哲合孝章諸名家文付裝匠；」

「雨中超侍……歸自木瀆；」

「九月尾聞佛巢逝矣；」

「昨拾電拂遺文，寫一卷；」電拂侍者能詩，亡五年矣；

「洞庭近歲出新意，采五月茶，焙法清異；」

「九月十七夜，皚白兆在，香谷及支石集補船雁影堂，明日將至鴻

雪；」

「雙林寺同白兆，支石，秋遂，聲宗諸子夜深坐話舊蹟；」

（以上卷一）

「隔歲不晤介軒，雪後相見補船；」

「題涵侍者絡藤樹；」

「見茂倫近體驪珠成賦；」

「粲西園從庚村來；」——疑卽粲白兆。

「洪忠年來事列朝文選；」

「追和余鴻客首春雪中遠贈之作；」

「前十年共幽棲石兄和尚山樓集話，……今年辛亥（若雨五十二歲），

兄一週甲子，……」

「西田謠，壽王太煙客；」

「聞已上峯頂立望，成詠；」

「得股菴江上信；」

「老人四影軸，軸占一時，老人命潛各述四句。」（此老人不知何

指。)

「壽筭。廬。處士；」

「臘月見石谿。兄臨岐畫跡。」

「汝晉兄頃從楚歸；」

「「五樵圖」，寫霜曰補樵，霜樵曰霜樵，青迴曰青樵，西瞻曰秋

樵，兼樹曰兼樵；五樵皆冬青軒中人；」

「示霜樵超書記；」(疑卽是超侍者)

「遲季章定藥劑；」

「許君至，說種香樟，語殊旨；」

(以上卷二)

「江上遂典記欲更字，字之遺薪，作說；」

「作船子歌，示遺薪，秋岸，兼樹；」

「吳門鄭桐菴舊年賦十律寄研山頭，……中有懷堯封月師兄一篇；」

「送雪舟返江西，」

「輓塔院上山（？）和尙；」

「山夜示鴻讓二侍；」

「述于安華山；」

「點古漁支石存詩；」

「春日得周研農問，七月，遺薪遂野返江上；」

「甲寅（若雨五十五歲）春正三日，撥茗水堂，聲倍秋岸兼樹夜侍；」

「懷包朗威；」

「用韻寄示天眉。」

（以上卷三）

「寄王公範；」

「弓至補船；」

「病中得人，悟雪齋詩，感詠迴環，簡羽南居士；」

「蒼筤居上來落日嶺，寫余病影；」

「語嚴方洲；」——疑卽嚴旣方。

「落梅時傷耿菴；」

「種菜和黃葉村莊（？）韻；」

「得吳郡問，顓云美亦逝；」

「臞菴自笑一律；」

「長慶上巖（？）法姪過訪；」

「貽潘^克曾；」

「得靈巖僧兄書有感；」

「歲寒翼菴兄過水堂夜話；」

(以上卷四)

「春樵；」

「青迴裏江鴻骨來，入堯封靈壽塔；」

「椒菴兄住古堯峯；」

「茗上石湖兄近寄文字舍利塔樣；」

「夢補山堂主人；」

「與吳以閒別十二年……；」

「見玉禾近詩；」

「雨後，靈壁樵來，得準生和短歌；」

「喜曾靈珏書且玉禾懷西過雁影，……」

「還農山文稿；」

「寄華山智兄乞題掃地圖；」

「和華山確兄「斷關詩」三十韻；」

「華藏卑兄和尚七十；」

「天台滌菴法姪初夏來蘇台；」

「五月九日將舟居，能仁卑兄過話；」

「與雪菴藏兄水窗簡舊畫冊；」

「陽山大慈補兄集靈山；」

「聞同香同兄和尚將過上方……見存；」

「玉馨引爲下處土作；」

「立春明日貞遐冒雨晚至；」

「聞立來西山，……臨行出紙乞書；」

「寄序香兄；」

「茗雨有「雨留石榭堂」詩，用其韻；」

「三月，從紫石過上沙間上人家；」

「同字姪（？）亦杉至欽馬池；」

「繡衣衲子歌，爲青嶼居士壽；」

（以上卷五）

「準提鏡，……泉峯所藏唐鏡也；」

「載書船返，得夕香霜樵書；」

「上元前往禾中望弔葵石於鶴洲草堂；」

「寄介軒；」

「爲洞庭蔣子方題「墓松圖」；」

「簡兄扇上讀小宋詩；」

「憶黃鶴樓與菴居士別；」

「還子方居士畫卷，叙失洞庭秋遊之約，兼寄古遺方洲；」

「王上明居士過石榭堂；」

「寄懷茂倫；」

「春雨乍晴，方洲持白民墨竹來；」

「爲振麓書「琴名小築」額；」

「貽嚴三陽逸士；」

「六月曬書古堯峯，同喻兄夜話；」

（以上卷六）

「爲友三釋字；」

「九日，雨色中子深喜曾過訪；」

「木犀香裏，同以翼倚拙祖明諸公軒中語；」

「敝兄貽香鬢；」

「水際遇懷蓼老居士；」

「除夕示振麓登傳。」

(以上七)

如上所記，可見若雨不但朋友很多，而且幾乎個個朋友都和他有詩文上的往來，都受到他相當的稱贊。在這些人裏，自然一定有許多「蓄道德，能文章」之士，可惜我們工夫太少，不能一個個的考證；但若說大多數都好，都般得上受若雨的稱贊，恐怕也未必。如此一說，可見若雨也是個善於敷衍朋友的「世故老人」；澤志傳中說他「姿稟孤特，與俗寡諧，」應爲下一注解曰：「此作不求仕進，不結交公卿解。」

(七) 若雨之家庭。

關於若雨的家庭，各書記載很少，只能簡單說一說。

若雨早年喪父，他母親却享了高壽，到甲子年若雨六十五歲時才死（潯志若雨傳）。

關於他的夫人，只觚牘續編中有「淑配稱閨閣之賢」一句話。關於他的兒子，潯志傳裏裏面說：

「子樵牧未舫漁村。說戒諸子棄舉業，以布韋終其身。兄弟六人，確守家訓。村早卒，餘並有聲（汪志）。樵……著書修行，爲滄海之遺民，而與未尤拔出，詩亦澹蕩俊偉，各擅一場，學者宗之，幾成南潯詩派。說旣爲僧，諸子皆稱弟子，……說所著書甚夥，樵等貧不能齊刊。」

文集卷三「題樵未二兒雜文」謂「乙酉夏，……未兒始四歲耳。……樵長於未三歲。」據此，則樵生於己卯，崇禎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未生於壬午，崇禎十五年，公元一六四二。

詩集卷六『梅花乳』詩小序，謂『癸巳五月，家中復舉一雄，名之曰村，』其年乃順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

牧舫漁三人生年無考。

詩集卷一有『責子』詩三首，其第三首責河奇（卽未），有『昏昏辭書屋，及戶先呼姊』句，知未尙有一姊。

溥志卷五十九頁一二引雪橋詩話續集，謂『烏程董若雨三子樵、未、舫，均能詩，』並各錄作品數首，可以參觀。

做蠅鬚館詩話的張秋水鑑，自稱『高士董若雨，爲鑑曾祖母之大父』；又謂『憶鑑於十二三歲時，先生（謂若雨）曾孫有金銘氏者，與鑑之大爲中表兄弟』（溥志卷四十七頁二七引『漏霜和尙茗帚圖跋』）；又謂『董處士孔彰，名嘉言，鑑曾祖母之姪也，世居溥豐堂巷，父士驥，祖未，曾祖說』（同上頁三一引『書處士董孔彰逸

事)。若雨後人之可考者，如是而已。

若雨的卒年，也是張秋水發見的，今抄錄原文於后，以殿吾籍：
『秋琴主人復於故紙堆中得餘素齋稿以示鑑，蓋卽紀官大韶所撰，
內有「丙寅五月六日，寶雲和尚示寂，十三日往哭龕下」詩，鑑
益喜其卒事之有考也，』（同上頁二八引『若雨先生畫像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寫訖，時在北京。

附錄 董若雨年表

傳中只記若雨年歲及甲子，爲便於檢查公歷及帝皇歷計，特附一表於此。

庚申	泰昌元年	公歷一六二〇	若雨一歲
辛酉	天啓元年	二一	二
壬戌		二二	三
癸亥		二三	四
甲子		二四	五
乙丑		二五	六
丙寅		二六	七
丁卯		二七	八

戊辰

崇禎元年

公歷一六二八

若雨九歲

己巳

二

二九

十

庚午

三

三〇

十一

辛未

四

三一

十二

壬申

五

三二

十三

癸酉

六

三三

十四

甲戌

七

三四

十五

乙亥

八

三五

十六

丙子

九

三六

十七

丁丑

十

三七

十八

戊寅

十一

三八

十九

己卯

十二

三九

二〇

崇禎十三年

公歷一六四〇

若雨二一歲

庚辰

十四

四一

二二

辛巳

十五

四二

二三

壬午

十六

四三

二四

癸未

順治元年

四四

二五

甲申

二

四五

二六

乙酉

三

四六

二七

丙戌

四

四七

二八

丁亥

五

四八

二九

戊子

六

四九

三〇

己丑

七

五〇

三一

庚寅

八

五一

三二

壬辰

順治九年

公歷一六五二

若雨三三歲

癸巳

十

五三

三四

甲午

十一

五四

三五

乙未

十二

五五

三六

丙申

十三

五六

三七

丁酉

十四

五七

三八

戊戌

十五

五八

三九

己亥

十六

五九

四〇

庚子

十七

六〇

四一

辛丑

十八

六一

四二

壬寅

康熙元年

六二

四三

癸卯

二

六三

四四

甲辰

康熙三年

公歷一六六四

雨若四五歲

乙巳

四

六五

四六

丙午

五

六六

四七

丁未

六

六七

四八

戊申

七

六八

四九

己酉

八

六九

五〇

庚戌

九

七〇

五一

辛亥

十

七一

五二

壬子

十一

七二

五三

癸丑

十二

七三

五四

甲寅

十三

七四

五五

乙卯

十四

七五

五六

丙辰

康熙十五年

公歷一六七六

若雨五七歲

丁巳

十六

七七

五八

戊午

十七

七八

五九

己未

十八

七九

六〇

庚申

十九

八〇

六一

辛酉

二十

八一

六二

壬戌

二十一

八二

六三

癸亥

二十二

八三

六四

甲子

二十三

八四

六五

乙丑

二十四

八五

六六

丙寅

二十五

八六

六七

西游補

董若雨著
劉半農校點

實價七角

一九二九年九月出版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新書局發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分發行處

南京化牌樓
北平琉璃廠
廣州永漢北路
重慶天主堂街

北新書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0740B

柳亞子藏書

No.